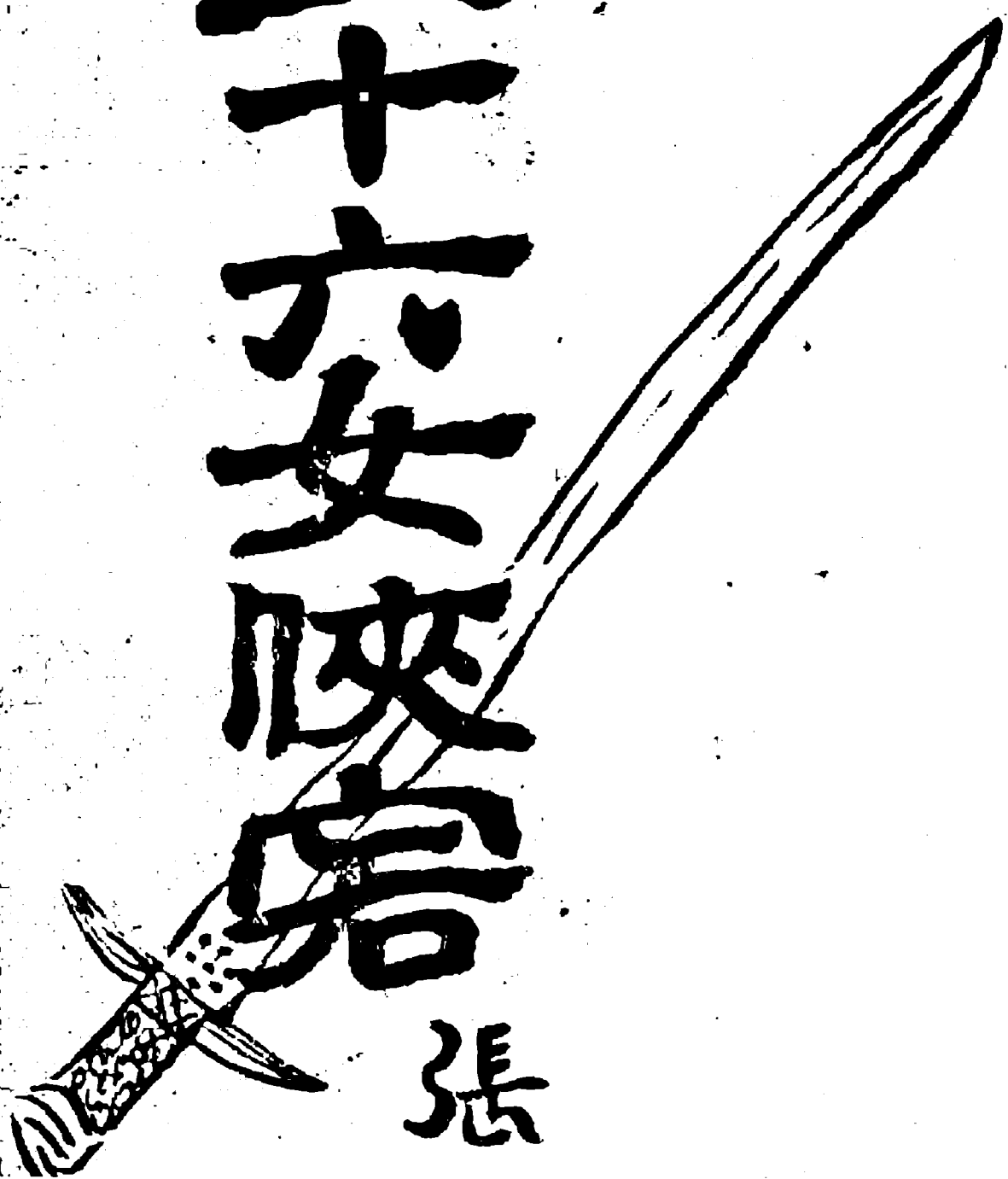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女俠客

三十六女俠

張星題



序一

自太史公傳遊俠而俠之名乃始爲世所重至唐而有劍俠之稱其中乃多女子如聶隱娘紅線及某賈人妻等是也其所爲類皆排難解紛誅奸報怨足以快人心而張公理最爲冤慘抑塞之平民所想望亦最爲驕橫暴戾之官僚所恐惡宋以來摧殘俠義之事不可勝數是卽官僚與俠義不並立之證亦卽官僚與平民不兩利之證也然俠義之行事本人心之公理一一以坦白出之官僚能禁制其類似之行爲而終莫能盡世界之人使之咸薰心於利祿而不有幾希之良知之萌動故俠義之風永不能如官僚之願而絕滅於世界於是乃造作邪說以惑亂人心曰俠者陰氣婦人尼僧多能之非男子丈夫所宜學也嗚呼婦人女子而能俠是世界上之男子丈夫者皆愧死矣尙敢鄙薄之哉姜君俠魂輯三十六女俠傳成而屬爲之序因書以歸之

民國八年一月長沙張冥飛

序二

處今之世求男子而武俠也固不易求女子而武俠也則尤難夫時至今日女德之敗壞極矣淫者蕩者到處皆是輕薄與浮躁者無他蔑有而欲得一二俠義之輩亦幾如鳳毛麟角更何論多數也耶今姜子俠魂有三十六女俠一書之輯余是以覘姜子之用意矣姜子一生固素慕俠者也於何知之於其名字知之蓋以姜之名曰俠魂是也天下惟俠慕俠亦惟俠知俠有一慕俠知俠者於此則凡他俠皆因之傳矣茲搜羅三十六女俠編輯成書益以諸名流寫生之筆記其事狀其貌描摩其精神遂令三十六女俠之聲容態度躍然於紙上朗誦一遍覺虎虎有生氣也今姜子索序於余因略誌數語於簡端云

民國八年一月下浣少芹謹序

序三

嗟乎吾國之女權不發展焉久矣然其所以不能發展之故蓋病於一般社會上之婦女多不自知己身爲主體之故耳繇是繡閣蘭閨之中多知爭妍鬪豔華裝美飾爲急務將其大好之體質必使其弱不禁風嬌可奪魄之種種媚態呈獻於丈夫子之前以爲此是彼婦女對於男子應盡之職務且視爲一生不可缺乏之大事業而目人世間種種爲忠奸良莠等事漠不相關咸謂此丈夫子之事務非我婦女輩所應預聞者噫誠大謬矣而吾國之婦女所以萎靡不振亦病在是矣今姜子俠魂手編三十六女俠客一書屬余評訂余環誦一周不禁拍案叫絕異謂吾國婦女竟有若是之俠義者洵開我近時罕見之異也夫俠者本於性情而發於肝胆方今世道凌夷卽丈夫子亦多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矧婦女乎若此三十六女俠客竟能行丈夫子多不敢行之事道丈夫子多不敢道之言且皆本於性情而發於肝胆等事不妄爲不亂舉此不僅爲吾國婦女爭榮吐氣且可爲一般婦女凡欲發達女權者之先型余亦遍禱吾國之婦女

三十六女俠客 序

從此奉若輩爲先型也全帙十萬字洵不可小視哉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元旦日楊塵因醉草於海上春雨梨花館

序四

國於世界者以百數其孱弱不武恒怯善畏者莫如吾國吾國之民以兆數其孱弱不武恒怯善畏者莫如女子是非生而有然俗移之教爲之也女子之德曰幽閑貞靜曰深居簡出則大而內政外交小而工商實業舉非女子之所與知況武事乎況挾刃復仇以鳴不平乎故曰陰柔陽剛男陽也宜使趨剛女陰也宜使趨柔脫反乎是則戚屬惡其狂鄉黨笑其瘋落落然將靡所容於人也況尊之乎況從而表揚之乎雖然俗能移人情而不能奪人氣教能導人智而不能範人心處孱弱之國居孱弱之地苟有蹶然而起挺身急公爲舉世之所不爲戚屬之譏有所不計鄉黨之謗有所不顧卒能利一世而快人心者是其人必卓然傑出德義肝胆足爲一世之表率亦未始不足以傲羣雌而愧丈夫故木蘭從軍史錫以孝紅拂知人世嘉其俠況從而謗議之非笑之哉抑吾有說造物者之於人固不以男女而歧其智能而以職任所在自不能男主外而女主內是故柔者其常剛者其變若謂女子之必不可使爲剛男子之必不能使爲柔

則以秉賦不同各如其面將執造物者而數以罪矣是豈理耶姜子俠魂輯三十六女俠客成間叙於余余讀終篇以爲足雪吾華女子孱弱之恥並爲吾國人勗也爰書其所見於卷首世之好俠者其以余言爲然耶

戊午冬蛟川莊病骸序於海上病廬

三十六女俠客目錄

第一集

俠女救國鋤奸記

五孃子

姊妹峯

霞貞小史

黑蝴蝶

異新娘

無名之女刺客

割鼻女

馬德夏梨

第二集

冥飛

民哀

綺緣

小鄒

朱劍山

朱劍山

孤鶴

孫逃虛

逸虎

胡俠女

黃面姑

尼俠

賣解女

如意兒

飛娘

方芷

霍娟娘

翠兒

牛雅芝

青萍

雲娘

第二集

豁公

耐移

耐移

耐移

澹盦

襟亞

嘉定二我

行後

夢甦

子英

豁公

鏡雲

葉靈飛

義姬

霞娘

王者女

蘭英

麥克女郎

陸慧娘

榜人女

女虛無黨

第四集

秦月娟

簪中婦

江碧芙

治逸

悔我生

襟亞閣主

梓侯

觀海

劍亞

懺情

李蝶莊

九芳

耐蓀

滌繁

心秋

秦綺玉

陳毓英

珠曼女郎

襟亞閣主

世名

眞士

三十六女俠客 第一集

譙北楊塵因批評

古董姜俠魂編輯

俠女救國鋤奸記

冥飛

寫景幽絕

聞此聲而
不興起者
非人也

快哉可以
下酒一斗

漢奸聽者

夜靜沈沈層雲中半規殘月乍隱乍現海天無極微聞波濤拍岸戛戛有聲於時羅刹磯頭怪石竒谿中有一素衣女郎倚劍凝望若有約而未來者已而荒鷄再鳴曉風冷然忽聞打槳聲自遠而近人語啾啾難以笑聲繼有叩舷而歌者細釋之則甲午年某國凱旋歌詞句也女郎勃然而起徑登巖石之巔見尋丈外一燈熒然艤艇向岸而趨惶惶然有五六番兒影女郎凌虛一躍若飛將軍自天而降拔劍一揮頭顱隨手飛去剎那間六命皆畢女郎棄尸入海掉船近岸繫諸礁石於艤間取流星燃之火花散舞空中隨風明滅又檢得文書一束納諸懷中仍躍升巖石躊躇以俟有頃聞馬蹄蹴踏聲一騎絕塵而來至海岸其人躍而下見艤艇上寂無一人愕然駭顧女郎遽前挈其領提而擲諸地厲聲叱之曰賣國賊汝識我青青兒否我蹤跡汝三年奈汝狡猾極不克殺汝以洩國民公憤今五步之內汝尚能恃外人之力以保護汝耶汝輩利祿薰心以爲國事無可爲不如賣國得厚酬可以獨爲猶太富翁以長養汝子孫今汝之金錢何在汝之子孫又何在哉我屢示懲戒於汝汝終不悛乃者且欲斷絕國民之生計以博優厚之代價汝所以爲個人計者誠善其若吾民將啼飢號寒宛轉以死於溝壑何噫汝罪浮於死矣挺劍直刺其心其人大號而絕女郎仰天大笑曰今日乃作得一快心事既而泣然流涕曰然而

到處是賣國賊想得我輩國民則只有亡國之慘狀映在腦筋中耳

原來是這等一個好貨

當國者網羅人才原來的見識

還算生意做着

本來賣國賊的希望在此

賣國賊所以自謀者無所不至

吾○兄○弟○姊○妹○之○遭○其○荼○毒○而○死○者○已○不○知○幾○千○萬○人○矣○

賣○國○賊○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祖○先○皆○有○母○而○無○父○蓋○不○夫○而○孕○而○生○女○者○三○世○矣○至○賣○國○賊○之○母○始○一○索○而○得○男○有○博○物○學○者○遇○之○聞○啼○聲○異○而○相○之○笑○曰○此○子○聰○明○絕○世○必○能○昌○大○而○宗○詢○其○故○學○者○曰○凡○畜○警○犬○必○犬○之○具○有○三○十○六○種○血○脈○者○乃○克○勝○任○以○是○為○比○例○是○以○知○此○子○之○靈○性○之○異○於○他○人○也○當○今○之○世○其○必○貴○而○且○富○矣○賣○國○賊○之○母○大○悅○所○以○鞠○養○之○者○無○所○不○至○

賣○國○賊○既○長○乃○母○以○所○蓄○花○粉○錢○資○之○遊○學○賣○國○賊○渡○海○而○東○媚○骨○天○生○頗○得○彼○都○人○士○之○愛○憐○某○貴○族○女○尤○悅○之○願○以○貴○族○不○可○以○有○白○衣○女○婿○賣○國○賊○乃○返○國○入○贅○為○郎○并○運○動○得○隨○使○節○而○東○遂○與○貴○族○女○偕○姻○好○而○與○彼○都○人○士○往○還○極○密○當○是○時○國○中○外○交○人○才○缺○乏○當○國○者○不○知○賣○國○賊○之○擅○長○內○媚○也○而○以○為○長○於○外○交○輒○委○以○重○任○無○何○遭○際○時○變○民○賊○某○欲○賄○招○盜○匪○以○屠○殺○人○民○而○苦○無○錢○賣○國○賊○自○念○以○為○賣○國○之○時○機○至○矣○遂○資○緣○其○妻○族○以○炫○鬻○焉○侵○漁○乾○設○中○飽○之○資○鉅○萬○賣○國○賊○又○念○此○貿○易○良○佳○則○時○時○搜○剔○國○產○及○國○權○之○可○以○博○取○金○錢○者○朝○付○拍○賣○夕○付○拋○盤○而○賣○國○賊○之○屋○子○幾○將○為○金○錢○所○塞○破○不○料○幸○運○不○長○民○賊○某○稔○惡○自○斃○一○時○依○附○民○賊○以○為○持○梁○齒○肥○及○全○軀○保○妻○子○計○者○有○如○冰○山○一○傾○無○不○蹉○跌○獨○賣○國○賊○擁○厚○貲○酣○聚○素○封○優○遊○自○得○國○產○國○權○既○強○半○喪○失○國○中○之○政○事○及○生○計○無○不○咸○受○困○難○人○民○痛○念○禍○首○實○為○民○賊○與○賣○國○賊○二○人○顧○民○賊○已○死○則○羣○矢○集○於○賣○國○賊○賣○國○賊○遂○以○一○日○而○遇○暗○殺○者○五○人○賣○國○賊○夙○有○戒○心○故○得○不○死○於○是○出○籍○為○東○人○以○託○庇○焉○益○復○趾○高○氣○揚○以○為○若○輩○皆○候○補○之○亡○國○奴○其○若○我○頭○等○國○民○何○一○夕○賣○國○賊○偕○其○妻○出○赴○東○人○之○議○歸○已○

賣國賊必有之禍

賣國賊必有之毒心

兩策皆神妙不得謂賣國賊無才到底熟悉國賊熱悉內容

賴有此耳荷其不然其人之國能適於生存乎

深夜忽心怯乞巡警四人爲之衛甫抵家突有白光如虹直指其額賣國賊仆臥車轍下得免四巡警遽發鎗有白衣人翩然逝賣國賊驚定入省其孥則二子一女均身首異處血書其壁曰賣國賊種不可留存於人世青青兒書此示儆賣國賊夫妻咸大哭既而憤然曰若輩與我爲仇我必使若輩窮餓以死求爲牛馬奴隸而不可得於是東國大飢斗米值數千錢賣國賊乃獻策於東人曰乞糴於鄰不可常也不如借經商之名罄其蓋藏以厚我東人從之乃適遭暹羅之時計不得逞賣國賊又獻策曰彼國之農知識短淺見小利則忘後患矣不如代彼政府普設農貸局貸以金而責償則以粟五年以往彼之人民其莫能粒食矣我則國其國而有餘東人大善之而慮見拒於人民賣國賊曰彼之人民不足慮也苟政府許可人民其若之何計定遂輦巨金因賣國賊以達諸政府政府諸公飽羨此黃金白鏹者而又不敵明目張膽以爲之乃締結密約使賣國賊復於東人而賣國賊於此時期頗懼狙擊乃擇羅刹磯最僻之地約束人以兵艦來迎而不知青青兒之伺其後也賣國賊既死青青兒搜其身得政府簽定之密約遂併其所得於精艇中之文件而宣布之於全國之報紙一時反對之聲大作外人代辦農貸局之事乃寢國彼賣而幸而不亡則青青兒一擊之力也冥飛艸此編竟喟然歎曰他人有國而賣之與我何干他人能夠取我所有之國而一併賣之我只能怨我的命運不好這筆生意給他搶着做了也只好付之無可如何多事哉青青兒也太史公曰俠以武犯禁青青兒可謂目無王法矣哉

評者曰國事不可爲則不如賣盡賣絕一來經手人可以取得極其優厚之報酬二來則不列等國之國民一旦

歸屬於頭等國之下豈非一躍而均爲頭等國民乎照此說來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然則有賣國之權力而不肯做賣國之事直頭是個傻蛋直腳是個渾蛋所以反對賣國之人簡直是太想不開了嗚呼此賣國賊之所以愈出愈奇也只是波蘭猶太是個什麼現象安南印度是個甚麼現象最近的高麗是個什麼現象我國中酒醉渴睡的國民要知道亡國奴不是容易做的將來當一輩子的牛馬不見得有乾淨草料給你吃呢糊塗東西還不快醒麼還在那裏做夢麼

五娘子

民哀

按此爲近日最有權勢某武人之隱事民哀君於數年前得之安嶺通客者友朋懽叙嘗於茶餘酒後藉作譚助娓娓動聽會余有此輯輟述成篇以應所求亦君得意之筆也戊午春俠魂識

盜賊入而
掀然大笑
非有所恃
而能若是
乎

爲盜賊所
擒送縣獄
子軍勢甚
也

五娘子者瀋陽朱醫士女也朱工技擊僅一女盡以拳術傳之清光緒中葉四維不張伏莽徧地朱家道小康夙爲地痞所涎視某年中秋節五娘子方十三齡侍父飲於庭盤鴉通髮嬌小可人盜忽破扉入朱掀髯大笑離席起欲與賊角五娘子粲然曰是何勢阿爺女一人足矣盜衆十餘人各持利器勢甚猛五娘子赤手入盜羣拳足交施盜械盡落卽一二狡黠有力者亦退委不敢抗咸鼠竄兔遁五娘子奪一檀棒作車輪舞雨驟風狂莫辨人影顛足折肩之輩已仆滿戶內矣朱醫在堂飲啖自若見女鬥久測其意不盡殲不止高呼曰兒少息容羣小逃命去五娘子始縱之遁最後地臥一瀕盜傷較重疲不能行朱起視其面笑指曰唉如此伎倆亦思劫掠人財乎豎子歸習十年藝或可與人談技擊否則還向床頭爲黃面婆滌溺器也言已蹴之使走竊盜實不能行朱謂女

弗爲五娘
子之名

受人之技
而淫人之
妾然則朱
也固非善類

大有司馬
車氏之遺
風不知朱
亦著續鼻
禪否

殺卻一人
而安附如
此可畏哉

曰兒乎懲之太重乎余不忍坐視渠待斃也因取刀圭藥納盜口中須臾盜蘇霍然起稔視朱父女面五娘子憤然曰鼠子尙不走再敢注視乎癩盜始踉蹌出門去自此五娘子之名大震於瀋陽

或謂朱本吳中洞庭山人幼習拳棒爲里中惡少冠士紳憚之迨陸春江爲臬憲某紳告密朱逮捕定軍罪發配就道經山東淄川縣之洪山爲巨盜鑽天鷄子所劫邀入夥朱從之鷄子得少林內家工能赤手蹈白刃察朱勇敢悉以生平所得授之朱由是術藝益精鷄子有妾曰碧蓮亦善技擊怯淫蕩悅朱貌私焉鷄子不知也朱居洪山三年未幾鷄子卒餘黨星散碧蓮偕朱遁於洪山左近之張店賣酒爲生鷄子有盟弟白猿沈莖者亦黃河著名巨盜也適有事張店瞥見碧蓮美姿夜入朱屋時當溽暑朱尙在樓下滌酒器而沈越入碧蓮臥樓攆足至床前碧蓮雖臥目尙未交睫見人自屋上來簾下備有利刃俟其褰帳碧即以刃猛刺其腹部沈遂倒地斃朱聞樓上有聲急持棍來視則沈已畢命朱稔視其面顙聲曰是人頗似沈師叔碧蓮方指拭利刃猶未下床聞語掀帳探首視果然蓋朱在鷄子處曾與沈有一面緣而碧蓮則從鷄子十弟兄合攝之小影上認來若爲某兄若爲某弟故亦知沈爲鷄子之義弟也朱知此地不可復居遂於碧蓮星夜携細軟遁至瀋陽隱居於瀋陽郭外之紅花集懸傷科招牌有終焉之志碧蓮五年連育五女長次三四咸不育獨留第五女即余書之主人翁五娘子是也五娘子五歲時其母碧蓮忽深宵外出不歸朱聽之於是五娘子遂爲無母之鬼其父幼即授以柔術并以藥水洗其筋骨九歲時從鄰村陳秀才讀雖生長鄉村貌殊娟秀其父所能之藝技五娘子莫不能之偶爾握管作蠅頭字大得衛茂漪簪花格之神才色兼全洵爲關東之翹楚也

鳳塵中自
有奇士如
陳大復裴
旭丹皆是
也

白朗原無
大志宜陳
之睡葉之
也

五娘子塾師陳秀才者夙以飽學負時譽奈文章憎命棘棘七戰不中於是閉戶著書不樂仕進中年忽喪偶益形佗儻自儕於靈均長沙之列間爲詩詞半多悲壯蒼涼或淒馨之作時流寓關東設帳授徒爲糊口計非所願也五娘子來從之前一年冬寒風砭骨天意釀雪陳閉門前賣醉村肆隣座忽有一虬髯客携一小童年纔七八齡亦入座飲陳初不在意酒酣忽有所觸假筆於店家書長亭怨一闕於壁詞云

聞湘水年年嗚咽幾曾流盡人間悲切楚客幽思湘靈永恨向誰說淒風苦雨已散了愁時節燕妬鶯嗔更添起淚痕潮濕孤潔算惜惜小院祇有梅花如雪情天何事還只聽衰弦彈徹便千種煩冤任杜宇蘭宵啼血恨翠幄重重不抵屏山千疊

陳題甫畢鄰座虬髯客忽趨而進曰君非楚中陳大復乎尋之久矣陳覺客來殊鴟突從容答之曰余雖陳大復然與子無一面緣何云索手久耶言已目灼灼視虬髯虬髯者急曰宋先生令某索先生久矣陳曰非安陵宋瑞芝乎虬髯者曰然陳曰然則子何名虬髯曰予爲裴旭丹此子爲予盟兄鑽天鷄子之子前十年鷄子名震山左不幸死遺蓄爲其愛妾攜去此兒生而命苦淪落失所依其生母爲鷄子正室素不得鷄子歡心故鷄子一死幾成餓殍輾轉流落江淮間適與宋先生遇憫其孤苦收養焉時此兒纔四齡蓋出世不滿半年鷄子即去世先後天不足今年已十二尙瘦弱如七八歲小孩宋先生既扶養此兒至八歲其母忽託孤於先生彼單身走燕京邇者宋先生爲故人白朗籌劃軍機將大有造於洛潼因此子年穉令裴某親送至此謂如遇陳大復請以此子託之不圖於酒家邂逅也陳憤然曰瑞芝將助寶丞有事洛潼乎危哉洛潼雖爲寶丞舊治地理稔熟然尙非其時

靈兒此病
始人性說
化而或獸
性之關頭
乎

鼻鼻之徒
獸獸亦最
狂觀於靈
兒益信

烏○可○妄○動○旭○丹○歸○告○瑞○芝○願○晉○余○言○勸○寶○丞○幸○毋○暴○舉○以○自○蹈○危○機○裴○唯○唯○受○命○卽○以○鷄○兒○託○大○復○己○卽○超○乘○去○
大○復○目○送○征○塵○喟○然○曰○剛○復○自○用○之○寶○丞○未○稔○肯○從○余○言○乎○乃○攜○鷄○兒○歸○名○之○曰○靈○翼○其○有○成○也○

後○一○年○五○娘○子○來○從○陳○讀○時○靈○兒○已○十○三○小○五○娘○子○一○歲○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射○覆○藏○鈎○時○相○嬉○戲○靈○兒○筋○骨○漸○
壯○膂○力○兼○人○陳○大○復○知○此○子○之○可○造○也○不○特○授○之○以○經○史○且○授○蹈○路○嘗○與○五○娘○子○偕○行○村○墟○間○路○上○均○目○爲○小○夫○
婦○五○娘○子○年○雖○幼○穉○而○情○竇○已○開○私○亦○以○靈○妻○自○况○不○嫁○則○已○苟○嫁○則○非○靈○莫○屬○如○是○者○半○載○餘○靈○兒○忽○病○病○幾○
死○幸○大○復○爲○之○調○治○得○不○死○此○病○後○忽○失○常○度○聰○慧○異○常○之○孩○子○頓○變○愚○魯○且○性○尤○殘○忍○喜○與○人○鬥○初○尙○畏○一○大○
復○未○幾○并○陳○而○不○畏○當○靈○未○病○之○前○五○娘○子○之○父○亦○頗○重○之○東○床○之○選○不○須○別○覓○佳○兒○反○其○病○後○暴○戾○如○此○朱○隱○
有○悔○婚○意○而○五○娘○子○則○不○以○爲○然○意○謂○靈○之○反○常○因○病○失○其○本○性○苟○背○初○願○貽○他○人○口○實○矣○故○與○靈○周○旋○悉○如○平○
日○然○靈○匪○特○尋○覓○毆○人○久○且○私○爲○盜○竊○鄉○里○側○目○有○人○且○將○以○土○寇○訟○之○官○大○復○知○之○終○日○戚○戚○會○有○鹿○將○軍○者○
與○大○復○爲○舊○友○適○自○扶○桑○三○島○歸○來○爲○軍○官○於○河○間○貽○書○關○外○招○陳○往○襄○軍○務○大○復○本○不○樂○仕○進○者○良○以○舊○雨○多○
情○不○忍○重○違○加○之○靈○兒○橫○肆○恐○再○寓○此○邦○有○噬○臍○之○悔○遂○挾○靈○兒○去○河○間○瀕○行○之○際○五○娘○子○餞○之○於○瀋○陽○附○近○之○
月○子○橋○上○熱○淚○盈○盈○其○情○至○慘○大○復○固○性○情○中○人○難○免○依○戀○卽○豎○眉○努○目○之○靈○兒○至○是○亦○覺○黯○然○不○歡○也○

靈○兒○既○隨○大○復○至○河○間○鹿○將○軍○有○弟○業○馬○醫○大○復○卽○令○靈○兒○投○贅○其○門○下○習○其○藝○然○其○恣○睢○之○性○格○仍○未○少○減○鹿○
將○軍○輕○裘○緩○帶○雅○有○叔○子○風○度○保○定○有○土○娼○小○銀○子○者○豔○名○噪○一○時○與○將○军○有○盟○好○一○日○靈○兒○忽○途○遇○小○銀○子○目○
逆○而○送○之○曰○美○而○豔○欲○近○無○由○深○自○引○恨○或○人○謂○此○固○人○豈○可○夫○者○子○如○有○多○金○儘○可○一○親○鄰○澤○靈○兒○乃○竊○取○大○

靈兒無意
中殺碧蓮
亦是報應
之理冥冥
中有主之
者矣

大復自是
多情其
如靈兒之
不坑作養
何

復囊金往媚小銀子。然所竊甚微。烏可博彼青樓名伎歡心。一日小銀子之養女私謂將軍曰。貴營中靈兒其人者。年事尙輕。而治遊資格甚老。到究爲何如人。將軍歸語大復。於是靈兒之隱盡發。大復詔之曰。已往不咎。汝能革面洗心。我與汝恩義如舊。苟再怙惡不悛。則既非我子。亦非我姪。請從此絕。靈兒不特不悟。且變本加厲。大復乃暴其罪而逐之。靈兒驟失所依。流蕩無棲。止初尙可自給。久且饑餐無着。乃遷怨於小銀子。日往踞坐其妝閣。未幾頻遭白眼。靈兒益憤。一夕夜深。越入其家。懷刃往刺小銀子。誤至其養母室。讀者諸君亦知小銀子之養母爲何如人。蓋卽淫亂無度之碧蓮也。當其背朱遠颺。卽入京爲倡。終因年老色衰。乃僱雛以代。已則坐享其利。小銀子已爲其第四養女矣。因荒淫過甚。向之好身手。已盡疎散。况出其不意。竟爲靈兒所戕。靈兒既刃碧蓮。已知誤刺。遂席捲所蓄。遁然茫無所止。因念及瀋陽生長地。姑亡命關外。以避殺人罪。乃兼程趨瀋陽。一夕誤走歧路。爲鬚匪所得。鬚匪頭目杜天義。頗具肝胆。見靈兒愛其勇。說其降而釋之。於是靈兒遂爲紅鬚子矣。慄悍勝儔。一時稱之爲天殺星。靈兒至是。雖不能一呼百諾。而其聲勢懾人已非飄泊河間可比。一年以後。竟別樹一幟。與杜分離。未幾杜之舊日威名。竟爲靈兒所壓。杜知難而退。走投張某營。爲弁目郊外王之權利。悉歸靈兒。會新東督蒞任。調兵痛勦。卒生獲靈兒。械京時。奕劻柄政。靈兒將論大辟。大復知之。不忍故人絕嗣。走京師爲之設法。奕劻寵姬有心腹媼者。名震穀。下大復乃以多金動之。某媼詢得其實。愴然曰。是吾子也。蓋此媼卽鷄子之妻。當年走京師。意欲藉人力以雪己恨。究因同黨相戕。且碧蓮無耗。亦無從着手。隱忍有年矣。至是匪特無雪恨之望。一點血胤。又將罹極刑。乃出全力以哀奕劻。寵姬終賴奕劻力。得不死。發往黑龍江爲苦役。其母因罪人嫌疑。未便

靈兒的好是
做官的好是
材料

此等陰謀
又使不出
善官之狠
毒又百倍
於盜案

歷歷數來
靈兒之罪
已是不容
於死

露而相認即大復亦未與靈兒見靈兒亦莫名已之免罪何好於奕助得不死也乃去黑龍江不三月慈禧萬壽
靈兒邀恩赦乃投長春某軍隊爲勇士此軍者即往時援引爲盜之杜天義靈兒賴其力不次超擢迨至清德宗
賓天時靈兒爵位又出杜上矣一日靈兒公署前忽來一富家媼欲見靈兒謂靈兒爲其子靈兒大恚謂余之父
母幼即喪亡人世間何復來此阿娘指其招搖委令該處邑令懲治之邑令奉檄不敢違捕媼下獄媼憤而自戕
獄卒報聞其臨卒時自訴往事然礙於權勢僅私相傳告而已邑有富紳董玉書汪希武趙登舉者均以雄資豪
鄉里靈兒誣以私藏軍火罪勒索至數十萬靈兒至此又優遊作富翁矣杜天義有愛妾三娘者靈兒久耳其名
一日亦無意間途遇勃然曰此即十年前之小銀子也何在杜某處乃日夕伺其隙一日大吏捕杜去謂其私通
鬻匪下之獄翌日杜暴斃於獄蓋靈兒暗使人鳩之矣小銀子遂得歸靈兒久之生厭惡心乃遍索民家豔女爲
充下陳不三年娶妾八九人蓋皆出於強迫者其心腹有楊金虎應象孤者實爲其左右翼凡靈兒爲惡楊應實
輔之彼時東督宋公者溫事縱容之靈兒益覺肆無忌憚摧殘教育蹂躪司法把持金融擾亂警政其罪不可勝
數至是乃驚動女俠五娘子矣

五娘子自與靈兒別後其父年事漸衰乃遷居於紅華山閉門蒔蔬不問外事五娘子技擊日精其父亦自歎弗
如惟堅不願復適人其心固待靈兒也紅華山僻處一隅與中朝隔絕故靈兒之十年以來所作所爲山中絕無
所聞五娘子又憚於嚴命不敢出探時靈兒已改易姓名愈不得知望月樓頭卜釵燈下五娘子惟茹苦於胸耳
其父日就頽喪雙目復失明五娘子愈不能離膝下迨靈兒建牙樹黨勢日盛時代五娘子父卒於紅華山五

五娘子未
免有情而
靈兒即利
用其情以
制其死命
靈兒總算
有點手段

應禿子知
應禿子強
底是個強
盜理做不
來官所以
仍舊要去
做強盜

娘子侍父天年以後乃爲擇地營葬畢所有家產悉貽山中居鄰且謂之曰作鄰數年平素頗蒙優渥今我父死矣遺產儂無所用悉以予諸君儂從此海角天涯盡儂安良除暴之志惟我父春秋祭掃謹以煩諸君矣乃隻身出紅華山星夜至藩陽途間聞談靈兒事情然曰世有此人烏可不有以懲之後一日五娘子於漏聲三轉時飛躍至靈兒公署中靈兒猶未睡方新納一民婦擁之夜飲五娘子自屋上窺之遽騰身入室高聲曰靈兒猶復識儂乎靈兒愕然諦視之嗔然曰卿非朱氏女郎乎來此何爲五娘子一腔義憤爲情絲所縛至是反嗚咽不可仰良久始含淚曰來就君耳靈兒猝笑起推懷中婦而摟五娘子五娘子急避曰且毋然疇昔之約果不背盟則願隨諧老苟以妾媵視儂請從此絕靈兒明知其越屋而來其心必有所蓄既見其正色申前盟故柔聲應之五娘子乃入座靈故令諸姬出拜狀殊殷勤實密遣人招楊金虎應象弧率多人至五娘子方與諸人膜拜未已燈火遽大明鎗聲四起羣呼曰捕刺客五娘子臂間中一彈諸姬亦戰慄無人色獨靈兒狂笑不已令縛置五娘子於獄明午斬立決五娘子至是亦無所施其驚人藝任其所爲靈兒性本殘酷爲官後益甚凡捕罪人悉科斬罪何況刺客乎當時楊應押送五娘子至獄應忽數四視五娘子面既安置獄中五娘子飲恨吞聲泣自分死而已不圖天黎明時忽傳應營長親來提五娘子去應營長者卽助紂爲虐之應象弧也固爲靈兒心腹獄吏不之疑以罪人與之應押五娘子至已署後衙出藥敷傷痕釋其桎梏五娘子真名其由應象弧脫帽示之曰余應禿子也前曾受汝父女小惠今始得報主帥殘殺異常人天曙汝命不保牛統領與余有素今余命人送汝往我儕職卑不足與主帥抗牛統領與主帥公庭抗禮者汝往依之可保性命俟主帥稍解戒心可圖逸也五娘子大感激遂

入牛統領署中翌晨獄吏以逸犯報靈兒蓋應所買囑也靈兒大震怒大索不獲未幾有洩其事於靈兒者靈兒欲殺象弧楊金虎因唇齒之故極力援救靈兒并欲殺之楊應乃潛棄官逸五娘子聞之指天誓日必雪此仇牛統領慰之曰小妮子少安毋躁彼方灼手可熱之際汝孱弱一身安足當無情鎗彈爲汝計姑離此間容圖後舉五娘子遂背遁不久合楊應爲盜專與靈兒爲仇靈兒無如之何關東一帶遂喧傳女盜之尙俠陳大復知之由河間往歸爲其暴靈兒隱惡而書之以告靈兒所治之區靈兒遷怒於牛統領卒中傷牛而去其官且購人刺之幸皆未中然有五娘子在靈兒終惴惴有戒心也

民哀曰此實事也余友安陵逋客民國三年亡命關外一夕薄暮行山道中見有村女泣於途詢之云爲暴客所劫資斧喪盡進退維谷欲求死耳逋客惻然解囊方欲與女忽有一中年婦黑絹蒙首衣玄服策黑衛從問道來見彼等厲聲叱曰道傍男女何爲者逋客於暮藹中見其英姿煥發決非常婦急白所事婦勃然曰何處庸奴甘取弱女資財仰天作長嘯俄頃塵頭四起有壯男十數策怒馬來見婦咸下馬揖婦指女而言其被掠事謂何人違我令擄弱女資速明白查獲壯男俯首應命超乘絕塵去婦謂逋客曰先生好人盡偕彼難女枉余舍候發落也逋客唯唯遂與女隨婦投東北行里許得一茅屋婦下衛叩門啓門者爲一小童見婦即合掌曰娘歸矣婦領首引逋客與女入堂設一榻三椅榻前列長方桌壁上遍懸弓劍槍砲婦即踞榻上令逋客與女坐呼小童治餐小童應聲去約半小時小童捧盤至羅列案上酒肴畢陳被難女固不敢餐逋客亦遜謝不食婦脯啖晉酒談笑自若正飲間門外忽有吹胡哨者童即啓扉有健男率一人至婦即顧謂女曰是彼所爲否女指後至者曰適即

爲其所奪婦冷笑謂健男曰約束全無竟敢并鬻余令匪特從者罪不免卽汝亦難逃其咎健男唯唯狀甚艱戰後隨者已面無人色逾刻許婦復曰去休曰本當嚴究姑惜汝才今遣汝赴北滿楊先生部下當苦差貸汝一死健男鞠躬退婦於身畔出一三角旗上繡一五角星授小童小童卽促第二人出門去一瞬間事外鎗聲起小童還報曰照辦矣逋客度彼行劫孤女之徒已享受衛生丸滋味婦乃謂小童曰彼女原物汝可於門外檢還之且須代覓一妥當人送其歸也言已揮手令女隨小童還復顧逋客笑曰汝腰間其富前途難免爲吾黨不肖所覷今夕已晚汝可宿此明日行時余屬僕贈汝一物大約在關外可保無虞矣言已卽停盃趨出蹄聲作而不知何往逋客呆坐室中有頃小童自外來闔戶治餐招逋客同食且爲之治臥具翌晨小童送之大路臨別時予以一五綠線挽成之五角星叮嚀曰繫之設有暴客以此視之逋客唯唯後十五日於錦州道上忽有彪形漢三四尾之走四五里逋客震然心動乃以此五角星玩於掌彪形漢見之卽遠去逋客亦莫稔其由後一年至洛中宿一鄉人家鄉人有父曰老懸年在古稀外髮如蝟刺繞兩頰瞥見逋客懷中此物卽殷詢曰五娘子無恙耶脫相見乞爲裴旭丹代候逋客含糊應之袁項城既逝黨禁乃釋逋客棄儒爲賈于山右河東道士晤陳叟大復時鹿將軍已死陳在河東設書肆逋客本與之有世交一日無意間以此五角行星示陳陳遂細道其歷史如上所述丁巳春暮余（著者自謂）邂逅逋客于海上兩窗無事乃得其詳觀於五娘子之作爲大類二十世紀以前俄國之虛無黨靈兒雖驕橫恐終不免彼英雄之一擊我恨不能踏盡天涯以踪五娘子之蹟我知世之崇拜英雄者當與余表同情。

評者曰五娘子如此而其父母乃如彼可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靈兒之父母若彼今靈兒又復如此可謂封狼生狐狐生蛇在靈兒自是強弩勝射而稔惡則已極矣多行不義必自斃吾儕其拭目視之可耳

姊妹峯

綺緣

所見極是

皆說斯言
誠可爲綠
林中一吐
氣矣

當道光中吾邑李子思太史隻身作燕都遊琴劍而外未有他伴家人慮或有失擬僱健者爲之衛然時太史方在少年胆氣張甚意殊勿願轉謝曰吾此行未挾多金既獲羞澀殊未易得宵小垂涎又安用此輩爲者轉恐爲之債事有以張揚而召綠林錦帆之徒使來作入幕賓耳遂毅然行時舟車未興道路梗塞日總可行百里或且不逮未屆薄暮即須望門投宿既旦而行庶免有變太史雖豪然對此黃塵撲面叢篠飛鳴觸目皆蕭瑟蒼涼之景亦爲之心悸不能無所動於中也行久之已入魯境是間民質剛悍又多爲吏治所勿及故盜寇乃充斥其間行旅鮮有甯日荒林廣道間恆伏屍累累流血殷然化碧御者過此多疾驅車以逝蓋旦夕見此亦勿以爲異第多戰戰兢兢懼蹈前車之覆轍耳太史到是始信人言爲非妄因嘆息曰地棘天荆菴苻載道似此輩者同具圓顧方趾庸遂不可加誨竟至於此殆亦頻年饑饉民不聊生而在上者不能爲之籌持有以使之挺而走險爲閭里害歟吾于是益不得不痛詈彼肉食者之無道矣又行數日抵歷城北之某鄉其地崇山峻嶺廻環勿絕中藏驚獸悍蟲至夥且爲菴苻出沒所以是行旅者多有戒心恆兼程疾馳而過不敢越宿且惕然有戒心顧太史獨愛其山勢之奇兀雄壯謂有一夫當關之險堅欲留連是間一覘其異遂就山下十里外小鋪宿焉翌日擬隻身入山作汗漫遊肆主人及御者爭阻之曰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子以隻身遠出家人之期望至殷奈何躬冒

執謂巾幗
中無丈夫
於此可見

妙絕天人
我知想領
教領教

巨險若此吾儕竊爲子不取也太史諾諾遂勿更前時當嚴冬風雪載道勿得前進遂姑留其間小住日與肆主人開樽暢飲縱談恆至夜半以爲至樂一日太史偶詢曰此道素多健兒其上者鋤強扶弱下者越貨劫人數百年來此風不戢不識今亦有所聞否肆主人笑曰國政不綱羣盜如毛深山大澤之中胡得謂遂無此輩特今又忽有異蓋是間百里以內綠林之魁桀乃不屬諸鬚眉而出之於巾幗距吾肆凡三十餘里羣嶺起伏高可矗天其間長林豐草綿亘凡數十里卽爲其巢主之者爲弱女子二年事率在花信以內然挾技絕精能生擘虎豹且擅劍術於數百武外可致人於死爰是曩昔自號爲綠林之雄者咸望風喪胆爭來趨附而此二女子者皆叱之使去僅招女子十數人以供驅使亦時出劫掠惟尋常商賈多不易蒙其青眼雖坦然過其峯下亦勿加害或輦重金以來則卽潛自隱秘或僱壯士以爲衛終無有倖免者當其出也僅姊妹聯袂跨駿馬以來亦時步行則佩長劍及木蘭弓一繫以紅綃足踏小蠻靴緩緩而前望之翩然若僊鄉人多有見之者然以其於衆無所害則亦勿之懼吾嘗見於山畔覺環肥燕瘦各盡其妍此一雙盈盈姊妹花枝非特爲大江以北所僅見卽南都粉黛之素具豔名者與之相並亦應有愧苟非素耳其名固不意其挾有絕技在也太史擲杯笑曰姊妹峯卽在此耶吾於南中亦嘗聞之惜無緣得一見耳然彼姊妹猖獗若此而一般有守土之責何皆相諉置而不問豈皆盡憤憤耶肆主人笑曰胡得謂勿加問聞曩且以重兵來圍之矣然山徑險仄纔可通一騎非生長於其間者恆有不得其門而入之嘆且彼姊妹又驍勇逾恆卽有微倖以入者甯得望安然返自再至三無不若此而吏卒皆相率懼伏無敢更來捋虎鬚者故至今猶得高臥山中未爲人所乘也太史駭曰然則此姊妹者固已盜而俠矣不圖濁

主人亦
太史作劇

世乃有奇人。卽僕亦深願與之見也。肆主人益笑曰。吾言猶未盡也。是二女者。所爲雖間有俠氣。遇貧窶者。亦能以儻來物散之。博慷慨好施之稱。顧性殘酷。則亦殊甚。稍不愜意。則劍立離鞘。出五步以內。流血殷然矣。且性佚蕩。甚有淫行。遇男子之少年俊美者。輒潛劫之。歸以快其欲。然不久必又棄去。或且殺之以滅口。數年來爲所陷者。蓋已不知有幾許人矣。以君翩翩豐度。不亞璧人。苟爲所見。恐亦將強挾以去。充面首之選也。太史笑曰。子醉矣。乃作戲言。以予陋拙。何有中選。望特子胡能知彼姊妹所爲。若此。肆主人笑曰。我固非爲虎作倀。而與彼姊妹相識者。今知之有素。要亦有故在。子亦知彼姊妹之侍婢。乃強半掠諸子民家者歟。吾鄰有女。年甫垂髫。豐度絕娟好。且敏慧善解人意。偶爲之所見。立乘夜負之以趨。畜爲侍婢。家人亦不知所往。殊未意爲姊妹所掠也。乃越數載。忽潛遁歸。謂主人喜怒不常。苟得其歡。不難獲巨賞。不幸反是。則巨箠之下。寧有完膚。或且以身殉焉。已雖幸未逢彼之怒。然終戰戰兢兢。思乘機以脫。而山中立法又嚴。有私遁者。苟爲所獲。必斬以徇。罕有脫者是故。遂巡迄今始得乘夜出走。然是間非樂土。終不可以復留。設再羈之。必有奇禍。兒竊願從此離家。逝矣。其家懼甚。立送之往江南。寄居戚家。其姊妹果仍來跡之以未得朕兆。而返。余故知其陰狠悍毒爲世俗婦女所勿逮也。夜闌矣。清談既久。殊有妨君濃睡。今其別矣。遂闔戶去。而太史好奇之心。亦由是而生。輾轉不寢。詰旦自啓戶出。適雪初霽。林樾均作白色。一片空明。頗饒清趣。因着屐閑步。而前翼有所得。甫行數百武。忽有人撫其肩。驚而返顧。則固肆主人也。面之笑曰。子誠有雅骨。乃來此冰天雪窖中。覓樂趣。豈猶戀戀昨宵數語而必欲一餐彼姊妹之秀色。以爲快耶。太史笑曰。實語。君僕亦未必便無此想。特終無若何妄念存於中耳。方笑語間。已行十數里。而遙肆

主人忽指謂之曰。距此數里外有第宅。巍然兀立於岡嶺中。爲雪所覆。有如瓊樓玉宇者。卽伊人之居也。更過此。卽爲其汎地。不得復前矣。太史隨其所指處。企視果覺形勢奇峻。四周峭壁側立。千仞惟間。或有曲徑紆迴。可達山巔耳。亡何忽聞有車輪轆轤聲。自遠而來。因駭曰。是間幽僻。罕有人行。故彼姊妹之行。劫輒遠出數十里外。今時纔清晨。何來行旅者。殆亦爲非常人歟。久之漸近。則舍二御者外。僅一少年高坐車中。容儀既俊美。衣飾亦至豪奢。溫婉似南中人。惟頗清癯。且眉宇間似有重憂。在俛首至項初未一瀏覽及車外景物也。時嶺上忽有麗妹一雙。疾飛而下。直掠車側而過。驪然微笑。肆主人兩拳太史衣袂。且目止之。使勿聲。太史知彼姊妹至矣。微側目相窺。覺丰姿果映麗。惟於斌媚中實挾有英爽之態。非僅以顏色勝人者。裝束亦至奇特。並御緋衣綠裳勁裝窄袖。曾無稍別。驪視之殊不得判爲孰姊又孰妹也。時車中少年亦稍探首外視姊妹。皆睨之微笑。少年亦報之以笑。蓋猶疑爲曲院中人。乃由逆旅出者。瞬息間車已經去而姊妹之芳蹤亦隨之以杳。肆主人俟其去遠。顧太史嘆息曰。不識誰家少年。卽遠道跋涉而來。竟獲此豸青。盼此行必且無幸。獅吻之餘。寧得望脫哉。太史駭問曰。吾竊視少年行裝亦蕭索。當非挾有多金者。豈若人亦欲伺之耶。肆主人笑曰。子誠騷矣。吾昨因已爲汝言之。彼姊妹之所嗜。未必盡在阿堵物。今固誕其色耳。或因吾二人在側。故未卽攫之去。然終不可得免也。子脫不信。茲可返吾肆。徐偵之可也。太史笑諾。忽身後又有一女子來。衣裳皆作縞素。貌益較前者爲麗。荷以羣卉。方之則前者爲碧桃。而此則略似幽蘭耳。腰佩長劍。可三尺許。蹠足疾馳去。有如御風。凌雲可望而不可卽。剎那卽逝。太史目逆送之。且喟曰。何北道異人之多也。娟娟此豸當亦挾有絕技者。得非爲前姊妹之儔乎。肆主人沉思曰。此似

然則又有
第三人來

足見草莽
中爲俠者
甚夥

勿類蓋主是山者僅有姊妹二人卽前所見者餘都爲侍婢但供驅使恐無有挾技者此者在也遂仍覓道返行未見半瞥見前車止道上勿前御者二人相向伏道左涕泣詢以何故則曰吾儕載客來行數日矣俟更前百里當可得厚值乃至此忽有少女二人力阻勿使車前且喚客出與之語顧客殊勿識其人吾儕因仍鞭馬前進而彼女子者突以一指按騎項馬立瘖伏驥下客出叱之二女郎乃攫而負之疾去追之勿及吾儕未得車值且恐人將疑爲故走此經而陷客尙取其財者是以悲從中來不可自遏耳太史曰若勿然徒留此詎復有濟盡從我往肆中小憩且往返報其家終不汝儕尤也御者悲稍煞遂牽騎從之入肆主人益詢之曰二女郎挾客去後尙有所見否御者曰去未久又別有一女子來亦挾有武器詢吾儕以客何在告之則亦疾去有如飛鳥蓋較前者猶爲捷也恐仍爲其黨耳太史嘆曰此少年可憐甚吾殊謀有以援之願力弱不能爲之將伯奈何肆主人曰是間距邑過遙往報匪易且卽報之亦終無裨今曷若僱一人往偵之或猶未死則更劃策相援未爲晚也太史以爲然因出重金爲代價而終無敢應者繼忽有擊柝者某效毛遂之自薦太史視其猥瑣意殊勿欲肆主人曰此子初亦爲盜武技縱勿良然能高躍而疾走雖百仞之牆亦能攀援而上捷若獼猴後因悔而知改故來傭於是今使之往必可稱職苟爲彼姊妹所所覺但以軟語哀之亦可望倖免也太史喜飛巨觴酬之曰壯士熱腸可敬苟事得諧當不吝百金之贈也擊柝者名鄒三性亦豪爽立飲之盡曰公與客不相識且爲之盡力若此義薄雲天良可風世僕不才竊願爲之奔走舍身取義雖死何辭苟欲利重金而往者得不將爲天下人所笑耶遂解外衣奮然去且廻顧曰今夜五鼓必返設猶未者則必無倖勿以余爲念可也太史殊惴惴勿甯遂姑令御者勿往

轉軍從天
外飛來神
妙莫測不費事乃
解事子何

投少年家而自仍與肆主人對酌聊以遣時乃五鼓既罷鄒三猶未歸肆主人嘆曰三殆終不得歸矣太史擲杯起曰然則吾殺之矣奈何因援少年故且多喪一義士吾將何以自處耶肆主人曰姑勿若是或挾有好音歸要亦未可知耳太史曰三技非二女子敵豈果能援少年以返耶曰三勿能此吾意蓋猶仕後所見之縞衣女郎耳是人苟非與彼姊妹爲一邱之貉者則事或可有濟也時既宴嚴寒徹骨太史不能耐則解纈稍息睡猶未足而紅日已曠曠出直射窗隙蓋簾前積雪亦已消融久矣微聞室外肆主人狂笑曰果不出吾所料也太史亟排闥出詢曰鄒三果已得返耶肆主笑曰非特三返且挾少年以俱歸矣太史出視則三已立其身右而少年亦高坐於側見之作欲起狀殊委頓甚太史急止之顧三長揖曰微子力何能得此吾將代之鳴謝矣三起笑曰吾力弱今得生還已屬大幸至個郎君之得免尙須謝諸彼縞衣女子也吾昨既奉命往猶恐爲人所覺不敢孟浪以入及夜始潛蹤前行時雖昏暗幸余目力敏銳不誤少年時猶得無所苦既入攀援屋角蛇行以前繼見室中燈火楚楚光奪白晝中置三座二女子各踞其一厥狀絕似姊妹行而其中一座則迫此君使然此君年少經此巨變已昏暈欲絕幸有女婢灌以藥劑始得復甦則嘆息曰吾自分與若輩無宿仇胡爲劫我抵此苟欲利我金者則今固值阮囊金盡無以償汝欲盡往告吾家或可有以相贖今若此縱碎吾體亦無濟也彼女子之年長者離坐笑曰人謂書生不解事信然奴輩逆君來豈有相害意特將使君終老於柔鄉免隨世俗以俱浮沉耳君又何樂而勿從耶此君固長厚不解其所謂遽瞠目不知對其年幼者復曰愚姊妹非有他意特欲與君得諧眷屬聊補情天缺憾耳此君駭曰此何可者僕家離此殆千里而遙旣不得父母之一言爲諾胡得擅專且僕家雖中落要

簡直要演
一節難搖
會也

亦儒宗終不得與綠林之傑互連秦晉貽故鄉戚族羞倘蒙垂憫幸乞赦歸田里則沒齒終不敢有忘大德矣二
女子咸哂曰此間何地此際何時尙煩與若妄掉書袋吾姊妹之悍烈人皆知之今特憐子不忍加害否則立以
白刃相向矣此君猶囁嚅未卽應長女已勃然怒自衣底抽利劍出光作四射有如霜雪時余竊爲之危幾失
足下墮立堅屈一足伏櫟上始已此君終怯懦竟爲所懾立俯首無辭長女收劍笑曰子已顧耶此君戰慄應曰
既蒙相愛敢不惟命長女睨之笑曰然則盡從妾去如此良辰殊勿可辜負也此君不得自主方擬相從去而少
女忽又勃然起阻之曰愛之者不獨吾姊一人今若此直將置妹於何地耶今日相刼妹與有功詎勿應分得一
盃羹耶長女亦怒曰汝吾妹也凡吾所好當以相讓勿得來預我事矧論郎君固爲我所勸慰始得相從者汝亦
多才姑往別尋良匹可矣次女厲聲曰汝獨不可別尋良匹耶郎君非特爲汝所愛卽吾亦深愛之今日之事誓
不相讓甯捐姊妹之義終不捨男女之愛子其將奈我何耶長女益怒曰妮子乃頑強乃爾殆真欲登吾劍鋒而
後止矣次女亦握劍曰汝劍固利吾劍亦何嘗鈍者今與汝約盡出小試孰勝者卽挾郎君以俱去不則盡逐目
刻勿貽他人羞可也長女哂曰是胡勿可妮子技實由我授今乃忘本耶言未盡而劍光霍霍已自其握出立前
迫其妹次女亦拔劍與抗雙劍旋舞矯若遊龍自室中而達庭外戰益酣而技實皆已臻絕境吾靜俟之久殊覺
無隙可乘是時諸婢相率睜目鵠立勿敢稍前爲之解蓋恐有觸劍鋒也於是吾私計彼姊妹去果稍遠者當可
下援此君以歸矣久之門仍未已吾方欲躡足下忽聞庭中鼙然有聲亟屏息俟之微見又一女子自空而下以
劍相格彼姊妹劍並墮地皆不得逞則怒曰若何物乃來預他人事詎勿知吾姊妹爲匪易犯者耶吾儕尙有事

夫人不可
自滿可知
處外尚有
毒在也

快人快語
一之大白

至理名言
半字入妙

在速去毋相逼或可望倖免不則且並起而戮汝矣幸勿貽後悔也女子笑曰實告汝若姊妹之隱事吾備知之蓋相伺已久矣以若輩之才力殊未出人下正大可有為乃自甘暴棄淫佚無狀因一男子故而啓閱牆之釁幸以白刃相見吾為汝儕計即幸而有一人勝矣終得少年為伴然其別一人必因是而創亡得不將為天下人所笑耶矧此少年本勿願留此而固汝儕所劫奪以來者耶渠非孑然一身亦有家在千里外何得久飲盜泉之水以自污而其家亦有父母妻子聞耗後又將何堪則汝儕之愛之詎非將以害之吾竊為汝儕所不取矣且竟藏嘯聚山林亦有何樂徒足為世人詬病吾曩亦為此終以知悔而改吾固深愛汝儕勿忍不教而誅故來相導今後其從我歸乎山林之間塵俗以外以遊以遊可耕可讀當已較勝于逼處此間也彼姊妹猶若勿聞恣目相向縞衣女子益宛爾曰汝儕始終自負其技欲與吾抗也當知三歲前吾亦嘗自負挾絕技來然後且為一老人所厄今視汝儕技雖有過中人然尚不足與我敵設猶勿信姑請小試可也遂拔劍擲空中立天矯飛去光如匹練旋即招之入懷笑曰即此已非汝儕所能矣於是彼姊妹始服相向曰今而後吾知悔矣即從之去可也縞衣女子笑曰姊輩亦有夙根及今覺悟殊猶未晚山中事盡速自摒擯黎明即偕去可也二女諾甫相偕入縞衣女忽指予伏處笑曰姊輩亦皆能飛行絕跡胡彼樸間隱君子乃未見及耶彼姊妹咸怒曰何物敢潛伺吾輩今殺此以儆其餘可也予知必無幸亟疾躍下長跪乞恕狀頗殷懃彼姊妹皆若勿聞爭拔劍出縞衣女亟止之曰人非至末路無甘為此者是子殆亦有隱衷在歟孟浪加害不仁孰甚姊等何猶未改積習耶予遂乘間悉以故告縞衣女嘆曰是真義士濁世不可得矣苟誤創之罪詎復可追耶遂詔侍婢自室內出白金相授曰以此稍償汝勞

幸勿以菲薄而見却也。繼見盡啓倉廩以重器分予諸婢令散而三女則翩然偕去不知何往。予遂留此間。與此君爲伴及黎明始荷之出山。雖備經艱阻然得此奇遇亦足以償矣。太史聞而狂躍以起曰彼姊妹者徒逞其技以爲患耳。殊無足取。獨此縞衣女善爲人謀。寥寥數語竟能發人猛省。悍惡如彼姊妹亦知皈依。非具大智慧曷克臻此。殆已僊乎。吾殊恨覓於交臂失此畸人未得與一傾積愔也。廼少已得稍安遂仍令鄒三送之歸。酬以百金。三嚴拒曰吾特憐郎君之誤墮虎窟耳。豈望報耶。遂絜然去。太史亦別肆主人北上。茶餘酒後蓋猶每述此事以資談助也。

評者曰世有挾奇技而遁入迷途者如爲盜之姊妹花是。但此類人界於善惡之間近硃者亦近墨者黑矣。脫無縞衣女子從中排難解紛苦口相勸則彼姊妹花終身墮入污泥罪無可追矣。而經縞衣女子之勸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孰謂爲惡之人不能回頭耶。蓋惜世間如縞衣女子者特渺耳。

霞貞小史

小鄒

甲寅夏余遊河南有友知杞縣事余往訪焉。縣昔爲成皋僻陋尠名勝有太和宮者古刹也碑碣多唐宋人所立時往摩挲以遣長夏一日散步宮前觀夕照循小徑而下忽見道旁有土隆然蔓艸中隱隱有石碣蓋古塚也披蘿剔鮮視之但見中牟奇女子七里寨總程十字碣入土深下文遂不可觀因就墓側居民詢其顛末詎言語不通答非所問悵悵歸以告吾友乃飭掾史檢縣志來余繙閱至第四卷載有邑中臥龍溝西北有中牟士人女程霞貞慕程嫁於寨民某氏婿從戎邊外土匪猝起寨民練團以禦舉程長其軍程固以

曉然而起
之筆灑脫

著此一役
以龍軍後
文無戰事
實筆致閒
極文心俊

敘事簡明
應有盡有

君實主意
由不能不
得以以書
默子目之

武力名於時也。事定程積勞成疾。忽委化。秦民懷其威德。絃程生平事實牒諸官。而築斯塚焉。末有附誌云。塚建於嘉慶七年九月。其事實詳見家傳。董其役者知縣事柳浦羅瀚。邑紳譚震云云。譚氏成泉望族。有哲卿者。余曾識之。因往詢焉。哲卿曰。震余之叔高祖也。遺著有碧琉璃室雜錄。曾詳記其事。遂借觀一過。乃得悉其原委。未幾余旋洛陽。途中苦寂。乃以小說體敘述其事。謂之霞貞小史云爾。

秋風舞塵埃。青柳忽已黃。蟬聲淒厲中。暮雲曳微涼。中牟郭外。眼色蒼然。有一少年女子。衣青綃窄袖衣。皂帕裹頭。翩然直趨城中去。

初月照碧堡。炊烟縷縷自屋頂升散。若紡紋中有環堵之室。隱隱聞有爺娘喚女聲。既而有鶯鶯聲。太息聲。嗚嗚語聲。而清風明月皎然。冷然。嫦娥與封家姨終古遊行。自在不着人間一塵煩惱也。

鳳凰寨者。在中牟縣城外二十里而近。程孝廉君實隱居其間。以訓蒙自遣。娶於夏。亦中州望族。有子曰如松。從伯父商於遼。女曰霞貞。從父習書史。霞貞年十三四。有老尼自五臺山來。卓錫鄰庵。見女悅之。潛授以劍術。三年技成。老尼乃去。而霞貞長矣。

夏有從姊適馮氏。世居縣城中。夫官部曹。有子曰海巖。弱冠舉於鄉。風度翩翩。文名籍甚。夏夫人雅欲處之東牀。而君實以其富也。不以爲可以謂吾女。荆布齊大。非偶也。屢議而屢寢。會馮夫人來省妹。見霞貞而悅之。固爲其子求婚。夏以告君實。君實意亦少動。馮夫人歸。卽遣冰人將至鏡臺來。且申言。中秋夜。人月雙圓。共了向平之願。門第清華。郎君溫潤。君實夫婦之擇婿。不可謂不盡心。以世俗常情測之。霞貞遇此。美滿姻緣。宜若躊躇滿志。快

敘事入微
情理兼盡

此段事極
忙情極迫
而寫來毫
不犯手實
具有雙管
齊下之妙

看他寫姚
生與女早
年情事只
從夏夫人
口中輕輕
點出絕不
犯手

然自足矣。乃眉峯蹙損長日無歡。夏夫人始亦異之。猶以爲嫁期日近。女戀父母。故有此情態。亦不置意。仍整頓嫁衣。終日忙碌。既而炎暑初銷。屈指已屆雙星渡河之日。料量問名納采事。彌覺辛勞。而霞貞終日寂處深閨。不聞其聲。歎所謂寶馬香車。儂嫁且喜還羞。又怕兒女子殆。人同此心。也不謂六夕傍晚。霞貞匆匆出門去。遂不返。

霞貞貞靜人也。平日絕無非禮之舉動。既不可測。以私奔又柔婉而孝。平日事父母。能先意承志。則此行又不可謂爲負氣。而乃於納采之前一日。飄然遠引。是必不滿意於姻事。可知由不滿意而推究之。則又不得不疑其別有所主矣。君實夫婦皇皇。竟夕而冰人以馮家聘禮來。鼓吹喧闐。門巷哄動。君實欲秘失女事。勢不得不勉與周旋。顧憂形於色。不可以揜。冰人問焉。君實飾詞以對。謂女忽得病沉重也。冰人既行。君實乃與夏夫人謀。如數日中。覓女不得者。則謂女已疾死。既足以堅馮氏之信。又掩其迹。計莫善於此。於是密偵女蹤跡。遠近戚友家。已徧而卒無下落。乃市空樓約冰人來。使辭馮氏焉。

冰人以告馮氏。馮夫人怒曰。彼將匿女另嫁。言女死者。僞也。爲轉告老夫婦。苟至婚期而無女。與相見於公庭耳。冰人復轉語於程君實。大窘。將實言女遁。仍懼不信。以取辱。搔首無策。而中秋近矣。馮夫人又使人來候。君實愁嘆以誦。夏夫人曰。女不肖。皆汝約束不嚴過也。夏夫人思久之。曰。女實無劣跡。且又經年不見。男子雖私奔。將何往乎。惟幼時與成皋姚生共筆硯。情最昵。而兩小無猜。亦何遽關防。至是君實躍然起曰。吾亦憶之矣。吾儕其走成皋。覓姚生女而在也。則可以情哀馮氏女。而不在亦暫避地客居數月。亦佳。乃束裝行。竟詣成皋姚氏。

姚生名甄士爲君實入室弟子。姚翁又君實老友也。今突見君實夫婦偕來。不知所以。然舊雨重逢。款洽臻至。君實詢甄士何往。姚翁曰。往歲從戎遼左。今已奏捷。不日衣錦歸省。余夫婦喜其成名。且兩望抱孫。已爲論婚於譚氏。業函告甄士。將以月圓之夕成婚。何幸。老友夫婦適來。請留而觀禮焉。君實失望。顧既至此。則且小住。以避馮氏之責難。

奇文奇事

一日君實方與姚翁共話。場圃間突有衙役數人蜂然來出。令尹名刺促姚翁夫婦官裏去。並新親譚家夫婦。程君實夫婦亦俱列名柬中。羣大怪詫。詢衙役亦不知其故。但以令尹命敦促再三。遂偕至成皋縣署。令尹方高坐堂皇。左旁有中年命婦攜一女郎肅然立者。則馮夫人與霞貞也。君實夫婦乃駭絕。

初馮夫人既爲海巖聘得霞貞。喜甚。急飛書報馮翁京師。且速其返里爲兒子主婚。置備一切。務極華美。海巖雖與霞貞爲中表。平居鄉城阻隔。又侍父旅京數年。竟未有一面之識。但聞母氏譽霞貞不容口。則亦竊喜。既而馮翁書來。方值京察。可以外任。不果歸。囑馮夫人專其事故。馮夫人搢搢迎娶事。益亟亟。七夕既遣冰人。賁聘禮赴程氏。勞苦稍稍紓。忽老蒼頭來白。有鄉間少女求見。命入內。則文定之新媳霞貞是也。大怪之。海巖時在旁見霞貞。突如其來。眉目間若不勝幽怨。知必有異。乃兩避去。霞貞乃前跪曰。兒冒不韙。以至於此。惟姨氏有以救之。馮夫人力挽之。起曰。汝今爲我家人。有何急事。余無不爲汝勾當者。趣言之矣。霞貞固不肯起。曰。兒之所以乞救於姨氏者。卽不能爲姨家人。而終爲姨氏姪女也。馮夫人驚而立起曰。汝言誤耶。抑余老而耳聾耶。斯言胡爲乎來。且汝父母……霞貞疾曰。此非兒父母意也。乞姨氏稍安聽兒盡言。兒幼與成皋姚生同學。性情投合。彼欲圖寸。

語可矣
妙天下矣

女信爲奇
女乃馮夫
人與海巖
亦非常人
也而恰使
相值天其
有意造成
此奇事矣

海巖此舉
亦快亦情

此段補叙
不可少

進而後求婚於吾父母之前故從戎去今雖未返然兒已心許之矣義不可再婚且姨氏愛兒故爲海哥求婚愛海哥故欲以兒配之也今兒心誠不能累海哥勉強而行之殊非異日閨房之福乞姨氏思之馮夫人沉吟不語艷然有賤視意霞貞捋袖至腕以守宮砂示馮夫人曰姨氏得毋疑兒有苟且行乎兒已乞得守宮砂以自明非強顏無恥者馮夫人顏色少和乃曳霞貞起曰此事殊未易處而海巖趨而來曰霞妹所言余盡聞之矣人各有志不敢相強乞大人許之馮夫人喟然曰汝卽不爲此言余亦心許之矣所慮者此次婚事已聲聞於外將何以中止之又將何辭以告汝姨父母而毀之也海巖曰兒思霞妹既來此時決無歸理且大人既許毀此約而不爲成彼志亦非事之善者兒將往探姚氏之意而委曲以成全之大人則留霞妹居此以秘其事馮夫人曰肆汝所爲今余母霞貞而汝兄之可矣霞貞起謝海巖乃詳詢姚生名字里居而退馮夫人細詢霞貞當日契合狀霞貞不得已乃爲馮夫人略述之

霞貞初從父讀書姚生甄士卽已列門牆纔可十二三齡於諸弟子中年最長每日課畢輒與霞貞戲諸弟子靳之皆謂二人爲夫婦也均腴然不以爲侮稍長以文字相切劘益相得彼此皆有心而未敢言甄士試學官不利乃投筆從軍去君實頗惜之獨霞貞知其爲己蓋君實嘗言吾擇婿必待其有所成就而後字以女故也霞貞既聞父母受馮氏聘自念與素願違將遁去覓其師又不忍離父母志志不決而老尼適又飛錫來乃往求計老尼命其入城爲注守宮砂於臂翌日遂遣來見姨氏云

海巖既仗義欲爲甄士霞貞肺合其事乃走成泉探姚翁意自承爲程翁所遣言將以舊時桃李締今日絲蘿詎

熱心人往
往有此窘
境

如此解決
情理兼盡

姚翁謂甄士出寨未返。此間已爲論婚於譚姓。有成言。不可以貳。海巖大窘。歸以告母。一籌莫展。既不敢以實告。霞貞又無策以回姚翁之意。更不敢宣此事於程氏。方極不可奈何。而中牟令羅鶴羣適有量移成皋之事。鶴羣。唐人也。與馮翁爲同年。其妻舊家女。與馮夫人亦素識。瓜期受代。調署成皋。海巖奇計忽生。乃徯馮夫人往。托羅夫人轉致鶴羣。乞於蒞任後。爲設法斡旋之。

羅既抵成皋。而甄士以軍功授甯古塔遊擊。於里來謁縣主。羅款之密室。具以霞斷畢告之。甄士泣然曰。父母論婚。實非所願。現將以終身不娶誓諸父母之前。使君果能補此情天缺陷。感且不朽。羅乃止。甄士不使甯家飛書。召海巖至。密議調處之方。計定。乃召程翁。姚翁。譚翁夫婦於一堂而解決之。

馮夫人侃侃述吾心處置此事之原委。竟請以霞貞配甄士。程翁姚翁均無辭。而譚翁大憤。以謂吾女何罪。而見遺棄。是使吾女蒙不潔之名也。斷斷不已。羅乃揖而謂之曰。彼馮氏子。海巖少年科第。亦殊不惡。以配若女。若何。譚妻見海巖美秀而文。尤勝甄士。不待譚翁發言。遽承諾。一時歡聲雷動。是日也。甄士與海巖可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霞貞既偶甄士。伉儷間極倡隨之樂。假期屆滿。將赴任。以父母安土重遷。不欲涉遠就養。遂留霞貞侍舅姑。匹馬防邊去。

早乾水溢。之不時。曠土遊民。又彌望皆是。盜賊如毛。匪警乃作。甄士東西堵剿。疲於奔命。主帥惡其骨瘦。戰小不利。竟落職。以歸。春風秋月。看劍行盃。閑房之樂。自謂南面王不易矣。

有清嘉慶
中而匪之
爲害已甚
如此可勝
歎哉

此工夫已
到家矣

成。單。古。稱。歸。邑。其。叔。段。所。請。之。制。卽。其。地。也。今。爲。通。陝。西。要。道。黑。石。關。一。帶。素。爲。匪。徒。出。沒。之。區。鄰。省。既。不。靖。土。匪。亦。乘。機。起。劫。掠。時。有。所。聞。居。民。恐。乃。謀。所。以。防。衛。者。而。舉。辦。民。團。守。望。相。助。甄。士。家。七。里。寨。寨。爲。全。境。最。繁。庶。處。盜。匪。所。最。耽。之。者。也。寨。民。舉。甄。士。練。民。團。日。夜。巡。緝。盜。不。敢。犯。者。三。閱。月。既。而。謠。諑。稍。息。防。亦。漸。弛。悍。匪。陸。三。子。驟。率。大。股。賊。來。薄。寨。猝。不。及。禦。堡。爲。所。毀。甄。士。持。械。巷。戰。衆。寡。不。敵。被。擄。去。霞。臯。聞。之。拔。劍。驟。馬。不。介。而。弛。追。及。賊。衝。入。陣。中。斬。馘。無。算。卒。奪。甄。士。而。還。而。用。力。過。度。中。道。嘔。血。遂。歿。甄。士。痛。哭。卽。日。病。狂。披。髮。入。山。去。不。知。所。終。

評者曰霞貞不獨勇能衛閭里其智亦不可及閱者毋徒樂道其結婚之軼事也

黑蝴蝶

朱劍山

朱。生。爲。人。豪。爽。擅。技。擊。年。十。七。八。卽。能。揮。七。十。斤。之。鐵。鎚。後。得。少。林。名。教。師。羅。姓。傳。又。精。內。壯。術。肄。業。上。海。某。商。校。時。絕。不。與。人。爭。閒。氣。卽。或。故。意。相。侮。亦。置。不。與。辯。旁。觀。之。不。平。者。嘗。謂。曰。以。君。之。力。足。以。制。人。而。反。爲。人。制。不。亦。異。乎。則。曰。全。校。二。百。人。盡。是。同。學。兄。弟。實。不。忍。較。與。且。我。一。動。手。勢。必。傷。人。不。將。又。遭。師。長。斥。責。乎。以。故。同。學。咸。服。其。量。某。年。秋。離。校。赴。潮。省。親。既。而。遊。廣。州。惡。其。塵。囂。惟。見。北。門。外。之。山。嶺。林。簞。深。密。蒼。翠。可。愛。間。或。望。見。竹。籬。茅。舍。於。是。遊。興。勃。發。徒。步。以。往。沿。山。麓。行。二。三。里。不。見。人。影。四。顧。荒。涼。杳。無。村。落。及。登。山。始。見。山。嶺。有。崇。樓。高。閣。疑。爲。廟。宇。奮。勇。而。登。忽。有。暴。徒。二。十。餘。人。自。林。中。出。蓋。廣。州。北。關。外。之。山。嶺。大。都。係。盜。穴。以。故。行。人。絕。少。朱。生。固。不。知。也。生。既。遇。盜。卽。徒。手。與。鬥。盜。之。仆。者。幾。半。終。以。寡。不。敵。衆。被。擒。挾。以。見。黑。面。漢。子。蓋。卽。盜。魁。也。詢。以。爲。何。

直截了當

此所謂黑
龍也

人作偵探則曰某實江南人爲省親來喜此山之深幽乃徒步遊此偵探何爲哉魁曰汝果何恃而來此生曰恃有技耳盜夥亦力言頗有勇力欲殺之而甘心魁令兩夥與之角皆爲所仆魁點首即禁山坳小屋中而令兩夥監視之及夜半盜夥鼾聲大作生即越屋逃半月後復爲盜擄魁數其私逃罪數畢即縛柱上作行刑狀顧不卽行生至此自謂無生還望惟閉目待死耳夜半後啓目睜視但見月光滿天四無人跡既見半空一片白光飛向面前細視之則一少女頭上罩白綾包頭額上紫一黑色蝴蝶結身穿白縐小襖腰間繫一淡紅色巾下穿白綾褲足踏黑色小蠻靴背負雙劍見生細縛狀卽拔劍斷其縛負之以逃生曰我與姐素不相識救我何爲苟相迫者不將累姐乎女曰家君愛汝才故妾來釋汝須知妾實無害於君及行近廣州商埠卽欲舍去生不忍與別乃緊握其手不肯釋女按劍曰汝將無禮於妾耶勿謂劍鋒不利生曰豈敢某實佩姐之高義耳女曰既如此但牢記勿忘可耳豈欲詢名姓作嫁娶耶言畢卽笑去終不以姓名相告也

評者曰朱生莽男子也一再被捕不爲懼已可算得奇人而被黑蝴蝶則尤奇既救朱生於危急之中又送彼於千里之外終不自道姓名且以正色對朱生不僅恃武藝稱俠者誰謂江湖上無異人哉

異新娘

朱劍山

蔣思忠羅店人生有神力習拳棒善輕身法年十六七擔大連餅十片疾行者無事者人以是奇之某日其家人經布打樁場上忘攜槌令思忠返取思忠曰焉用槌爲拳亦足矣家人嗤之思忠如其言以行打樁畢毫不痛楚家人亦咋舌某年新歲中與甲乙二友人醉歸遇一小河闊約丈許思忠曰我挾汝等二人超越之何如友人曰

禍根種下了

幸有此一

醉後毋大言思忠曰大丈夫能言即能行請一試即手挾二人超越之甲乙二人大懼思欲掙脫之而身已過河矣是年秋一輕年道人來伏地募化家人應以百錢不受思忠陰蹴之其後適有小河道人即墜入既起乃語思忠曰領教矣再會再會思忠不以為意及冠其父為之聘嘉定沈氏女某年秋月父為之成婚正笙歌並奏時不知冤家已到大禍將臨來者何人即前墮河之道人及蔣氏門問鄰人曰此處是否某家鄰人曰然是否送禮道人曰非送禮來送命耳快請新人出鄰人入報思忠父大駭不令其子出道人請益堅鄰人又入報思忠父乃急問思忠曰汝與道人何仇而必欲一見耶思忠忽念及三年前事即以實告父作色曰汝真不自量哉今奈何思忠曰何足畏哉惟有一死耳乃辭父母入新房告新娘以故新娘若無事者力挽之起且曰此反堂間事耳道人何足畏哉噫畏哉新娘何以敢出此狂言耶蓋沈氏之父亦名教師也沈氏曾受父教各種武藝俱甚精通並習內家拳法較思忠技尤高因相去遠蔣家不知也沈氏乃為夫束護心鏡於胸前已則足穿鐵頭鐵跟之鞋隨夫後以出至門外道人向思忠一指曰久違矣揖時寒風凜然沈氏方知道人善內功急以手挽夫於旁夫被挽幾墮乘道人向思忠作揖時沈氏猛進一足踢中心窩道人仰跌於地面色頓變沈氏言之曰狗道人敢行凶乎道人自知受傷默然不作一語急起程歸及家而死沈氏見道人走後攜夫入室解胸前鏡已成碎粉矣蓋受道人之一指而然也沈氏知夫已受傷使服藥後吐黑血若干始得無恙自是思忠絕口不談拳術云

評者曰道人持強募化情雖可惡然無大罪思忠蹴之入河大屬冒昧後得沈氏獲持亦云幸矣經此一挫遂爾絕口不談拳術殆亦沈氏之力歟

無名之女刺客

孤鶴

女有嘯室之憂

嫂有婆母之憂

論理精確

國中此女于國安得亡國賊又安得逞

一女郎忽太息曰嗟乎吾輩將爲無國之人矣試思曩年革命吾同胞擲千萬人之頭顱所換得者共和耳而代表共和精神者則國會耳今國會果安在者國本已頽不亡何待傷哉傷哉此女郎容顏絕美聲尤清脆動聽時乃負手金闥仰屋興歎

其嫂方纔聞言趨出問曰妹何出斯言詎亦哀時所致耶女憤然曰嫂胡蔑我至此儂雖無似猶有天良祖國存亡何忍忽置嫂蠶蟄曰不愜置者又奈何女曰吾將犧牲生命爲國復仇倘能殺賊雖死賢於生矣嫂搖首曰妹一女流能敵幾人即令得手不過誅一人耳胡濟於事女大笑曰嫂真憤憤須知若輩百無所畏但畏死耳吾死其一餘或稍歛其賣國之鋒即使不然吾能手刃公仇靈魂亦可甯謐吾人惟事事瞻前顧後不肯冒險乃致百無一成果能勘破此關天下事固無不可爲者且逆渠亦正有限使同胞能於千萬人中犧牲其一已足殲之而有餘語未已嫂即躍起曰佳哉女郎汝年正富竟願拋棄幸福爲國犧牲吾一孀婦尙何不可死者自今以往吾亦惟力是視苟能得當百死所不敢辭今別矣吾妹好自爲之勿以我爲念也言訖各懷叱首分道而去兩星期後忽喧傳某某兩逆首均爲女刺客所殺此二刺客即彼無名之姑嫂是

評者曰國賊之敢於爲惡也必有無數逢惡之徒爲之吮癰舐痔焉爲之掇尾捧臂焉而後國賊之勢饒乃張國賊之手段愈辣而國民乃無死所矣苟能手刃一國賊當世固可少一作惡之人不得已而求其次苟能手刃一賊賊之黨羽當世亦可以少一逢惡之人也黨羽既盡即國賊亦莫能單獨以爲惡無名之女刺客乎吾國民所

當馨香禱祝而奉爲師資者矣。

馬德夏梨

逸虎

馬德復梨者巴黎著名之女優也。擅東方舞善取裨官家言。或神怪故事演諸舞臺之上。凡登場獻技法人必空巷來觀。座爲之滿。旣而名播全歐。夏梨荷蘭籍。原名馬格禮。馬德夏梨其綽號耳。譯言晨目。蓋爪哇人用以名其愛物者也。當一九〇六年聯軍正取攻勢而新發明之戰車隊亦於此而初試其鋒。夫此利器之發明。聯軍嚴守秘密。舉凡製造轉運各手續無不諱莫如深。惟英法兩國人士未嘗無知其事者。蓋駕御此輩人物須訓練數月。始克成軍。其事一揚。遂間接而入於夏梨之耳。蓋夏梨素廣交遊。且往來多顯者。前年冬季巴黎燃料大缺。而夏梨室中存煤甚富。卽此可知個儂勢力之偉。當戰車出世之日。正德皇太子挾其克虜伯之巨砲以進攻。凡爾登之時。兩軍勝負之機正於此而決。時夏梨已聞英國製備此車。運赴前敵。將取道何港。亦一一詳探無遺。乃束裝返國。荷蘭夏梨原生於羅打店附近之某鄉。未離襁褓卽赴爪哇。據個儂自言。謂羅敷固有夫者。婿名麥其烈。荷國軍官也。願女郎生性素愛風流。彼赴赴者流。大都不解溫柔風味。因此遂下堂求去。惟所餘薄產尙未分清。故此行歸國卽以清理家產爲辭。因向當道謀得護照及安行證券。准由英赴荷。後據英法偵探言。謂夏梨抵英後卽潛赴某城。城蓋戰車製造廠所在也。第夏梨此行實無甚所得。蓋以廠內防備甚周。外人固未許越雷池一步。而廠中人役於六月期內又不許外出。往來函札亦嚴受檢查。無何夏梨乃由英赴荷。返羅打店。英探復躡其後。查彼所云清理家產事皆子虛烏有之譚。而甲必敦麥其烈氏乃著名之親總。派中人也。未幾夏梨復現身于

戒嚴之際
而許一自
優往來自
由雖法人
之昏妄亦
有以致力
也

不有宋軻
之難乎
免於今之
僥倖

巴黎常挾一英國軍官出入於巴黎旅館及墨森酒肆之間軍官領襟上綴一銅質盤龍徽章而個儼領襟亦綴其一其龍且以翡翠爲睛紅寶爲舌數月後英國軍官綴盤龍徽章者來法日衆乃知此項徽章實爲戰車隊中人員之標記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時英法聯軍正籌備以戰車隊進攻松末夏梨忽於某日躬赴警署領取安行證券云有法國某港之行詢其理由則謂其未婚夫英軍官某被創甚劇養傷港中醫院頃以函來囑往一會倘復原無望或須於病榻之前舉行婚禮云云言際頻以巾拭淚若不勝其淒楚也者警署中人咸爲之動容即以券授之詎夏梨赴港之日而英國戰車隊亦同時抵法車長三十五尺廣十二尺高九尺厥狀類龜式笨而體重不能運以火車僅以自身之汽力而行行際隆隆作巨響所經之處村民驚爲異物咸欲先睹爲快惟當局者恐爲敵探所偵嚴爲戒備車隊皆晝伏夜行且以油布牢覆其上夫若輩過事張皇似難免蛇影盃弓之誚蓋自戰事發生之後村民行動大都不能自由使非夏梨之貌可動人恐亦難獲此一紙安行之證券矣夏梨抵某港後逗遛約一星期每夕輒託言散步私自出行六月一號始命駕巴黎復向西署索護照赴西班牙謂往聖西巴斯敦觀賽馬之盛會時西德兩國常以無線電通消息其機關設於馬德列及尼安二城而瑞士一城又爲德探出沒之所據英探所查謂夏梨蒞賽馬場後卽有一人來晤其人爲誰蓋法政府素視爲有德探之嫌疑某氏也嗣後二人過從益繁而夏梨賽馬所負之款又出於是公之私囊迨賽馬告終女亦旋法寓於蒲蘆場內堂前燕子旣已歸來而一般顛倒石榴裙下之貴人因復紛至班臺甘爲奴隸時松末境內之英法聯軍已大佔優勢據赫格將軍之戰報卽謂軍車初次試鋒奏功甚偉深溝高壘如履平原輕砲快槍毋傷毫末卽防禦戰壕之曰

砲莫能阻其進行。惟追逐之下。其中數輛。忽失其效用。停步不前。審厥原因。知爲一種新發明之砲彈。所中砲徑約三生的。密達又十分之七。彈式甚新。似爲特製以破戰車者。乃知戰車之秘密。已爲人漏洩。於德軍旋又獲得德砲多尊。不同凡製。復據所虜之德國將校所言。謂數星期前。彼輩已接得戰車圖樣多種。幸能先事預防。庶不致一敗塗地。英法兩軍當局。因此下令捕夏梨入獄。以軍法裁判。情真罪確。遂宣布死刑。病骸曰。夏梨雖死。以一女子而能通軍事之消息。力亦偉矣。雖然。未始非法人之自誤也。

割鼻女

孫逃虛

齊魯間民多崛強。有以細故而鳩千餘人械鬥者。甚多也。某縣吳朱二姓。固不睦。後因事起鬥。終而請決於邑宰。宰得吳姓金遂。不直朱姓。置數人於獄中。朱姓中有武孝廉名千里者。多力善射。以武勇聞於鄉里。一日孝廉醉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陵貧弱者耳。彼吳姓恃其資。誣執吾儕。數人置之獄。若誠丈夫。不能爲吾姓一奮臂耶。孝廉曰。諾。卽赴城隍廟。入宰私宅。宰家固多衛。聞聲咸集。擠之於門。孝廉手無寸鐵。且拒且走。負重傷。過溪橋。投水中。及衆奴下逐。已過溪入深林中。聞機聲叩門。內問誰。何孝廉以被賊負創對門啓。則一十五六歲閨娃見客。血被面。入白其母姥。出詢之。孝廉以爲衆復仇。對姥曰。君亦太自負。君子當斂才以濟時。豈可徒與虎狼爭。且受創於深夜。設爲所害。殊不值此血氣之勇。固不如容之以度量也。吳敬謝。教長跪求女配。長子姥諾。擇日成婚。婚日客散。將寢。吳姓大至。孝廉拔劍將出。媳止之。滅燭閉戶。以待吳姓。舉火燔其外戶。其魁以火入。見新婦。美欲奪之。婦出匕首。左右揮如風雨。吳姓俱披靡。皆去。其鼻準矣。明日競傳邑宰被刺亦亡。其準獄吏知。

自是朱姓
人更不知
焉與矣

朱姓所爲釋所執諸人而爲宰治喪謂羅急疾死姥女蓋皆劍決耳
評者曰彼女子仗劍行俠不取人首而專割人鼻亦云奇矣然而若輩宵小之頸血不足以污女子之劍故女子
割鼻以代之也

三十六女俠客 第二集

譙北楊塵因批評

古董姜俠魂編輯

胡俠女

豁公

嗚呼人生不可不為盜也。若有是盜，而妙處無之，今日哀之，哀者多效之也。

戲得好

讀吾書者有曾至海州者乎。當知十數年前大伊山坂浦之間有女盜葉老姑者矣。姑年三十許，身矮而胖，面黑有光，貌類無鹽嫗母，而膂力奇偉，能於校場箭道中獨禦奔馬如阻犬羊，以故羣盜如毛，僉遵老姑號令，無敢抗。初老姑本農家女，父母俱染疫死，老姑窮無所依，淪為乞丐，托鉢於大伊山，誤入盜窟，盜魁楊八綽號兩頭蛇者，至獍獍生平殺人如割雞數十年，未嘗遇敵時，適喪耦，遂以老姑為妻。願老姑才十六歲，楊八年已望五，老夫少妻，安有溶冶之希望。特老姑懾於盜威，心雖弗甘，亦毋敢形諸辭色耳。讀者須知楊八之為魁，初非倖致，實緣負有絕技，彼能於平地躍登屋脊，忽上忽下，疾如飛鳥，又能於數十步外飛鏢殺人，百不失一，自餘諸事，稱之老姑。雖厭其老醜，願亦服其能，閨房靜好之時，輒向詢秘訣。楊八一一教之，未數年，楊八之所能者，老姑盡能之，而楊八耄老，勇力漸消，老姑則如春草萌芽，方興未艾，兩兩相較，八固不免自慚形穢矣。忽一夕，以事相口角，老姑痛掌其頰，拍拍之聲聞於外。楊八恨甚，疾抽壁上刀，欲殺老姑，以洩忿。老姑騰足蹴其腕，刀立墜。老姑驟拾之，順手一揮，楊八之身首異處矣。是時羣盜多未寢，聞聲蜂擁至，有鄭龍者，勇力冠儕輩，八倚之如左右臂。時乃攘臂而前，厲聲叱問曰：淫婦無狀，乃敢殺吾師耶？老姑怒應曰：然言時忽蹲於地，握龍足兩臂，一張龍身已中分為二。羣

突如其來
妙不可測

盜見狀皆失色伏地不敢起。老姑大笑曰：鼠輩胆小如許，何必爾姑起去。今後勿違予號令可矣。羣盜諾而退，無敢更議其非。於是老姑爲渠魁羣盜胥聽其驅策。大伊山坂浦一帶殺人越貨之事，日有所聞。州牧王某患之，聞前惠澤司巡檢（海州屬）陳某之子桓與老姑有染，擬藉其力以誅之，使人示意於桓，許以重賞，命乘間刺殺老姑。陳桓謬應之以告老姑。老姑怒，故令黨徒劫巨室，以重州牧罪。王心恨極，然無如何，因出八千金賞格，購葉陳頭卒無應之者。某日之夕，雨雪紛飛，突有一貌美如花之少女，乘肩輿詣衙求謁。閤人詢姓氏，女應曰：胡問與官何處？曰：姻婭耳。閤人入白牧，牧曰：無之。閤人出詢女，女嫣然曰：戚晚久不見，偶爾忘却。亦意中事，雖然晤面自知毋須問也。閤人復入告牧，固世家多戚晚，一時苦難盡憶。念女子以肩輿來諒，非打秋風者，遂慨然曰：入之。閤人肅女入，女見王遽呼姻伯。王聞愕然，審視殊非素識，顧又不便窮詰，遂用尋常酬應語，勉與周旋。女心知其窘，低聲謂曰：實相告，我固非公姻婭，所以來者，欲爲公擒彼盜耳。牧聞失笑曰：滑稽哉。女郎豈將以刺繡之針，殊劇盜耶？女郎色然曰：公胡藐我至此？須知吾殺一盜，直如探囊取物，果不信者，吾請小試其技。言已，趨前數武，以足觸塔石，立成一穴，大小略如其蓮瓣。州牧駭失聲，長揖而謝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以尋常見女子，目君可謂賢矣。女郎笑慰曰：公幸毋謙，搗吾尙有事奉商。聞盜窟絕巨，盜衆不下千人，吾擒葉老姑易也。設餘盜因而驚走，此殊不慊予心。乞公以捕役助我，俾羣獸無一漏網，是所至盼。公當知吾之爲此，初不望賞。綠葉老姑及其徒胥爲予不共載天之仇敵，故予必欲死之。曩吾父被戕於彼輩，吾懷必報之心，爰奉老母走四海，遍訪名師，練成今日好身手，欲殺老姑等久矣。徒以有老母在，誠恐寡不敵衆，萬一爲盜所殺，實傷老母之心。因託言所學未精，遲遲不發。

原來如此
不但俠而
且學也

乃者慈親棄養于身已無挂礙故願以公之靈殊此巨慝幸公許之州牧色喜曰此吾願也立命捕快等隨女郎星夜馳往甫出城瞥見一老尼手張雨蓋跨健驢迎於馬首女郎嫣然曰吾師來耶老尼漫應之遂並轡行將至女謂衆曰汝曹可分爲十隊潛伏四面幸勿作聲吾自入斬其渠汝曹見有火星上突時可急攻入有突圍出者吾與師自能殲之衆應曰諾如言行之女郎登身躍其捷如猿瞬息已渺俄見有火如球自下擲上羣知女已得手鼓噪而進刀槍並舉殺聲震天羣盜自夢中驚醒倉皇覓械刃已及身先後死於非命間有一二突出者非死於女卽死於尼全寇無一免者老尼立策其驢向東疾走女郎微睨之舉老姑首授兵曰將此回報王公賞銀八千金分賞汝曹可也言已追蹤尼後一躍而逝

評者曰胡俠女爲父報仇誠哉俠且孝也然其間余所不取者報仇斯報仇矣何必仗官府之勢力必欲去求大老爺宜乎招州牧小視蓋胡俠女自取之也葉老姑手刃楊八之後自此行歸於正亦可稱得俠女也無如其見事不明故連前後之慘戮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吾又爲葉八姑惜也

黃面姑

耐修

勝清德宗光緒初葉中國鐵路未開輪船方在議辦一般行商極盡艱險而尤以北道之行戒心彌切稍涉大意生命隨之有西郭梁某者少治武舉業屢試不第棄武就商設簪帽皮貨汾酒水烟肆於揚州東關門每歲必往北一次春則攜款北歸秋則貨載南出其人孔武有力尋常十數人蓋不在意念間也貌猙獰魁梧而心極慈善人每以開山神目之因命其名曰梁開山北道坊店微論男女老少未有不識梁開山者梁亦以此爲豪言語

勸君不必
自棄豪非
福也

也。此況
也。

此語不凡
必是奇者

人曰。山東西一帶。倘余作鑣客。解課餉。其聲譽當不在季老么下。時有官鑣季老么者。善使飛鑣。百發百中。初爲响馬殺人越貨案。層見疊出。官無奈。遂撫之用。爲鑣師。專解京餉。然老么自受撫後。幾二十年。有事則奔走風塵。無事則居家課子。從不與聞外事。而响馬亦心懾不少。犯時年已七十矣。自開山昌言後。老么亦時有所聞。究以年邁氣衰。閱歷已久。故亦坦然置之。特其子以爲斯人若存。恐奪余世及之業。始則登以相難。既且與夥伴密商。必欲去梁而後快。語云。言易買禍。而梁開山此時殊懵懵也。初梁開山行經沁陽縣界。離土城十數里。地名青泥窪者。時當季春。火繖高張。沿途熱度。等於盛夏。行人煩渴。異常。開山命輿停於樹陰之下。至一芋粥店。啜粥解渴。其地土著皆積土爲垣。披草爲屋。打餅饅二十數列。肆蓋專以供行路打肩計也。開山啜粥會鈔。方將起行。忽迤西一小戶。擁有多人。蓬首垢面。一少婦撫屍慟哭。死者蓋爲其夫。屋中惟餅爐一積柴。少許。屍臥柴上。以外無長物。觀者皆扼腕。開山詢之。據言。夫婦爲西陵村人。氏到此祇年餘。爲打餅業。初設此肆。夫婦勤勞營業。殊不弱距三四月前。夫患咳血症。停業醫治。始罄資本。既罄。當賣至前日死衣棺。無着鄰里左右。多貧戶。地方亦無慈善事業。涼屍已三日矣。語時。忽見一女子。年二十餘。面黃肌瘦。若久病者。然聞其所述。慨然曰。些須棺殮。亦尋常事。右手遽入衣袋。作搜索狀。須臾。面忽頹。更勿再語。開山目擊之。知其性慷慨。而阮囊羞澀。無以應命。乃出銀廿餘兩。呼若婦至。囑以天氣酷熱。速備棺殮。餘銀留作歸計。孤身孀婦。勿可流落在外也。婦泥首稱謝。乞問恩公姓氏。開山曰。些須之助。豈願游揚升車。不顧而去。約半里許。車忽不進。從簾外觀。但見青泥窪所見之黃面女子。扣騾與策車者曰。司略頓。余與貴客須一言。開山忙問曰。姑娘前至。有何見教。女至車側。曰。慕君高誼。敢問姓氏。彼時未

汝何以知
之必是開
顯者

想是愈快
者來也

怪極胡爲
乎來哉

敢○奉○問○知○君○不○願○揄○揚○故○追○及○此○耳○開○山○曰○小○可○姓○梁○女○曰○恕○余○囊○漬○毋○乃○北○道○所○稱○梁○開○山○者○非○耶○開○山○曰○然○
女○曰○慕○君○久○矣○幸○而○邂逅○此○路○之○間○余○頻○來○去○後○曾○自○有○期○也○語○畢○而○去○開○山○覺○其○唐○突○殊○甚○反○首○從○輿○輦○後○隙○
窺○之○見○其○行○如○飛○知○非○常○人○頗○以○不○能○詢○其○姓○氏○爲○憾○次○年○春○攜○資○赴○陝○入○同○州○界○連○遭○風○雨○車○不○按○站○行○時○日○
已○啣○山○炊○烟○四○起○山○寺○鳴○鐘○晝○已○昏○句○堪○爲○中○途○詠○也○計○去○同○州○尙○有○三○十○餘○里○瞥○見○路○側○一○廢○園○薜○蘿○爲○垣○廣○
縱○約○十○畝○許○中○藏○矮○屋○兩○進○建○設○殊○別○致○園○外○立○一○禿○漢○年○三○十○餘○睹○梁○車○至○遙○呼○曰○客○人○胡○不○按○站○行○前○去○土○
岡○多○嶮○巖○更○無○宿○處○不○若○留○此○之○爲○愈○也○赶○車○者○諸○亦○代○致○意○於○梁○於○是○停○車○卸○物○梁○入○屋○視○察○頗○較○他○坊○爲○潔○
淨○遂○擇○後○進○西○房○居○住○禿○漢○代○運○行○李○入○方○進○屋○忽○顛○其○所○負○行○李○直○撲○開○山○胸○際○開○山○雖○體○偉○力○大○然○突○如○其○
來○亦○幾○爲○之○衝○撲○當○卽○怒○呼○曰○怎○的○將○毋○醉○耶○禿○漢○致○謝○曰○客○人○恕○余○非○醉○之○故○惟○捆○載○過○重○力○不○能○勝○耳○語○時○
反○身○走○私○語○曰○若○個○本○力○亦○自○不○弱○開○山○整○鋪○檢○物○於○渠○私○言○頗○不○介○意○有○頃○一○病○者○人○店○投○宿○自○稱○吳○姓○因○往○
同○州○中○途○負○病○不○得○已○帶○病○前○行○首○蒙○敝○衣○作○畏○風○狀○言○時○聲○音○縮○瑟○再○觀○其○下○蓮○瓣○雙○鈎○知○爲○女○子○身○遂○在○開○
山○之○對○房○住○下○入○房○設○其○被○囊○出○其○旅○費○卽○閉○戶○臥○初○無○聲○息○但○其○來○時○梁○開○山○猛○聽○話○音○甚○熟○若○似○曾○眼○識○者○
然○然○客○路○之○中○婦○女○僧○道○例○爲○之○忌○開○山○自○處○房○中○亦○不○過○問○但○戒○輿○從○速○治○晚○餐○早○眠○早○起○俾○赶○路○程○是○夕○開○
山○以○坊○店○非○熟○不○敢○解○衣○取○齊○眉○棍○置○之○手○側○擁○衾○燒○燭○而○坐○但○聽○店○主○人○在○外○查○察○一○切○及○門○戶○下○鑰○聲○無○何○
岑○寂○無○譁○聲○漸○起○開○山○亦○身○倦○力○疲○朦○朧○欲○睡○恍○惚○間○似○有○人○搖○其○身○睜○目○一○觀○大○吃○一○嚇○旁○立○一○人○卽○去○歲○
青○泥○窪○地○方○所○遇○之○黃○面○女○子○也○遽○問○曰○叟○姑○娘○何○來○女○搖○手○低○語○曰○梁○君○汝○抑○知○今○日○之○危○乎○開○山○聞○言○知○有○

問你可說
假話了

異。瞠。目。相。向。莫。知。所。對。女。持。燭。向。壁。拂。拭。其。土。指。亭。亭。排。列。物。語。梁。曰。汝。試。察。之。是。爲。何。物。開。山。仔。細。觀。該。屋。爲。鐵。柱。所。造。成。外。敷。以。土。如。烏。籠。然。以。期。既。入。其。室。則。無。可。倖。免。也。開。山。曰。姑。娘。有。救。我。之。術。乎。女。曰。事。有。前。因。容。當。再。述。君。曾。有。語。欲。謀。季。老。么。之。鑣。業。耶。曰。否。否。作。自。負。語。時。或。有。之。余。於。江。南。行。商。已。久。而。何。垂。涎。於。生。命。與。共。之。生。活。亦。愚。不。至。此。也。女。嘆。曰。言。易。招。尤。自。古。如。是。但。爲。今。日。計。憑。余。能。力。尙。足。撲。殺。乃。獠。然。謀。君。之。命。者。非。老。么。乃。其。子。耳。開。山。曰。余。與。彼。往。日。無。冤。何。急。圖。乃。爾。女。曰。其。話。甚。長。事。後。奉。告。余。思。他。如。前。來。必。從。房。門。入。以。絕。汝。之。去。路。雖。然。君。此。時。胡。猶。未。關。門。耶。開。山。曰。余。因。屋。門。已。下。鍵。對。居。者。乃。一。病。女。余。亦。未。解。衣。寢。故。不。急。爲。閉。戶。計。女。曰。可。滅。燭。余。守。於。門。楣。如。君。實。力。三。合。往。來。尙。可。抵。禦。至。時。余。暗。助。可。也。語。畢。代。局。其。戶。蜷。遊。登。門。竈。橫。擔。楣。際。眉。語。開。山。令。其。速。滅。燭。開。山。承。之。攜。棍。黑。地。坐。伺。其。動。靜。自。念。北。道。之。危。抑。至。於。此。倘。非。彼。女。余。命。休。矣。默。念。該。女。登。門。作。爲。迥。非。尋。常。暗。自。嘆。服。約。一。時。許。並。無。動。靜。但。聞。輿。從。鼾。聲。儼。如。錫。木。或。高。或。抑。不。疾。不。徐。暗。念。該。女。同。是。好。心。但。恐。事。未。必。確。卽。房。用。鐵。柱。或。因。防。竊。賊。亦。未。可。知。開。山。正。疑。思。間。忽。外。間。門。鑰。索。落。一。聲。開。山。知。有。變。忙。持。棍。身。掩。門。側。屏。息。以。待。忽。一。聲。吆。喝。燈。毬。篋。籠。隨。步。履。聲。直。入。屋。內。大。呼。開。山。開。山。不。應。但。端。正。齊。眉。棍。候。其。衝。戶。既。入。先。作。當。頭。一。棒。果。然。數。聲。未。應。門。已。衝。倒。禿。漢。手。舞。朴。刀。奮。勇。先。入。開。山。棍。下。早。爲。扑。刀。撇。開。相。繼。者。一。四。十。許。大。漢。手。起。一。掌。已。將。開。山。打。倒。大。笑。曰。水。包。貨。也。觀。觀。老。子。之。鑣。業。耶。語。未。盡。大。漢。忽。叫。痛。栽。倒。開。山。一。健。步。已。至。房。外。禿。漢。舞。刀。來。追。突。來。一。鑣。直。貫。腿。際。亦。自。倒。地。女。隨。從。門。楣。直。竄。而。下。大。呼。曰。無。知。小。寇。謀。害。旅。客。可。知。言。至。此。空。中。忽。一。飛。鑣。直。撲。面。門。女。避。讓。不。及。忙。以。口。承。之。及。齒。餘。然。有。聲。女。更。張。

原來尚有
香火緣也

必是血開
者

口以原鑣打去曰非我無情師兄見恕語罷一老者蕭然白髮一躍至前忙問曰師妹何得至此女曰特來領略師兄之滋味耳老者曰余亦領略甚矣語既出手甲示之蓋其回鑣老者以手按之致折一甲也兩人相與大笑隨命從人約退舉燭火各詢端委老者遽問曰相公安往從人曰適已中鑣前房敷治去矣老者曰不聽吾言應受其譴女曰以師兄故第薄懲之絕非要害老者曰師妹何忽至此女曰余自去秋在青泥窪地方路遇梁開山說時便指老么向開山作介紹語曰此即季老先輩也開山忙與爲禮相讓坐定女續曰彼在青泥窪地方周濟一喪家知爲義士余極敬之夏初令郎築此居址暗中探訪知爲謀殺開山之阱陷初擬本欲面語師兄欲圖解釋繼聞傳語令郎執意已定雖師兄亦難轉圜又慮若洩其謀反惹疏不問親之涉因念三月間爲開山西行之進期以十餘日便裝病巡行各坊店暗爲保護今宵至此亦託病而來者也但不知師兄深夜至此其聞風而至耶抑早有與聞耶老者曰否否而妹亦知愚兄之爲人豈有與聞此事之理語時指開山曰梁鼎鼎大名本爲北道所傳播自負膂力却有謫言余亦早有所聞然彼一客商決非奪余飯碗者逆子誤會其意存剪絕去害之思前晚余方自京繳餉歸在義盛店中亦曾與開山作燕雁之邁遇余暗察行動知爲血性尚義之夫心頗敬之即歸便防逆子有不軌行爲午飯後見其出外及晚未回已知有異因是一人悄悄前來果然不出余料但既入院中燈光之下莫辨誰個因用信鑣先投否則若用真鑣非折尊齒即洞穿余掌矣語罷從鑣袋中出一鑣內質爲橡皮所置外裹鋼皮儼如真鑣女取過就燭下視察良久曰雖爲贗鼎若傷之常人亦鮮有不斃命者憶吾師嘗曰學得鑣法不傷一人便爲鑣佛信然老么曰言猶在耳人已云遙曷勝忭怛兩人坐談終夜次晨開山叩謝而

別蓋女已六十餘望而知爲廿餘歲與老么均師事太行周處士者

評者曰天下事惟有真肝膽者乃有真情真義惟有真情真義乃可行俠彼黃面姑若不於途中見梁開山行俠周恤難人必不熱心暗中保護而李老么若不於暗中窺梁爲血性尙義者亦不能與梁開山若是了場也可見天下事最易動人者惟情與義旨哉斯言

尼俠

耐 穆

目秀眉清
即是兆禍
之媒

悔其不倫
不類而倫
之類而斯
方足以爲
禍也

巖然地慶
頂珠之數
師戴未知
此大可遇
蕭河否

皖南殷家匯一經商之小埠也地多林木產榛栗四面環山中有河道可達省郡土著多炭窯治斯業者十居八九比戶皆饒裕粵髮後縉紳卜居於此者亦間有之匯之西偏有一破廟荒烟敗草久無住持傳爲古龍王廟但門樓頽圯所有石勒門額已無蹤蹟而治炭者多假殿屋編竹篋資以貯炭便轉運也宣統元年冬來一披髮客尼携一徒乞居其間里人憐允之積年餘破壁頽垣小作修葺治竹者亦以漸相讓日經其地則梵魚充耳神籤香簾香火偕來而徒亦漸長年十五日秀眉清饒有姿色里有二三宵小頗注意之青幫饒上桂有名之通字班也家居池州一日至匯其徒下約二百人僉曰老頭子至（清帮中稱師父曰老頭子）須開香堂苦無相當之地點時有以龍王廟薦者僉曰可至時陸續戾止富者綾羅貧者赤足不倫不類以次入殿中饒年約三十餘身穿玄緇分行棉袍小襟虛掩束以白緇丈巾足登快靴九嵌大頂京緞帽慢三花垂簾提畫眉龍最後而至聲勢赫然廟中僅方桌一長檯二羣徒負桌置當中檯分左右饒至箕踞於桌上十數輩字班上者分坐旁檯以下多數皆席地居莫名其故携徒於殿外觀之徒笑曰若輩小子恣肆乃爾若不稍予懲戒何以爲後老尼曰無

眼前雖然
快樂恐轉
瞬即苦惱
矣

不客氣對
不住了

饒舌任其作怪可也。其時但見饒踞桌上指手畫足呢呢不知作何語。衆皆作皈依狀約半時許。饒躍下攜籠長行。餘皆作鳥獸散。凡過小尼側者莫不作窮餓狀欲吞咽之。尼亦作忿怒報之以目而已。是日晚鐘既罷。煮芋已熟。老尼關閉廟門。與徒就廚下勾晚餐。徒抱瓦缶。師持筴方至殿階。忽轟然一聲。廟門衝倒。履聲蹣跚無數人蜂擁而入。老尼率徒立於暗處。仔細竊視。無他蓋卽日間開香堂之輩也。參差高下十數人。內一麻面者最能認之。惟踞桌講說者並不在內。衆既至。各出刀棍之屬。聲勢洶洶。直至殿內。尼與徒附耳曰。視此不可恕矣。汝可隨意治之。勿喪其命。余手重恐忿寃之下。易有傷害。徒領之。委缶於地。躡走至殿當門而立。雖然。師若弟託身此廟。素以苦修聞。渠輩至此豈圖劫耶。余不得不略述其故。初饒上桂在池郡。佔一土娼小字鶯。因頗具殊色。饒見青裙且居會首。常巡行江口。月或一歸。歸時羽黨相隨。動行橫暴。鶯因心驚胆戰。脫無從。二月間饒又出巡。會清明城隍會期。張知府有介弟名誦清者。固濁世佳公子也。是日乃與刑錢同出游玩。邂逅鶯因極深愛慕。遂跟踵焉。至其門未敢遽入。然鶯因本素操賣笑業。有客登門。烏容閉拒。爰請其母出爲招待。渠等遂岸然入。情絲一縷牽繫最深。張誦清當夕便留鶯。鶯鵲悠然同夢。鶯因詢其邦族。知爲府尊之弟。因思欲脫牢籠。非得勢力不可。初則欲從爲媵。以密其情。既將饒上桂種種凶惡求其援救。誦清年少鍾情。慨然力任回銜。後卽與兩席計議。僉曰。此事不難。一面將鶯因母女挈走他方。一面出一捉拿上桂訪單。使其不敢根究。則事可定矣。誦清遂如法治之。及上桂歸屋。已扃閉不見一人。旋有同邦者告以捕拿之信。果然不敢追尋。潛逃至匯。然上桂意中料鶯因母女因捉拿風緊。暫作他遷。至避己從人。殊非意料及到。匯羣徒假龍王廟開香堂。出廟時陡見小尼清雅端莊。帶有

此乃是見
面禮也

靈靈對語
有大丈夫
氣宜手解
曰俠尼

幾分英雋氣象較之驚因有俗雅之別心竊愛之行時一路之間贊不絕口有將尼之來歷述與上桂者上桂曰汝匪鎮人是爲良善如在池郡不沾之亦受用之也二三弟兄因是欲劫之以獻上桂天光旣暗集合帮友十數人各持刀棍直往廟中衝門入至殿尋覓一過師若弟並無蹤影疑其膽怯而匿去矣轉身出殿將往廚下搜之忽見小尼當門而立衆大喜羣擁而上小尼無懼色戟指大叱曰惡賊休得無禮喝聲未絕當前一人已大呼倒地蓋肩際已受其指傷折臂而倒其後競上但見小尼左手叉腰右手禦衆如耍戲者然手向東揮則東角披靡手向西揮則西角傾跌其餘不敢進以手中之刀棍遙擊之未中者幸而免若中其身莫不虎口震裂血淋淋下彼此相顧目瞪口呆內有識勢者呼曰風不順（帮中語）再圖報復可也羣起奪門欲遁小尼微笑曰談何容易橫臂當殿門衆於此時不惟不敢犯且不敢近其側語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尼之謂矣須臾老尼脫背龍鍾緩步入殿上衆膝門求赦老尼曰阿彌陀佛你等尋煩惱何至於此爾知此廟頽垣敗壁素以貧聞爾等不謀他處何謀此破廟須言明其故乃可從否則必不宥也言時取賊遺之木棍一合掌對搓如飛麵然紛紛下頃刻已盡衆大駭乃實告其來意語罷叩如搗蒜老尼曰爾等所崇奉之老頭子爲何人衆曰姓饒名上桂卽日間來此居中位着綢服攜烏籠者也老尼曰莫非卽池州府尊通緝在案之饒上桂耶衆曰然老尼曰寄語小子速走他方如再胡爲官法私法兩不容宥爾等亦宜改行向善我出家人慈悲爲本不與深究語罷呼小尼曰姑饒初犯放渠輩出廟可也小尼放臂入殿衆帮匪皆抱頭鼠竄去尼寄此年餘與鎮中不通慶弔廟門或數日不啓廟中亦岑寂無聲若廟門旣開則魚聲不絕矣鎮中惟有李姓之孀媳亦寄爲徒常蹤蹟其間以外無一交往者及帮

東馬無跡
去焉無跡
神乎其技
神乎其技

匪受侮之後以漸傳聞皆謂廟中師徒疑有神技踵門求教者實繁有徒尼辭曰自古鍊功之人先求道性非演技賣解之類也汝輩皆俗骨無望大成妄習其術非以害人即以喪己人何慮不兇死而習此肇禍之階抑抑何也一日李孀至老尼語曰前傳爾之八門拳術已能之乎曰已草率知其架落矣曰三十六穴書已讀之乎曰未盡也曰手已煉乎曰師請觀徒手層層作繭矣老尼曰誠哉徒也然功宜循序漸進其進銳者其退速聖經早有明訓矣大率武功基礎始於八門至於純俗自爲之變故誠爲聖道之始基化爲聖道之極境拳雖小術其功則同至於穴道之書作者之意非欲傷人務在自衛此理尤不可不知汝處所有之書吾道已盡誠心求之小則保身大則保家已盡汝之能事矣吾之南下本有重要之事尙未清了然此間不可再留吾將去也後會有期當夕留李孀食芋催令速歸李孀曰師與師兄究於何日行尼曰早則三日耳李孀既歸次日復往但見廟門緊閉敲之不應啓門入內師若徒已無蹤跡宣統三年革命起義一般亡命乘此撓擾其藉口於前清官宦出其贓銀以供軍餉而合肥李氏事當其充李孀以門族故遷徙至省而謀安寧免擲掄於橫暴然李孀上有翁姑中有叔姪下有婢僕遷徙之事坐享其成而已既入宅隣有尼庵晨鐘暮鼓耳爲之熱乃備香燭供禮與往答謝神庥禮畢四處隨喜見廚下一尼方汲水似曾相識猛憶之不覺大喜趨前急呼曰曠師兄何以至此令人想煞矣尼舉頭猛見孀亦喜出望外隨握手低囑曰余來此僞爲貧無依幸勿泄吾歷史否則又難立足矣孀曰師父何在曰往昔陀朝山期此以會遲早未可知也乃究孀居何處孀嘆曰革命事起賢者愛國否者殃民余隨翁姑避亂於省所幸輦轂下尙有秩序居此不遠卽上剎左側之第三家尼曰是卽所稱庸村寄廬者非耶孀曰然所謂庸村者

此一句話
調侃神仙
不淺妙解
人顯

余翁之外號也。尼慮久談致遭惑，乃約以飯後過李藉話別。况嬌領之，即歸語聞者曰：午後如有少尼來訪，即引入。勿令久待也。午餐纔罷，尼果至。嬌迎之曰：信人也。方將坐定，略叙寒溫，忽門外槍聲一響，黃衣革履絡繹而至。其首一軍官裝束，佩指揮刀，手握白郎林手槍，大聲曰：汝家主人在否？問之數聲，無一應者。蓋其役僕見勢皆驚，避故未有將命者也。嬌語尼曰：勢頗不善，吾翁必不出，恐彼類逞蠻野。師兄請略坐，余將應命矣。尼曰：神仙最怕一陣烟，小心可也。若有有用吾處，遽呼吾女岸然出。軍官見其婦人，又問曰：汝家姓李否？嬌曰：然。軍官曰：速令汝家主出來與余講話。嬌曰：家主出外現往軍政府矣。老爺有事不妨請坐，稍待。軍官曰：渠往軍政府何事？嬌曰：軍事商確，尋相往來，因與都督舊交耳。軍官聞言，頗形懼色。當對衆兵曰：彼既不在，再期會晤是也。興辭而出。嬌笑謂尼曰：寥寥數語，已爲余嚇去。移時忽索索囊囊，黃衣客復又遄返。蓋彼等走至門房，尋得老門公手鎗，相待偈述。究竟以致去而復返，而此來時迥非昔狀。軍官入屋，即坐下。手鎗置於膝旁，大罵曰：涼血動物，余等爲國事宵旰勤勞，彼獨寬閒。若此匿不見面，弟兄們帶我搜查彼家贓銀不少，搜出悉數充公。時有數黃衣客將入內，聞嬌與尼計曰：可若何？尼曰：余見衆輩所負毛瑟保險機，未停知其有鎗無彈。所慮者渠膝側之手鎗耳。嬌曰：余試奪之。設危將呼汝救。嬌遂從容從房中出，至軍官前，檢衽曰：老爺勿怒，請囑手下勿造次。意將若何？請求命下語時，乘不留意，已將軍官之手鎗入於其手。軍官曰：汝取此何意？嬌曰：余不識此爲何物，欲一開眼界耳。語畢，直指軍官作開放狀。軍官大駭，急狂奔。旁有一兵，遽上握其女手，衆兵隨上，將奪之。嬌手格足挑，雖傷數個，但兵數衆，多以漸不支。高呼：師兄快來！少尼應聲而至，先從女手得其鎗。軍官亦來搶奪。尼手一揮，渠已栽倒，舉足踏其背。衆兵

噫吾讀至此
吾誠爲死
軍人歟

突然而來
必是奇者

向前以手微拂。悉東倒西臥。衆見不敵。一闕而散。此時軍官背承其足。如泰山壓身。移動不得。初時猶想掙脫。繼則但求饒命。尼叱曰。余見汝輩軍服。並無肩章。何部何營。從實招出。否則將爲足下鬼矣。軍官曰。師父饒恕余等。皆未入伍。有前充保甲兵者。藏得舊鎗軍械。藉此常入大家。希圖索詐。此間聞與合肥同族家。必富厚。故覬覦之。以後洗心革面。不敢妄爲。還求師父慈悲。語畢。頭叩地。磚礮礮作響。有頃。尼謂婦曰。其釋之乎。已曰。以後小心。慎勿再犯。今日便宜爾矣。尼脚邊起釋之。而去。婦大喜。往後報知翁姑。既出。尼已遁。尋至巷中。云出而未返。訪求數日。而杳不知所之。

評者曰。此篇之起筆落筆。皆妙無端而來。無端而去。無端而現。無端而隱。斯誠大俠者也。烏有以尼目哉。然而讀之後段。誠爲吾國軍人一大笑。幸非真正軍人。然已陷軍人之名譽不淺矣。

賣解女

耐 穆

清季川中之革命也。屠趙督。殺端使。其下印委諸職。殘殺者不知凡幾。在軍政府未成立之先。劫略之慘。甲於他省。候補道徐某。制府之軍幕也。其宅眷居城之西偏家。正一妻兩妾。與僕役約十數人。徐十時赴署。薄暮即歸。日。以爲常。是日軍事旁午。徐以職務所在。不敢遽離。及暮而會攻督署。義兵早已星羅棋布。待時舉發。他幕與民黨通聲氣者。已知機而作逃走。殆盡。惟徐以趙之心腹。兼處機要。致風聲閉塞。絕無所聞。及槍聲作。革命軍蜂擁。既入。徐方驚覺。環顧左右。不見一人。駭絕。避不及。避逃不敢。逃繞屋徬徨。無以爲計。忽簷前如鳥墮。然撲刺一聲。一少女。穿簾入。啓曰。大人不走。更待何時。徐視之。乃家婢春雲也。徐愕然曰。爾何得至此。婢曰。此非瑣屑。時速走。爲

總後春

平時何
得毛上
一頭耶

是徐曰此地匿藏尚可萬一出則恐無生路耳婢曰無妨語時身遽下以背承之曰大人無恐試閉目伏余背可乘以出帳轉間革軍已搜索至室外革履刀環聲響龐亂徐無奈從之須臾身起踏牆竄屋電掣風馳頃至家時室中土匪無算傾箱倒篋大肆搜括妻被縛置屋側兩妾與婢僕不知匿於何所春雲從簷際窺察得實乃轉身赴廚後積柴間卸徐反首察之已昏不知人事忙向廚下取粥飲灌之稍蘇戒曰勿出賊已入室矣遽奔出至廳事適有數匪從壁後搜二妾出握索方處理婢驟至手起踣一匪次進又踣之羣匪大譁刀棍併進婢從匪手奪棍一以禦衆侮格鬥約五分鐘臂折臥地者已十數輩匪知不敵相攜輜重欲圖遁婢叱曰狗賊將何往健步至儀門以扇其戶返身喝曰乘亂劫掠理無生放進執一匪如握雛雞衆大駭屈伏求饒婢曰誰令汝等來犯衆曰非有指使我輩皆貧民因欲避兵苦無資斧故相約前來有潛然淚下者婢曰汝今日當亦知劫掠事之不易與曰知之矣但乞饒初犯婢沈吟良久曰姑恕汝惟傷者須自負去衆唯唯各負傷者去於是婢扃戶解主婦縛從柴間迎徐出計查僕從健者皆免脫所存者惟白髮司閤台數女僕而已徐謝女曰汝來時雖知汝有拳術爲不料汝有此神勇也雖然革軍入城四處皆亂宜速作遷避計否則其能安乎婢曰勿憂府中人口什物聚則易安散則難保一應艱鉅婢許身任前聞湘中消息革軍之亂與尋常不同一至事定便謀秩序必無久亂者也且夜已深矣其將安往徐然之於是率各婢負器抵塞門戶共與坐守天甫明婢躍出有頃旋返曰事已定矣現已設有軍政府出示安民光復之旗觸目皆是惟聞趙帥及端欽差皆遇害現時巡警站崗民兵巡哨到處安然可無事矣徐聞言嗟嘆良久安居旬餘乃作歸計初徐以知縣候補於湖北也歷署要缺以幹吏稱丁未秋審徐奉臬

因受此恩
故有此報
也

有如此技
能故有如
此作爲也

委巡視縣獄至天水見一女囚拘繫已三載矣詢之自陳爲曹氏嫁夫靳義祇一女現寄養於外家夫婦知拳術
嘗走江湖以賣解爲生計乙巳秋回天水里有陳氏者新婦也饒有姿色爲土豪金紳所聞欲娶之遣媒議婚陳
氏誓不再醮逾數日陳出汲水爲炊金集豪奴十數搶之以去藏諸密室初以善勸既且強逼陳翁姑往探敲脛
逐走無何陳乘間自縊金更賄賂衙門狀凡十數上皆不受然路人皆知其冤獨無如金何也靳義聞之謀諸婦
婦曰他人人事何與汝靳忿然曰如爾言世無義士矣是夕酒後懷利刃出竟夜不歸次晨傳聞金家有賊入內刺
殺家主及豪奴一十四口聞於官緝訪甚嚴然靳義勇敢之名問於鄉久不見迹遂疑之逮婦鞠問婦暗計余卽
承供繫獄耳不致抵也此身雖羈旣免刑拷且緩索夫之急得遠颺焉計定乃實陳因是繫獄數年而正兇未獲
案是久懸及徐下縣省囚詢得其實義之回省代語上峯會恩赦果邀免迄徐從趙帥赴川幕之際部署既定將
起行焉忽一婦人攜幼女踵門求見自稱靳姓閨者詢以何事靳答曰毋根究請報主人可也須臾傳入徐愕然
問所從來靳曰大人猶憶天水之犯婦乎因自陳述恩赦情由徐恍然悟乃告曰是汝之義天將救之非與余事
也雖然爾來求見何意耶靳曰聞大人有川中之行特攜少女來前隨侍保護以報厚恩徐聞言疑薦爲賸睹女
太穉乃辭曰若女髣髴宜謀婚配我非當塗子也靳曰否否小女年齡甚幼非所妄冀衾裯但求婢之以承驅使
庶報大恩於萬一爾徐曰否余方遠出慮爲騶從累豈宜更益其數耶靳曰彼絕不有所見累且稍知拳術足供
捍衛語旣囑女曰汝略展其技以示大人可乎女曰諾乃擣衣捲袖下階走拳數路時階下有石椿半限於土十
數人所不能動搖者女拳畢忽至前拔而舉之迎風旋舞如耍玩具舞畢椿歸原處面不改色靳曰視此可以充

捍衛應驅使乎徐領之遽入後謀諸妻妻曰來意誠留之亦可入川之路雖無疑懼語云事有備者無患且其情懇未使過拂其意耳速入見母若女頗傾心焉乃留之命名曰春雲何期以中革命獲此良果殊非尋常所可思擬者矣及事平返里舟次湖北是夕也月明星稀徐與妻妾坐艙中閒話舊事彼此唏吁忽榜人報有一婦人求見既入斬婦也叩安既畢便述川事徐與妻妾均盛稱春雲之救難婦笑曰些須之報何足掛齒惟國鼎已革渠父已歸求將小女賜回一親其面語時春雲依乃母肘下徐與妻妾尙擬稍留詎斬婦與春雲曰行乎旋春雲拜倒曰小婢奉母命告別言訖身起雙足一頓已登岸婦曰渠念父切故若是也乞恕之語畢亦逕辭而去評者曰春雲固奇女也而其母斬婦亦奇人也因徐某一援手不死之恩而作千里長途之報誰謂世間有大俠男兒而無大俠女子哉

如意兒

澹 盦

如意兒趙姓燕北繩伎也父某工技擊爲北方老師家嘗設鑢局都中以飛虎小紅旗爲幟鑢車所至綠林豪客無敢犯者中年無子僅生一女卽如意兒也女幼而慧美從父學技盡得其傳體輕如燕能高躍丈許盤旋空中舞雙刀如雪片人不能近又從燕北俠女玉兒遊學小彈弓擊人百步外發無不中時光緒中葉輪船已通鑢局漸廢不復存女父以盜案株連入獄年餘比得雪資產蕩然女母亦死出獄後貧不能自存不得已乃挈女至南方漫游江浙間以賣藝自給時女正娉娉嫋嫋十三餘也某年秋嘗溯江至漢皋時鄂方伯劉公蘇人也其太夫人誕日僚屬祝嘏者羅百戲爲壽女亦在焉麻筵旣張諸技雜作次及女女父植兩竿庭中竿高六七尺中隔丈

嗚呼階級之限人甚矣

許以巨絃繫兩竿上端高張如橋女衣紅綃衣著綠褲短服窄袖儀態若仙一躍登索上往來如飛已而就索上作種種絕技變幻活潑驚心駭目見者未嘗不咋舌也獻技既畢一座歎絕太夫人召入堂中握女子端相之詫曰個妮子貌豔於花弱不勝衣乃能具此驚人技真當世奇女子也愛憐備至留署數日賞賚甚豐方伯有公子字玉山者年與女相若溫溫爾雅爲昆季冠見女尤愛之女留署數日兩情漸稔公子每見女輒相慰藉女亦芳心脈脈若不勝情公子以女名如意乃私以漢玉如意一贈之女去公子悵然若失嘗私告母欲得如意兒爲婦母笑曰痴兒癡作邪汝宦家子若娶賣解女爲婦辱煞門楣矣汝父聞之必遭呵斥勿妄言也公子畏父甚不敢言念亦遂寢後數年方伯致仕歸吳門公子入贅於浙中田氏彌月後挈婦旋蘇新婦粧奩甚豐載舟數艘紀綱雜沓行李誼赫見者靡不嘖嘖羨之舟出太湖薄暮下碇湖濱地頗荒落忽有巨舟自上流至亦來同泊公子偶登鷁首見隣舟隱約有婦女亦不爲意中夜忽聞蘆葦中起聲窸窣其音幽遠榜人驚起曰盜至矣奈何公子夫婦皆大駭急披衣起咸獲輩咸殺斃不能動是夜月明如畫公子傳玻窗外望纖眉畢現見盜舟十餘艘自遠而逼舟中人皆挾白刃月光映映益閃爍可怖駛稍近其健者已一躍登公子舟洶洶且入艙矣正危急間忽見鄰舟艙戶呀然而開一美少年自艙中躍出短衣握劍凜若天神一女子隨其後披紅綃衫提小彈弓體態綽約彷彿其豔少年揚臂大呼躍登公子舟猛撲羣盜盜衆出不意急環攻少年少年奮門如虎盜衆皆不敵時隣舟女子已蹂升桅巔高坐其上取彈弓連發十餘彈盜中彈落水者相繼劉氏咸獲見之氣稍壯亦相與鼓噪大呼盜爲聲援盜知不敵各鼓棹遁去於是女子自桅上躍入公子舟捷若鳥飛公子驚魂稍定延女及少年入整衣拜

原飛是一
國有情人
也

嗚呼玉如
意竟不如
意矣

彼時就有
惡官宦者
足見官宦
之不貴於
世已久矣

謝女子忽前笑曰公子受驚矣尙識妾否妾當年賣解女子如意兒也公子緇視之真爲女驚喜交集細詢之始知少年爲女夫吳姓字卓雲浙中武世家也父以軍功起家總兵塞外微時嘗與女父善稱莫迷交比貴女父往投之因結姻婭女伉儷相得甚於畫眉所居與公子婦家爲同里公子之歸也招搖旣其謠隊遽起女聞之恐公子道中或踏不測爰商之其夫賣棹追隨陰爲防護故卒得脫公子於盜手也公子旣知顛末申謝再三女夫謙不敢承女嫣然曰疊在風塵蒙公子及太夫人青眼銘切肺腑承賜玉如意猶在篋笥詎敢忘邪遂彼鼠輩亦聊報知己於萬一耳公子聞女述前事意頗僞促而女殊泰然絕不爲意暢談久之始相率辭去翌日公子晨起欲往謝之則鄰舟解維駛去久矣煙水蒼茫伊人不見追念前情悵惘不已

飛娘

襟亞

清初雍正朝白門黃秋雨先生隆名碩望文學卓絕一時立雪坐風之侶門下數百計先生講學崇宋儒嘗以理學自命晚年益息澁絕交抱種族主義以排滿訓弟子嘗講學某書院適門外有顯者過與從赫奕金鼓喧闐先生向外怒目切齒者移時顯者過而先生怒息忽兩齒驟落流血如注先生自若也見弟子中有探首外望者叱之曰汝喜功名富貴乎請從之去毋列我門非我徒也立即叱退不稍寬容因是門人咸知先生嫉惡甚也年耳順無子嗣僅一女名弗影年正笄文名藉甚熟掌故考據諸學父有疑竇女能立解先生嘗語門人曰此丫角吾家不櫛進士也門人咸器重之先生將古稀閉戶著書除女弗影能參輯外餘不得一入其門歷五年而籍成署

凡事之敗
者多誤於
自家人於
此可見

此非陷飛
之父蓋
成飛也

其名曰維止。淫威錄都百萬餘字。裝訂數十冊。藏以鐵箱。裏以黃袱。語弗影曰。此吾一生精血所萃。汝善守之。毋輕以示人。必俟吾死。汝嫁。然后付梓。則吾當於九京之下。撫掌稱快也。女守父訓。弗敢違。視箱中籍。不啻拱壁。會某歲。先生寢疾。女藏書於窖。然后侍父病。惟謹。先生有族侄某。辯給能俟人意。覬覦先生產。偕姑之子。李生同來。視疾。李生固翩翩公子。嘗以狹邪游。傾其家矣。豔弗影貌。昔曾求婚。而爲先生卻者。來視疾。意欲私言於弗影前也。弗影以父疾殊重。心亂於麻。因未測兩人來意。招待慇懃。侄俟弗影弗備。挈李生入內。暗索叔父或有藏金。三次不得。意興索然。李生見弗影悅容。竟自陳求婚意。弗影不顧而唾。李生大失所望。將歸之日。忽謂黃生曰。汝叔父一生講學。必有積蓄。汝屢搜不得。或已戒備。藏諸泉下。乎。侄悟。夜半竊起。燃蠟四室。索尋最後。握地得鐵箱。殊鄭重。意必黃白物也。命李生肩箱。夜歸。明日。卽辭叔去。弗影以父病不暇顧。及藏書旬日。父疾稍痊。往視地。泥已鬆。藏書竊去。大賊欲絕。又不取告。父恐復病。難愈。姑隱忍不言。匝月。父能杖而起。啖薄粥。一孟氣咻咻靜坐。忽有李生媒至。復來求婚於弗影。父前又却之。媒曰。李生自言。昔者令媛已自許矣。弗影聞之大罵。無賴。逐媒出門。媒又述李生語。謂不允。毋貽後悔。言迄。且去。弗影之父。憤怒萬狀。氣厥者屢。弗影苦懋。始已忽。五日后。有差役至。弗影宅拘拏弗影。父鐵鍊。卽當逮入署。中弗影不知何事。逮父狐疑。莫定。大哭失聲。往探父見藏書供堂上。李生告發。謂秋雨著不法。邪書詆毀君父。謾罵長官。書中在在皆是。均有干國紀。以書作證。請究云云。上官視書。確爲犯禁。且書名維止。乃以雍正國號削去其頭罪。大莫及訊。問確實。詳上處決。弗影聞之。悲痛無地。私忖必李生求婚不遂。因以中傷。今相生相依之阿父已矣。誓必復仇。卽夜亡。至智從鷄鳴山老僧習柔軟輕身術。期年。踰牆如過

若非好色
淫亂者亦
不至與此
冤獄矣

若非如是
安得謂之
俠矣

戶限技既精，然後習猿公術，初用三尺九鍊剛劍，五年改用四寸薙葉劍，能藏於舌底，用時噴出，可立破人腦。百步外隨意所欲，術既純熟，辭僧返里，易名飛娘，雄裝入邑，中訪殺父之某督，云仍在任也。督本滿奴，好色淫亂，下僚爭獻姬人，苟中其意，官職立升，不則揮諸門外。偶所養輩飛娘知之，甚悉，而后入客邸，易去雄裝，艷裹如天人。往某令前，作毛生自薦，謂慕某督風流，倘無由得階，願借邑侯力荐，俾入帳，苟得托鵲棲，邑侯亦有利焉。令心動，遂飛娘入督署。督大喜，貯飛娘以金屋，沐飛娘以蘭湯，而飛娘益媚之。督為神魂飛越，午夜求合，飛娘以蚌解督，因其愛，不忍拂其意。明日，飛娘與督約，謂非擇日合，誓成婚，死不從。苟合之命，督允之。涓吉成禮，將御一如常儀。花燭洞房，樂正未艾，督好簫，譙爾之夕，輕度一曲。命飛娘吹飛娘作龍吟虎嘯，督聽之驚曰：「夫人之聲，剛哉肅殺之氣，溢於舌端，不類女子簫聲。」似戰鬥健兒臨陣之軍笛。余聞之，毛髮竦立。飛娘曰：「汝近聞之耳。」於百步外聽，即柔耳。督因命後園札燈彩，瞬息園中燈燭輝煌，盡成火樹銀花。督偕飛娘入園，作秉燭游。飛娘盡驅侍役出，命督立百步外，聽簫作燕語鶯啼，其聲幽如空谷，花飛其聲清如瑤天笙鶴。督撫掌稱快，忽簫聲戛然中止。飛娘舌底出利劍，晶瑩如流星，光芒四射，但聞督嘻一聲，腦漿迸裂，倒地死矣。外有伺門者，聞聲入見，狀大號，護兵突入，飛娘猱升樹巔，踰垣越壁，凡數十重，脫險逃蹤。復至客邸，骨節格格作响，私忖心急潛逃，已受重傷，寢疾不能起。侍役招昔年李生至，謂李生曰：「汝識我影乎？吾今日願偶汝。汝番伺吾疾，瘳汝佳期，即至。李生喜出非望，事飛娘惟謹。」一日，李生忽謂飛娘曰：「此間某督被刺，閉城大索十日，外人有嘖嘖議及愛卿，豈不大奇？愛卿一弱女子，且寢疾安得為此？飛娘思事不可隱逃，又未能因坐起吐劍殺李生。生既死，飛娘撫掌稱快曰：「父仇已復，吾

可見吾父於泉壤下矣言迄飲劍立殤逆旅主人入見大賊告宰宰搜屍身無他物唯某督所賜定情玉蟬一事耳見已殤遂寢其事云

評者曰飛娘以嬌嬌弱質之軀一憤而欲報父仇甘茹苦辛以學劍術卒償其願孰謂中國女子不克大謀哉呂晚村之女可以偶矣

方正

嘉定二我

直道大綱
三字出語
不凡矣

嗚呼哀哉十日之痛三屠之慘奴隸之辱亡種之悲是我同胞歷史上之血淚也今者漢族光復從前慘苦之陳迹已作紀念品矣雖然有爲民族流血之英雄增光種族之女傑爲黃帝子孫者誰不應崇拜之我草是篇特爲表聞廣陵繁華六朝舊址胭脂走馬紙醉金迷二十四橋邊風月一女子居小樓中憑欄遠眺含輝之眸子迎笑之靨暈清秀之姿態不施脂粉玉容自艷而有大家風範注目於秦淮水輒拍檻呼曰春光花殘誰其憐我安得天下知心人使方正佐以大義乎方正者女子之姓氏朱明亡國時南都名妓也以良家子失身院曲性豪俠重然諾尙信義存心愛國保族嘗物色英雄於風塵中自謂既委身於脂粉生涯嫁紉袴兒甚易奈徒供男子之玩弄耳我何勿在最可慘之境中具菩薩心腸普渡衆生諱以大義成其大節由是時刻物色其中然無有一人焉入其眼界

游客浪子日車馬盈門正每於酒闌人散時獨自流涕痛故國之沈淪悲亡種之慘劇偌大中原何竟無一忠臣義士爲故國出死力灑頸血甚至崇拜犬羊贊美狗彘自詡爲忠恬不爲怪豈我中國人無愛國心者豈我同胞

青馬快抱
難李香君
亦不若矣

奸人奸語
羞煞鬚眉

無血性者否！否！此中自有人在但爲利祿醺心良知因是而昧也我必得其人而超度之庶不負黃帝於地下而一洗女界脂粉之妖風恆獨步樓中長嗟短嘆不知者以爲有女懷春孰知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一日諸文士來飲座中有一客出小畫一方有風致見俠氣正見之大喜急詢何人所作客對以監軍道楊文驄手筆正即托客爲介紹示意於楊願委身焉時廣州楊文驄負重名得客佳音大喜遂行聘裝奩之豐愛情之豔都中人爭睹稱羨却扇之夕文驄視之婀娜其質繽紛其華正色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文驄對以不知正曰妾前見君畫梅花瓣盡作蛾眉態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雖脂韋隨俗而骨氣尙存妾欲佐君成大節以全末路故奩具中攜異寶來他日好相贈也文驄漫應之無何南都陷沒大難薦至思宗殉國胡馬南來投鞭斷流天塹飛渡回首前朝已成陸沉戎馬荆棘萬方震恐正乃出一縷金箱從容謂文驄曰妾襲日許君異寶今在是矣文驄發之中貯朱繩數圍約一丈許旁有物瑩然則半尺長七首也愕然遲回意未決正厲聲曰男兒留芳貽臭所爭者在此一刻奈何草間偷活遺兒女笑哉文驄遂慷慨起引繩欲自縊正曰止！止！罪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文驄乃幅巾素服自繫於窗檻間正視其氣絕鼓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自割而死嗟夫風滿南阿大地茫茫花容慘變月色無光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道物弄人竟斷送此女傑方正於無情之白刃下矣

嘉定二我曰壯哉文驄人孰不樂生乃厭生而不惜以死許人快哉方正人孰不樂獨善乃委身渡人以見義正若嫁執紼子而自割不豪俠委身文驄而不贈縷金箱不豪俠生死關頭不曉以大義成其節不豪俠文驄既縊縊已不自割不豪俠此所以爲豪俠女傑也方正眞兒女而英雄也文驄亦因是而得爲血性男子也

霍娟娘

行後

所見是極

吾以爲不可

山左霍某世家子也。其先以軍功聞於世。至某。屢就文試。不利。乃投身行伍。官至提鎮。以忤極貴京官。廬居秦岱。間意頗自得。霍幼得異人授以鐵布衫法。連氣鍊骨數十年。如一日。以故浪跡江湖。未嘗一逢敵手。生平有奇癖。擅此絕技。不肯輕試。亦不授徒。無子。一女名娟娘。生而穎悟。髻角輒喜弄刀劍。霍就女所好。指授秘術。教以服氣鍊形之法。故女體輕如燕。及笄。蛾眉曼睩。螭首凝脂。天人不曾也。雙趺尤纖小。不盈一掬。婀娜臨風。幾欲飛去。尤喜擊劍。見者幾疑紅線隱娘復生也。霍於武術外。更教以詩古文詞。日長無俚。綠窗握管。白雲飛劍。霍顧而樂之。每謂人曰。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吾何憾哉。顧女擇婿甚苛。雀屏驟難中選。莽男兒希得非分者。輒望風而靡。無敢與抗者。人謂霍曰。山林村野。安足儷天仙人。京華冠蓋。人才淵藪。舍此其何求。霍於是攜女娟娘。走燕京。設鑊局。藉此物色。率鮮常意。流蕩江湖。忽又三年。而女芳齡十八矣。岑寂無伴。悒悒寡歡。適東省歲荒。某買貧家女四。藉以伴女。女絕愛憐之。不以婢視。暇時授以擊刺術。故四婢雖不及女之精妙。亦頗足以自豪矣。時值南宮試。各省孝廉雲集京華。有新科孝廉某生。亦隸魯省。少年科第。丰度翩翩。出遊城市。則士女屬目。大有潘安擲果之概。生寓旅館。適鄰霍鑊局。有時女扶俦倚門。閒眺見牛躑躅道左。則斜睇之意。似欣羨而禮義自持。不屑輕作浪態。自貶風格。時女父適保鑣。銀入閩。留女與婢在京。暫寓生見女亦驚爲豔絕。託旅主人詳詢家世。始悉鄉誼。而乘姻誼者。乘間進謁。輩通款曲。便可求耦。女落落大方。無小家羞澀態。周旋晉接。始終無失禮。生更爲傾倒。以爲得妻如此。雖南面王不易也。而女芳心亦萌芽欲茁矣。霍事畢返京。見生大驚。異有相攸意。而未敢貿然出之。恐生

未免太拘
執功名之
見矣

書就子不
值半文錢
即在此也

已有室也。京中素重鄉誼，曾館集會，則同鄉中無富貴貧賤咸蒞。至生居末座，席次霍掀髯歷述少年時事，豪情俠氣，興會淋漓，四座傾聽，無敢譁者。及談至女，尚待字閨中，乃有某鄉翰者，生父執也。素重生才，前席道意，自任爲生執柯，霍喜慰之餘，謙抑不遑。某鄉翰遽呼生執子婿禮，謁泰山而議，遂定。女聞其事，欣幸可知。生嗣是時至女家，霍與生論衡，今古考察經史，生探源導流，無不洞中奧竅。女屏後竊聽，不覺纖趾之痿，而霍生期以洞房花燭，必待金榜掛名，生亦然之。乃愈刻苦磨勵，及試榜發，果掇巍科，泥金報到，闔室稱賀。廷試入詞曹，乃擇吉贅生。一對璧人，天生嘉耦，瑟琴和合。女時以國事相勗，霍則向平願了，將雲遊山嶽，徧覽世界名勝矣。生幼失怙恃，又鮮兄弟，憂患困苦，莫可名狀。至是始覺溫柔嬌媚，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月下花前，嶺頭湖畔，時見賢伉儷蹤跡也。生旋以散館得縣令，以幹練升郡守，挈眷至任，道出洞庭，一望蘆葦，四無人跡，而舟行遽緩。女私謂生曰：吾視舟子滿臉殺氣，狀殊可怖。昔聞之父言江湖大盜殺人越貨，往往藉舟子爲線索，以妾觀之事發之期，殆在今夕乎？生戰栗無人色。女出艙審視，謂生曰：事或可爲，請毋懼。生知女隨父浪跡江湖，深知綠林情狀，其言必信，而可徵然亦聊以自解耳。女命四婢各飽餐，艙下啓一箱，中有黑色衣褲五襲，女與四婢各衣訖，將行李中黃豆與四婢各儲衣囊中，令滿潛升桅巔，靜待盜至。已則隱身中艙之下，以爲接應，而兩手空空，苦無寸鐵，旋尋得薄鐵一片，蓋舟子用以掃除垃圾者。女笑曰：急不暇擇，得此亦聊勝於無耳。部署已定，令生靜臥，囊中熄燈，枯坐目不交睫。時已三更，舟亦旋泊，距泊舟四五里有某山，焉險峻莫與倫比，中有劇盜饒勇，無敵嘯，叙山林出沒湖海，幾數十年。先得舟子報告，謂舟客錮重，無算女及婢尤豔麗，資則取之，男則殺之，女則妾媵之。左擁右抱，樂無極矣。

將軍從天
上飛來蓋
小女子點
作劇也

原來是對
頭人來了

乃帥往黨掉舟迎刼以爲釜中魚甕中鼈唾手可得也詎舟未相接而浙瀝僻拍之聲如冰雹驟至盜魁先執牌
右握刃上下擁護然中心疑甚從上而下果何物耶防護稍懈首微抬目稍矐忽聞噤然一聲盜魁倒墮水中矣
衆盜見渠魁墜水驚惶失措一聲胡哨如鳥獸散女入艙見生瑟縮衾中笑掖之起曰郎君受驚矣先不預防妾
之罪也今而後前途坦蕩可高枕無憂矣事過後舟子匍伏乞命女笑遣之不事追究而舟行迅捷逾於昔日不
二日已抵任所矣生蒞任後女多所佐理凡遇疑難事經女勾稽無不立判精明練達聞於上峯器重特甚交章
剡薦不數年陳臬開藩署理撫院矣生益自兢惕待同僚尤和藹時同寅中有以記名提督而任總鎮者何其姓
年約五旬意氣豪爽議論縱橫大有睥睨一世之概與生尤莫逆結爲昆李生兄事之每遇筵宴生無何不歡何
非生亦不樂也其友愛親密有如此撫署中樓臺亭閣花木清幽頗有園林之勝時適夏日酷熱特甚鑠石流金
揮汗如雨生乃招二三知己調冰雪藕爲消暑之計意甚適也何亦應召在座炎陽正午賓主率袒裼露程揮扇
不止而汗尙如瀉何首戴峨冠中圍紗巾羣以爲異生請脫帽何堅不許而色甚忸怩生窮詰之何浩然長歎謂
半生歷史從未告人今座無外客不妨藉資下食老夫託跡綠林爲劇盜魁專以剽掠過往客商爲事手下羽翼
幾及千餘浪蕩江湖頗自得也一日聞某太守攜鑑重美女過洞庭湖夜半要刼被創墮水冥然罔覺比遇救甦
醒而一個好頭顱已喪去天靈半片矣自經此創因憤生悔奮身入行伍以軍功得洊今職當日多方探索始悉
當日創我者非健男兒實一嬌女子然余生平意氣自雄所向無敵若不受激刺則以劇盜終其身萬一被獲必
膺誅戮尙有今日團聚之樂耶惟至今不得此女之姓氏亦余生平一大憾耳言次咨嗟不已生聞其說矍然曰

吾兄願見此女乎。卽山荆亦君之弟婦也。既屬通家。不妨喚之出見。何曰。此固余之所寤寐求之。而念念不忘者也。苟得相見。當泥首石榴裙下。以謝前愆。生命近侍。傳諭後堂。請夫人出見。少選環佩珊珊。麝香郁郁。四美婢扶夫人冉冉出。何驟見之。覺嫋嫋婷婷。幾欲乘風飛去。固一天人。而不料神技有不可思議者。驚悸失措。汗流浹背。由是兩人交誼益親密。女後生二子一女。均得傳衣鉢。而尤以弱女爲最。論者謂其大有母風云。

評者曰。昔諺有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余又曰。求真俠義當在江湖之上。霍娟娘之能長道相夫。中途救婿。皆是隨其父霍某於江湖上。歷年經驗得來者耳。不然彼堂堂太守夫人。安得若是精武耶。何某身居總鎮之地位。且不諱前非。並見霍娟娘之後。甘心折服。亦是久在江湖上奔走者。方可若是。如自幼出諸閭閻之家。必不能直道其隱。且不能擲前愆而不報復也。余讀此篇。益信江湖上多俠義之流也。

翠兒

夢 魃

禾城王某家資富有。生一子曰劍雲。才華豐厚。賦性風流。生平喜讀西廂紅樓諸說。都蓋亦世之多情人也。年十七。應鄉試。攜一老僕同行。詎黃鶴一去久而不返。王某夫婦日占著草。夜卜燈花。偵騎四出。卒不知其下落。或謂劍雲殆被僕所殺。否則何二人俱渺無蹤影。或謂老僕傭王家有年。人素誠實。必不出此。於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日復一日。而劍雲之消息仍似石沉大海。王氏有婢曰翠兒。碧玉年華。工詩善畫。嬌小玲瓏。貌更映麗。夫人驚其豔。復愛其才。不以常婢目之。命侍劍雲。讀郎騎竹馬。妾弄青梅耳。髮撕磨兩小。無猜鬢髻。怡紅公子之與襲人。也。及劍雲失蹤。翠兒終日情淚暗彈。芳心欲碎。其抑鬱之情。殊不亞於王氏夫婦。旣而自念曰。夫人憐我公子愛

噫。已得人
之全材矣

將軍從天
上飛來

然則是虬
髯客耶

若是宜乎
落拓江湖

我皆可謂情之至矣。吾若坐視公子失蹤，不知劃策將何以報主人之德哉？乃決意出覓劍雲，與之俱歸。托言返鄉探親，拜別主人，束裝上道。自蘇至贛，每抵一處，必詳訪劍雲消息。途中備嘗艱苦，金盡竟致以乞餬口。蓬首赤足，狀同丐女。旅行凡八閱月，終不得劍雲蹤跡。後聞人言其在濟南，乃輾轉至其地。時方嚴冬，朔風蕭瑟，大雪紛飛，木落草枯，萬山無語。女避雪巖下，枵腹薄衣，飢寒交迫。此中苦况，罄竹難盡。幸彼蒼似亦哀憐此無告之女，乃使一人救其命於冰天雪窖中。蓋其時履聲橐橐，有一老者蹣跚而來，見女戰慄狀，立止步，弗前。柔聲問曰：汝何人？胡爲至此？似此天氣，得不畏寒耶？女且泣且告。老者亦爲之凄然，旣而曰：可嘉哉！女郎弱婢，尋主誠古今創聞也。雖然，女郎當飢矣。余家距此不遠，曷偕同至舍，當令小女殺鷄享客。即汝主人之消息，余亦當竭力代爲訪覓也。女見翁出言和藹，面色仁慈，度無他虞，遂偕赴其家。翁無子，妻早卒，一女年及笄，亦和善可親。翠兒居而安之，然中心耿耿，仍念劍雲不已。老翁日出爲之偵訪，翠兒偕其女亦常徘徊路隅，冀有所遇。如是者數月，一日翠兒偕女復出，彳亍道左，見一賣卜少年，貌頗似劍雲，然不敢冒昧。前問歸遺翁往詢之，則果劍雲也。遂邀之歸。翠兒大喜，出迎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婢子此行不虛矣。劍雲亦愕然問女何以至此。翠兒曰：婢子事慢相告。且問公子何以落拓至此？老僕何在？劍雲長歎息曰：老僕染疫身歿，情殊可憐。余則自作之孽，夫復何語？翠兒固詰其詳，乃言曰：自余離家鎮日，作狹邪游，考試場中無儼雙影。枇杷門巷有我游蹤，以致牀頭金盡，落魄江湖，不得已賣卜爲生。輾轉至是鄉，不料與汝相值也。翠兒欲與同歸，劍雲曰：困頓至是，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即父母憐而恕我，寧不爲親友輩冷齒乎？翠兒動以大義曰：主人膝下僅有公子一人，自公子出亡，主人主母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專盼公子歸且公子即不爲主人主母計豈不爲王氏血派計耶生危然動容曰翠兒吾昔以婢月汝幾失汝矣遂毅然偕翠兒歸復以千金謝老翁王某感婢之恩即以妻劍雲劍雲既得內助痛自改悔次年重復應試一舉而售後官至郎中頗有政績聞於朝翠兒生子四女三治家井然以賢母稱至今禾人猶津津樂道焉

評者曰俠義之舉不逾乎情之範圍世人果能解得情之真素即可以挺而走險爲俠爲義如翠兒者其天賦慧敏早得愛情之真爰是不畏迨迨跋涉之勞卒獲其少主劍雲而後已世如紅拂之流奚能望其肩背耶

牛雅芝

子英

出鴛湖東門三十里有鎮曰鳳溪鎮東約三里許有石橋焉蹟址荒蕪榛莽叢生歷年既久半就傾欹長二三丈跨河之南北南塊有廟廡封匾額革沒殘階蛛絲蔽戶烏糞盈庭狐鼠竄伏梟鷂晝宿一見而知爲白餘年前之建築物橋名潔橋廟名雅廟橋非潔而曰潔廟非雅而曰雅蓋大有一段傷心史在也予嘗聞父老述之事在清乾隆時

鳳溪東北不三里牛家村以村中多牛姓故名有牛大成者村之富人也爲牛姓族長一歲之入逾五千金大成性仁慈好施與分所入爲四份以二份周濟族中貧乏一份爲地方善舉如施衣施粥施棺等餘一份爲自用費然大成身土布口粗糧怡然自樂而人之賴以免凍餓者每歲不知幾十百人闔村因稱爲牛善人口碑載道遠近飢民聞牛善人樂善好施相率來歸大成雖日費數十金面無吝色著者曰以較世間一毛不拔坐視他人凍

果人人而
如牛大成
之善則牛
大成心不
得謂之善
人矣

牛大成之
見識卓
高小一

雖然緣杜
丹中之王
也

俄不一援手之守財虜相去不知幾何里也乃天公憤憤禍福倒施大成年逾耳順膝下猶虛僅生一女有勸之
納妾者大成曰妾者家之蠹也自來以納妾而破家者甚多吾甯乏嗣誓不納妾言雖拗執然頗有理故人皆聽
之大成之女名雅芝秋水爲神芙蓉如面且秉性幽靜不苟言笑所謂豔如桃李冷若冰霜者殆即其人大成以
僅此一女故愛之若掌上珠年六歲卽延師教之讀雅芝天生慧質過目成誦不七載所作詩文斐然可觀於是
聞名者踵相接大成皆婉辭之嘗曰若輩或以財名或以勢稱皆不足取吾不願以美豔幽貞之阿雅匹執袴小
兒爲偶致生彩鳳隨鴉之怨也鳳溪鎮西有何六奎者土豪也虎而冠性謔詐祖仁進曾知山西某縣施其刮剝
手段致富數萬逮告老歸鄉營菟裘於鎮西畫棟雕梁聲勢爲一鎮冠六奎襲其祖之餘威橫行鄉里舉凡喪德
背理之事無所不爲人咸側目視之莫敢撓其鋒六奎又出資貸人而重取其利苟至期不能償或掠其子女以
爲質或搜其室而盡其所有以故人之因此而破家者不知凡幾莫如之何且性好漁色聞雅芝美欲娶之使其
司帳某言於大成大成素知六奎之爲人嚴詞拒斥之某抱頭鼠竄去告知六奎六奎大怒曰何物臭翁敢逆乃
公意不畏死耶乃與司帳謀欲計害大成會鎮人獲盜大奎陰使人謂盜曰苟審時誣牛家村牛大成爲汝同黨
謂劫某處係大成主謀劫某地係大成指使則汝可得釋盜諾之及解縣審問所供盡如所囑令乃立遣捕役捕
大成某日上午牛家村忽來五六人手桎梏等物詢牛大成居處村人告之蜂湧而往時大成方與雅芝等共殮
忽見五六人自外奔入大驚則一人已加桎梏於其手繫鐵練於其項強之使行大成手足失措面無人色雅芝
大哭曰天平吾父何罪致遭逮捕橫禍飛來安能忍受爰哭諸鎮紳請上稟剖訴諸紳夙欽大成之爲人允之竭

烈哉雅芝
且手刃則
高田讓讀
茲政數倍
矣

此老令女
學武盡大
有深意存焉

力營救無如財可通神終屬無效蓋令雖知大成之冤然六奎百計授賄必欲置之死地已也初大成到縣令即命用嚴刑大成哭請聲訴令不許命役答至數千然後繫之獄滿身幾無完膚大成風燭殘年何堪經此酷虐况囹圄之苦甚於他囚蓋吏卒禁人探問故雅芝雖哀求終不得見老父一面不三月已瘐死獄中矣雅芝死不欲生屢覓死不得既而自思曰吾父之死冤也必有仇人羅織成罪害之也我死何爲當審訪之後忽憶六奎求娶不遂懷恨事曰是矣仇人必六奎也於是殺六奎之志遂決陰購利刃觀之日俟六奎出以行刺無如六奎自害大成後心亦寒懼深居簡出雅芝無機可乘惟暗自飲泣而已會鎮人將賽神會雅芝曰此其時矣及期六奎果偕家人觀賽方揚揚自得與人笑談間突有女子手利刃出其前瞋目喝之曰六奎汝識我乎言未畢刃首已入其喉血花飛濺身遂倒地手利刃刺六奎者不言而知爲雅芝也雅芝見六奎已死大笑曰吾今可以對吾父於地下矣遂引刃自刎時日光慘淡微風淒淒若助人悲歎者鎮人一快六奎之死又悲大成父女遂醺釀造橋以念大成營廟以祠雅芝橋之名潔者明大成之身不污也廟以雅爲名者言雅芝之廟也

子英曰吾聞紅線隱娘古之所謂俠女也若雅芝以一弱女子而能手刃父仇則俠而且孝者也嗚呼是可與紅線隱娘並傳千古矣

青萍

谿公

青萍姓左氏吾相邑士人女也年十五猶作男子裝長身玉立談笑風生見者恆目爲濁世公子不知其雄而雌也父彤字少丹爲邑諸生以避仇至滇設絳帳焉束修所人不治他事但延老拳師使授青萍以技擊青萍固慧

自誇觀臂
二字即不
彼工夫不
到處所謂
好話大話
實也無好

敏學輒有成甫一載已盡乃師所能師覺無以益弟子遂辭館去適有張三峯後人名張目者以遊歷過滇少丹聞之急託人代爲延致日至乃一老者鬚髮蒼白顏如渥丹笑叩青萍所學青萍述梗概目曰試之青萍曰諾言已脫長衫操械猛進如兔起如鶻落左盤右旋疾如飛隼械風到處有聲鳴鳴目揮手曰可矣青萍頓收械還立原處面不改色目云以汝身手足爲一般外家敵然遇內家則汝技爲無用者青萍口唯唯而心不之信目揣知其意因笑謂曰賢契疑吾言乎老朽卽內家之一吾今立於此任汝儘力推之但使吾身略動吾卽以汝爲師青萍固言不敢目曰無傷少丹復憇愚之青萍敬諾念此老亦太崛強似彼衰軀安足當吾鐵臂既彼自恃若此吾又何恤遂遙立作勢奔往推之目身竟不稍動而已手如觸鐵石反震生痛賊極汗出如濯目笑問曰何如青萍舌橋不能答急投老人足下叩首請益目笑挽以起和聲謂曰此內家之餘事耳汝無內工故驚爲神異其實亦尋常事今後但摒除雜務潛心學習不過數年老朽非汝敵矣青萍謹受教從學年餘技大進能以指洞石以足斷樹張目大喜曰吾術有傳人矣遂以所佩之七首贈女作紀念襖被而去忽一日青萍問少丹曰阿爺兒聞人言青萍乃古劍名父以劍名名兒意果何屬且兒爲女子身父必令兒男裝習技擊豈欲兒效命疆場爲國家禦外侮耶少丹泣然曰兒乎汝言吾不能答然予固期汝爲利劍爲我殺仇讎也青萍愕然曰父言何指兒乃未悉少丹曰嗟乎兒母死去今十一年矣吾每憶彼死時之慘狀輒不禁心痛如割須知若母容顏與兒相若汝但引鏡自鑑卽無異與若母晤緣是吾每睹兒輒生無窮傷感故命兒作男子裝藉以稍易觀念兒當知若母之死不以疾病蓋因服毒所致至其求死原因則予不能告汝惟可以一言代之故里土豪陳宗祿爲兒不共覆戴之

仇兒果手刃此人則若母之目瞑矣言已大哭青萍亦泣不能仰旋即收淚取乃師所遺之匕首佩之而出數月無消息少丹惶恐欲絕一夕漏三下懊悶不能成寐忽覺窗前一物作飛鳥墜式即有人推門而入視之蓋青萍也衣履仍如曩昔脅際挾包裹物壘然大如斗驚問所自青萍低應曰兒適自故鄉來包中疊疊者宗祿夫婦首也少丹疑信參半披衣而起解包視之見二首皮已乾皺面目位置宛然心知無誤不期悲喜交集已問女曰汝將何以處此女曰易耳俟兒攜往山中投諸狼窟俾陳鬼領略狼吻滋味亦快事也言已斷兩頭出少選空手返蓋已擲却矣少丹詢誅仇狀青萍侃侃而談曰曩兒聞父言母自戕事心痛如受刃刺憤極不暇熟計遂挾刃出行半日腹中奇餒始悔來時孟浪未挾川資又以復仇念切不欲折回遂默察路旁之居戶擇一富者掠其資以濟眉急歸時則以取諸陳氏者倍其原數償之兒抵桐城之時今已忘却至陳宗祿之住址則兒破數日工夫始訪得之渠家在青草壩崇垣高簷類貴者居尤有壯士數人爲之守夜意必江湖教師之流兒逾牆入往來屋上渠輩竟不之覺時陳夫婦已酣睡兒破窗入殺之而割其頭又於枕畔得一小篋內貯珠玉金飾值數千金兒擇一金釧值洋數百元者懷之而出用償道左被掠之富家今恩仇俱已了了兒願長依膝下侍吾父同度快樂之時光矣少丹喜極泣下老淚縱橫亦自笑也越二年女適滇紳某氏子今生兒已數歲矣此昨年畏友程十二所述云

評者曰彼青萍爲母報仇誠哉俠矣若非乃父於幼時教之養之撫之育之時時以武技鞭策之最後告以母之殉命事青萍亦不得成俠女足見人性本善全賴教養之功也惜乎乃母死之所以故吾彷彿讀之而未得其梗

概或曰此篇重點在青萍單傳青萍可耳

雲娘

鏡雲

公子之言
非怪蓋是
一偏傷心
人耳

公子尚缺
乏養無丁
夫

寫得好

贊而作如
非大公也

廣陵鄒生官裔也。性落拓，不好讀諸書。一覽輒廢，獨傾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言語間有豪氣，十餘齡喪父，期年又喪母，遂獨擁巨資，益慷慨好客。凡江湖豪俠落魄來歸者，不問清濁，咸獲其所。或諷之曰：「若輩良莠不齊，公子一以禮遇之，恐去禍不遠矣。」生慨然曰：「子不觀今世乎？在上者妄作威福，罔顧天理；百姓奔走疲命，飢寒欲死，而三年任滿，官囊充物，其非掠劫而來者幾何？不過操術異耳。若夫盜名雖惡，而劫富濟貧，亦古之義俠也。故與其奉迎離齷吏，博其不可必得之青睞，孰若廣交天下豪傑，由是交接，愈衆，越數年，產漸盡，然仍不自惜，揮霍如故，年餘而房產田宅遂告罄矣。家既驟落，自給且不支，不能供諸客之求。於是客漸疏，婢僕又散盡，生猶未婚。時子然一身，顧影自憐，撫今追昔，不覺愴然自恨。少年不力學，致所友非人，乃奮志讀書，檢書篋，得破書數卷，朝夕誦焉。一夕生方挑燈誦杜工部集，忽聞叩扉聲，耳之清婉，類女子。大疑念深，宵何人？豈鬼來擲揶耶？然平生不信鬼狐事，卽亦不懼。徐啓關，有女子排闥入，掠髮微笑，國色也。大驚，欲閤扉，女徑入，趨生座，斟茶自飲，見案上書翻閱之，哂曰：「公子近日亦習儒耶？」生自燈光下睨之，則頰暈朝霞，神凝秋水，雖古西子南威，不是過也。不覺驚喜交集。兩所來頗涉支離，固詰之，女正色曰：「妾良家女，非魂非狐，又非淫奔者，徒以慕君之義，將有造於君，非涎君財者。」公子何詰之深？拒之頻耶？生曰：「卿意良佳，雖然卿與僕曾無邂逅緣，卿縱憐僕，僕甯無所疑乎？且娘子日飲膏粱，衣文繡，黃齋冷粥，豈所能堪？卽能之，棄安樂窩而就煩惱城，異日不將自笑乎？」女拂然曰：「是拒妾矣，妾憐君。」

此書乃公于太唐
與美人不
讀至此不
願再聞公
子一語矣

此書之
所以公
子也

孤苦故來佐君成家不意竟爲所拒言已而泣生爲心動良久拊掌曰得女如卿亦復何求向所以遲遲者但恐爲卿累耳卿既願之僕之幸也笑而起促與俱坐諧笑雜出漸臻狎褻女婉却之生請求再四女微嘆曰妾千里而來甘冒不韙以爲君義士耳公子但以義處之安得復作輕薄態且夫婦人倫之始父母主之媒妁言之斯爲正道若夫苟且之行自好者恥之而謂有義者行之乎生聞言面赤默然者久之然亦雅不欲拂其意且以此特一時語耳即不然浮生天地間得此佳麗日夕相對豔福正復不淺姑諾之女始悅微叩姓氏女自白爲雲娘詰其家世但笑不答生以爲或其中有不可對人言者然極言之不過奔妾耳因亦置不窮詰少選女曰如此良宵何可虛度妾來時略帶囊金沽酒以破岑寂可乎生笑曰僕雖貧尙有杖頭資卿遠道來何敢反令作東道主遂檢囊出金可三兩許與女女笑諾袖之出約半時已返良醞滿器香撲眉宇生狂喜與對飲女殷勤勸酒吐屬風雅有名士氣生益敬之酒數巡生忽覺額曰僕囊資鄰里皆知一旦得婦能無間言耶女曰妾計之熟矣妾懷中有千金門外有二隨婢有四駿騎與君星夜北上以避物議可乎言次即出朱提置案上略一叱咤門外婢亦排扉入視之則二鴉鬟也風韻瀟灑亦自可人婢見女稱娘子謂車騎已備請速行女起挽生時生已有醉意竟起從之出門則怒馬如龍繫柳樹下女扶生上騎女與婢亦就鞍甫一扣韁馬即飛馳疾如流矢生雖能騎然亦頗驚悸女爲嚮導東則東之西則西之時方中夜素月流矢清風振樹萬籟俱寂中惟蹄聲得得如相酬答生此際百感交集焦灼欲死醉亦頓解返顧女則略無所苦始疑彼殆非常人然亦不敢問與鷄鳴月落天破曉矣生就馬上問女曰此行離廣陵幾許矣女曰約四百里生益驚不敢再致詰研更前行亭午女撫生臂低問曰公

公子太卑
鄙豈忘却
前事乎

舒綯

賤死

罵得好

子不慣跋涉且久不食得毋飢且疲乎生曰甚矣憊雖然此間荒僻無居戶將奈何女曰是易耳前行十里有山
寨當延君入餐生大愕曰僕聞山寨乃綠林豪傑藪行客避之且不暇卿何復言就之况千金在懷得毋自投羅
網耶女大笑曰君近習儒翻盡前習矣豈不一憶及數年前所爲耶若輩皆信義士或會顯宦徒以當今之世爲
國者皆素絲而治卽有一二骨鯁者又復不容於當道居要位享厚祿大都忘義鮮恥之徒如使犬羊可以威劫
之而不可以理喻天特借手於綠林務必殲此朝食是以鋤惡扶善盜之責也彼貪官污吏囊括民膏者雖遠在
千里之外彼輩取之且如探囊若夫忠臣孝子孤客單旅彼扶濟之不暇甯復有妄劫妄殺學鄉曲土匪者哉且
彼劫富而濟貧盜亦有道言出於子而妄之耶君卽獨往亦無禍矧與妾共耶生漫應之而心志恟恟如重有憂者
行行重行行忽面一山巖石岬嶂崢嶸如英雄之露頭角生與女並騎入山深林密暗蔽天日顧盼左右頗滋惶
悚忽聞鳴鉦聲生懼幾墜馬卽隔騎牽女衣請速走避女笑慰之並勒其馬生騎亦停則見昂藏偉丈夫二三輩
腰繫刀耀如雪自林間出見女稱娘娘拉立道左女曰速報大王謂予至偉丈夫領命去少選忽有錢膺朱憤與
馬下山者女卽促生下馬已亦下馬則見來者一俊少年眉宇軒昂迥非凡品見女卽下騎握手爲禮略致寒暄
瞥見生問爲誰女答曰是卽廣陵郡公子也少年聞言卽前揖生生讓讓女曰此名商山與君爲禮者卽二大王
也生懾於威哆口至息不敢作聲少年卽央女及生入寨坐既定少年問女何之曰爲公子計行且北上少年問
公子近况女俱告之少年亦爲歎歎既而曰曷不卽居此豐衣美食某等自供之萬里迢迢北上未必有佳境何
計之左耶女曰兄痴矣公子何如人豈吾輩若但能惠吾一簞食足感盛德矣少年立命庖人治美饌女曰吾騎

我亦可不
不必上座

該死

問者亦太
多事矣

亦飢甚當飼之左右謂已昇柴二三石矣女點首生見堂上所陳設皆稀品不覺頓嘆既而饌上醞備聖賢珍窮水陸雖荀氏饌經段家食品不足擬也少年延生上座生固讓不獲遂就位女左之少年右之生雖飢腸轆轤然爲畏懼所勝對此珍饈反覺食而不知其味少年言辭豪邁酒量頗洪須臾食已女偕生起致謝並辭行少年亦不强留呼童托盤金千兩上女曰途中重滯不便行旅五百金已足矣遂命二婢分攜其半女出寨偕生跨馬行少年送之至山麓乃回生始知女亦綠林中人然察其舉止似無惡意由是深德之復問其姓氏女仍含糊不肯答生亦不敢問後此越日必一餐越二日必一宿所棲皆綠林中凡五日抵一城女曰是安徽安慶境矣此地風俗古樸尙可居生亦欣諾因出金賃居遂舍焉女出懷中各案贈金得三千餘兩留其六之一以爲家用以其餘勸生習商生亦首肯與鄰舍翁共謀之女居家勤操作凡事皆躬爲之有遠役或市物則遣二婢鄰舍翁富經驗又善賈以故獲利甚豐如是者六七年積資至十餘萬計昔之所失者盡復矣然女雖與生偕出入而此六七年中異室而寢相處如友人咸疑焉問之實無所私一日忽謂生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以妾故累君無妻子妾罪大矣當爲君置室生岸然曰是何可者感卿盛德無以圖報其或敢有異心女執不可生不得已從之而選擇恭嚴逾月始得二姬既成禮爲置東西院使分居之己則獨處書室中如賓友焉生心益不能安然亦無如何又逾年東院妾忽舉一雄女喜極將彌月預爲治湯餅筵至期前一夕忽失女所在生大驚徧搜家中杳如黃鶴忽於生案上得女一箋謂所事已成謹辭別矣生不覺大戚覆誦之不忍釋手已而嘆曰予實負之其又何咎雖然其何敢忘德遂爲建廟於宅旁顏曰雲娘祠春秋享祀焉越數年京師忽來一技師精射擊一時無敵手名

聖體果奇
女也彼謂
實公子余
以爲公子
實彼也

舉赫奕生聞之以爲彼殆雲娘一流人欲因以求雲娘蹤跡因入京謁之師見生兩問雲娘奚往生不敢直言故
吾曰已物化矣師怒曰予日前適見之於淮泗之間姑以試子子安得誑我生知不可隱盡舉其實告之復詢其
歷史師曰足下猶未聞耶當爲詳述之雲娘孫姓父名曉曾撫關西其微時嘗受公子賜及貴顯不敢忘居嘗詔
雲娘曰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爾其毋忘鄒公子雲娘幼得名師傳劍戟無不精曾與角藝者莫不敗會洪
楊事起父陷於敵雲娘忿甚單騎入敵寨掠父屍歸葬焉餘怒未息欲以麾下兵投官軍旣而歎曰若輩亦好男
兒予何苦作胡虜家奴耶遂亡命走江淮間交綠林豪俊訪所謂廣陵鄒公子其人者以成父志與予交最早支
得知其詳也言已各長嘆由是益欽佩其爲人生年九十餘卒子能紹基家業益振云
評者曰雲娘若是報恩不遜大俠吳六奇也惜乎公子之知識太淺陋耳

友 死

塵 劍

陳確字釋思江寧人其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確爲人尙大節不治生工詩文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有和本初者本北人也傳者失其郡邑其父以守備官楚中而本初遂謂善化縣學生確與善旣而本初爲粵東一縣令延至幕中時確方客游永新本初謂令曰吾有友陳釋思在永新久不相見矣公許我迂道劍之則從公往不然請辭令諾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新境未至墮水死確在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輒賦詩搖筆如飛或拔劍狂歌呼平生諸故人姓名人皆以爲狂莫省其故也俄而本初計至確疾走至其所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甦有間曰本初爲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從吾友地下耳不食數日亦死

劍塵曰朋友爲五倫之一世之悠悠者奚足言朋友哉若陳與和可謂死友矣一嘆

三十六女俠客 第三集

譙北楊塵因批評

古董姜俠魂編輯

●葉靈飛

治逸

此即是全篇之起點

湖南西鄙有地名梅菱集者。或曰初名梅菱跡。爲女俠葉靈飛拒虎處。所稱梅菱迹者。卽女子與虎相撐拒時之足爪痕也。其地四野多荒山。陰晦之天。猿嘯之聲。澈遠近獵戶多闕。此爲生活計。靈飛年十六。從兄嫂居於西山。結茅爲屋。以供棲止。兄亦獵者。每於午飯後。負鳥銃。牽犬而出。薄暮帶禽歸。或兔。雉。山貓之屬。銜翼結尾。悉以爲常。一日兄獵歸。不見靈飛。詢以何往。嫂曰。山澗漉米去矣。兄乃卸仔肩。別鬣羽。美者入市。劣者自食。措施良久。天光將暝。而靈飛猶未返也。嫂曰。小姑久不至。盍往覘之時。兄已倦。勤乃就壁隙。呼其字。蓋葉之屋後。不數武。溯水一灣。清澈見底。瀑聲淙淙。達屋內。故此時喚靈飛。不履戶。而聲浪可度也。詎高呼數四。寂然無應者。嫂止夫曰。毋是。又向老嫗參道去矣。時山後來一老嫗。年八十餘。精神矍鑠。髮綜綜如銀白。舍於松下。或曰。是爲取松狗者。不具論。然靈飛善視嫗。甚相得。故嫂疑之言。次徑趨出。繞屋過澗畔。見米箕欹地。羣鳥聚相啄。嫂過烘然具舉。驚曰。吁。小姑危矣。遽呼夫相與察視。而踪跡之。是山多森木。漫陰張幄。目的不能遠。兄素矯健。語妻曰。汝埃此。令升前壁。可以遠視。俗傳此山有三十六壁。亦曰羅漢壁。石筍岫嶙。故爲嶮峻。兄披荆攀藤。盡平生之力。乃造其極。縱目一觀。全山在握。草徑連片。暮藹蒼茫。怪松古木。幘然如張蓋。迤西盼去。隱隱然一斑虎。似與人搏。屹立不少。

驚得恍惚
迷離意見
神妙

其妹固奇
其兄亦奇
與者彼官
獵之儘可
以愧死矣
寥寥數語
入妙的是
可兒然不
侃武人不
淺

遠來覬覬
有神不遜
景陽之也
武二郎也

動惟距離里許暮色迷離不能窮其究竟兄大疑以爲妹必遇虎然靈飛自父母死後即依兄嫂從未知渠於針
帶井臼之外更能武藝思念及此頗爲之危爰下壁奔回語妻以所見况狀旋奔赴妻阻之曰不可變身徒手虎
豈汝畏豈妹死不足而又益之以兄耶夫曰見死不救何以爲人矧吾妹耶矧吾獵者夫婦爭嚷間適有官獵一
羣負後膛槍隨數犬踵門而問曰余等共逐一虎曾經此過歟婦聆言大呼曰有之余小姑已被曳去因嗾夫相
與俱往乃擁簇奔行不一里許其時月鏡高擎忽見靈飛倒曳虎尾悠然而至乍睹兄微笑曰藐茲孽畜已死余
手衆官獵皆瞠目而視驚爲天人兄曰汝乏矣復顧語官獵曰是吾妹也惟官獵見虎爲人獲意頗快快胥曰吾
等爲此虎已追捕三晝夜矣兄曰君等無介意且休我家於是兄也妹者速官獵至草屋置虎戶外始通訊問方
知各官獵從落羽山追至距此實四百餘里靈飛入屋後遽赴灶下佐嫂爲炊嫂向曰汝素未習武何能捕虎豈
不慮彼噬殺耶靈飛微笑曰習武者非能捕虎惟其不學武者或能之也乃解雉就鍋爲饌與嫂述捕虎之始末
先是靈飛携漁箕方至湖邊忽腥風一陣似有騷臭氣疑卽爲虎湖側有垂柳一株旋翳身至柳下方注視果一
斑蟲平穿而過靈飛自量本力尙堪相制突從柳下出奮臂相追意欲履尾上登扼其頰而擊其目或操勝算但
虎行極速不可幾及約里許虎忽不見仰而視之山之極西有小峯頭虎蹲踞其上見靈飛直撲而下靈飛性敏
捷知避讓卽不能免乃乘勢迎上支臂握虎蹄首頂虎時出全力以與撐拒虎不得動靈飛益得計由是手益下
墜首益上升虎下時爲彼所拒氣不得伸約一時許虎力已萎是卽伊兄登壁矚時也然虎於初拒時其力極
猛屢鬪爭脫厥梯階下一聲如矢氣然覺頂上之壓力旋重而兩爪之拒力全無靈飛猶不敢釋又移時乃釋手

劉七此行
吾知爲彼
汗一把冷

脫身出虎腹。虎遂僵倒。細察地下。虎後爪入泥深。有寸許。而連鈎作倒八字式。亦與虎共留記印矣。此卽梅菱跡之所由傳也。靈飛與嫂治饌。既熟。兄乃覆盆爲桌。藉草爲座。出酒待客。相與歡飲。次晨。官獵商求。以死虎給與報功。葉不可懷恨而去。中有名朱字者。人卽狡滑。既歸。談獵虎事。衆謂葉男慳吝。而無朋友。氣女頗英勇。而美須設計以報之。朱字大笑曰。思致亦佳。計將安出。余已籌之熟矣。會里有惡霸子劉七。孔武有力。曾師事智公和尚。綽號小太歲者也。武斷一鄉。睚眦必報。年三八。妻不當意。欲納小星。朱字曰。報葉之恨在矣。往見劉七。以葉女薦。並述其勇。劉七曰。若去余四百里。非余勢力所及。可奈何。朱字曰。如君勇敢。何在不可橫行。矧一獵戶女耶。劉七惑之。約朱字偕往。一親女郎之顏色。以決行止。次晨。錦衣繡裳。跨駿馬。攜禮物。往謁葉。朱字先見。以爲之容曰。吾鄉劉大戶。蓋代英雄也。聞令妹捕虎事。驚爲罕有。特備禮物。親來欲求一謁。語既。劉繫馬樹下。排扉而入。既見。朱與劉與葉作兩間之介紹。葉觀劉翩翩佳公子也。繩樞蠶腸。頗不自安。掇凳延之上座。劉七遽止之曰。壯士無乃爾余因慕令妹英勇。特來叩謁。能爲余代達誠意乎。否。葉素誠樸。寡交遊。聆語而頹約以對。乃入內。白諸妹。靈飛曰。男女不通問。烏乎可。兄曰。彼富貴中人。逆之不祥。謙語至此。亦云至矣。何規規拘此節耶。妹無奈。因兄敦囑。乃徐步出。荆釵布裙。極微幽秀。劉乍見。暗計曰。此女英氣咄咄逼人。真非凡品。起與爲禮。並述來意。靈飛曰。舉手之勞。俾傳虛譽。辱君下逮。慚愧殊增。話畢。檢衽辭別。入廚下。話嫂曰。目若輩灼灼如賊。宜囑兄去之。恐勿懷好意也。須臾。嫂呼夫入告。以妹語。葉曰。毋乃不見大方歟。彼輸誠來謁。禮帛相將。未可絕人。已甚。乃囑妻妹治饌。供客。旋出語劉曰。龍顧寒門。有輝蓬藋。稍具薄酌。以盡主誼。劉七曰。旣已造門。得覘神女於願足矣。乃起告辭。朱亦代致其

著靈之求
可也何必
與他客氣

嗚呼靈飛
之兄嫂已
矣

好女子我
讀至此浮
一大白

意曰渠亦有事便道過訪余可暫留相擾是也葉因妻妹囑亦不固留乃送劉策馬而去葉素坦率慣見劉去乃自適出宿肺蒸豬與朱小飲朱乃暢語劉之勢力及其武勇並微露與靈飛作伐意葉謝曰婚姻之事門第須稱鳥敢與鳳凰伍過分之望恐為造物忌也朱曰兄何不達之甚耶語云壻宜高攀室宜低聘庸何傷葉曰容商妻妹再為答復朱曰事固宜然切盼佳音以成美滿說畢興辭而去葉此時一般豪興遂與妻謀妻曰如劉勢力不此之許何望入昭陽為帝后耶靈飛年雖成人但凡遇兄嫂論彼姻事皆羞納無一言此未遇老嫗時之前之常度也泊老嫗至山靈飛師事已久嫗遂教以吐納練氣之法輒曰元精不走大道立成靈飛於兄嫂未起時或深夜月光之下如法練習故功成一旦而兄嫂不知此時葉與妻談論劉婚以為劉乃閥閱大家以後可得其依傍談至得意之處不禁鼓掌稱快靈飛意不能遏乃正色與兄嫂談判曰弱妹相依兄嫂自父母死後已歷十年撫養之恩過於庸衆惟妹有一言正告兄如不以妹為累墜此後姻事請勿多煩妹已立志不嫁至於生活之道妹隨兄後尚可勉強得來如兄故主劉姻妹將水涖山崖與兄斷絕幸勿造次葉斯時既貪劉之勢力又慮妹之強梁知不可急戒妻暫勿與較緩圖可也次晨朱字又來紅錦綠綾啣聘禮而至相從十數僕皆劉七之死黨也葉見財禮登門無以為計轉身入廚下與妹商妻曰昨日汝允之乎曰未也特未過拒之甚耳語畢目視靈飛冀得一言以取決靈飛默然曰禍事發現先有伏機前之捕虎實為禍階余早有所料矣清兄試以禮却之必不可妹當使之自退可也葉見靈珠綢緞羅列滿堂當就朱小語曰兄何匆遽乃爾婚姻之事未可強迫朱聞語作怪笑曰是何言哉汝不可行昨日當語我大禮已下忽作違言非余所樂聞也然劉姓為一鄉之望當不辱沒與爾

凡由買者
恐怕未必
高明

酒未飲
醉而先
醉矣

如堅持不行。幸勿婚姻不成。便爲仇敵。時飛在廚下側耳而聽。聆朱強制語。不覺怒從心起。穿步出廚下。載指呼朱曰。賊光化之下。誰使汝虎口行強。宜早識進退。速帶禮物去。休否則我姑娘不爲汝宥。但朱之來時。與劉已。有成議。如妥順受聘。則已。若其不然。卽加諸強搶。爰有力士奚順者。能舉千鈞。頗以勇敢。自負。摻雜衆僕中。來承斯乏。朱見靈飛直出。至前與己相犯。心大喜。以目視奚。奚乘間從靈飛後。領一把揪起左手。從腰下一托身。已凌空欲回遁走。是蓋出於靈飛之提防。外故得手也。然靈飛之功。可以輕如一羽。可以重若泰山。惟脚距離地。則不能自主。祇得任其掬掬。既經門外樹旁。過靈飛。順手握一樹幹。乃能得力。奚順忽覺重量驟增。力不能載。以漸益重。如手托萬鈞。聞而身置其下者。然忽見女蓮鈎一挑身。已栽倒樹幹。應手折而靈飛已落地矣。當奚順之初得手也。朱宇指揮衆僕擁簇而行。及奚順顛衆僕皆亡命逃遁。朱行不及。亦爲靈飛所執。靈飛於是脚踏奚順手執朱宇。呼兄嫂給繩索。次第捆縛如猪豕。葉之住屋路不通。衢四無鄰舍。故衝突至此。從無一人以過問者。朱宇奚順已就縛。乃囑兄曳至屋內。扇戶出刺。榛裂奚背。衣橫擊以按問。彼劉七究如何人。夫所謂刺榛者。以榛樹之幹上生木刺。湘人所以燒炭者也。益以靈飛之奮力橫加捶撻。不數下。血肉橫飛。奚不能忍。乃從實供稱。劉爲落羽山下之強霸。近欲納妾。因從朱薦。乃賄我以行。不良。靈飛曰。渠之羽翼如爾。幾人。奚曰。在逃者俱羽翼皆卑。卑不足道也。靈飛問畢。又如法以按朱。且曰。汝爲禍根。該當打殺。持榛撻背數十下。背無完膚。乃指禮物以語曰。種種賊物。皆汝領來。汝如何以使之去。朱曰。姑娘英勇。天人莫及。既不允婚。誰敢再犯。憑姑娘棄之可也。靈飛不可。曰。既從來處來。仍從去處去。非然者。委之於山。有害。淨土棄之。方水有污。清流余釋汝婦。汝致意劉七。囑其勿生。

足見凡百
物若非強
權制之皆
不足以服
人

智公和尚
何智之有
哉休矣休

妄念可即遣人將物即去語既復指奚順曰此賊暫留可速將各物取去方釋彼歸朱唯唯乃釋其縛朱負痛狼
狽而去既出門靈飛復呼曰來朱又反身入屋敬聽其命蓋此時無論朱宇若何狡猾已不敢不服從其命也靈
飛見朱返又復問曰汝歸對劉七若何云朱曰余無他說惟囑其取回禮物而已靈飛曰仍有後言彼如不服可
任其遣派能人與余再決語云人死不若心死耳可速去朱乃出既見劉哭訴始末劉忿然曰甯爲玉碎無爲瓦
全如爲一小妮子欺負若此不能報復不如死耳當夜至彌勒庵求智公和尚智公和尚者本著名之鑣師也幼
年殺戮頗重遁入空門以圖懺悔當據劉七一面之辭稱葉姓恃強侮親冰人奚順被毆傷捆留智公性如烈火
且俠義中人每存門戶見識不免自家估短當戒劉勿輕動俟余前視彼姝究何能力敢於目空一切自負乃爾
劉心中大喜當即告退時更鼓已兩下矣智公身繫鑣囊登身出庵其行如飛至葉家四百八里天甫欲晞但見
斷壁之側草屋兩間四無鄰舍以耳察之屋內無動靜乃輕啓柴扉插身而入前屋之內縛一人臥於草上意知
其爲奚順是也左側有一小門並無扉闔可入後智公攝步至門側伸首一探當門一土灶橫灶之側藉草爲榻
上垂蚊帳迄東又橫一榻時壁隙已露微光橫榻之上布帳如衲衣補綴千百處也智公心焉疑之未知誰何爲
彼姝之臥處正猶移間猶信一犬自外入對己作狂吠忍聞嬌豔聲驚呼曰有賊語未盡一道青光已奔智公智
公大驚忙飛遁惟僧衣袖寬未能盡出已被割去一袖傷及一指智公此時方知彼姝非常人也狂奔十數里方
敢回顧見無追者心始定乃就草地坐稍寧喘息裂袖以裹指創自念此女之劍是爲女俠殷婆嬌傳正派道中
傳聞昔有殷婆十歲上山七旬得道以三昧火鑄無形劍含於口中吐則青光一道光及之處即能傷人彼其者

惜乎僅傷
之不動之
豈不大快

姝母乃得其傳。若然如劉七者，不爲所殺，猶幸事也。彼時日已東上，白霧漫空。智公方起行，忽覩面一老嫗，至手攜藥筐，觀智公作驚訝狀，曰：子非鑪師凌爽也乎？何至此？蓋智公遁入空門一十八載，未有識其爲鑪師凌爽者。聞嫗語，爲之一愕，知不可諱，乃具告出家事。嫗嘆曰：心平如砥，乃謂真修。旋觀僧袖殘截血迹，尙存質，以何故？智公以實告嫗，曰：此吾徒也。若訪得之，將不汝宥。可奈何？智公駭絕，長跪求爲之解。嫗籌思良久，曰：無已，且隨我去。於是嫗前，僧後，相與俱行。至松下，嫗曰：汝姑止。此渠必卽至。當靈飛之釋，朱宇回也。本期以告知劉七道人前來取禮物，守至盡夕，不見足音。夜飯後，乃束草置地，給奚順眠。歎戶與兄搜入灶屋，而以惟靈飛心有事，輾轉反側，不能成寐。乃坐被端，閉目運氣。一功已完，乃始安寢。有頃，忽獵犬入屋，狂吠被驚醒。因念犬在戶外，何以入屋？忙探首帳外，但見天已微明，一和尚手扶柴壁，探首向內觀。靈飛暗計：此必劉七所使，而暗算於我者也。隨呼有賊，而叩劍已隨聲出。旋入口，覺有腥氣，知賊已負傷去矣。從容着衣，乃下榻。兄搜亦驚起，取火亮燈，見遺有僧袖一片，與血淋一指，共墮於地。在室外草扉已啓，奚順睡如故，喚以相向，初無驚覺。蓋奚順臂痛時久，始就酣，亦實情也。靈飛見天已大亮，出門察視一周，見無賊踪，知已去遠。因念兩日多事，未與嫗值晨去，或可見也。至松下，嫗與一僧坐談，不覺大異。嫗見女至，與僧介紹曰：此余曩日所談鑪師凌爽是也。靈飛亦禮見之，惟於適才所見事頗不自安。遂延嫗於林外，具道所見。嫗笑曰：余已知之審矣。彼爲敗類之徒，所誤耳。相攜至前女與僧互謝已罪，共述述前後乃釋。奚順隨僧返過午，劉七至葉家，負荆請罪，而取禮物以歸。此清高宗十六年事也。迄民國元年，湘中革命起義，有被兵至梅菱集山裏者，常見一少女隨一老嫗，攜藥筐於雲霧中云。

評者曰天下事不可妄想妄想之必不能獲良果如官獵輩以三日之光陰追捕一虎於四百餘里之外卒爲一妙齡女子得之其女子之能自不可與若輩道里計最後若輩欲奪其獲以獻功是妄想也求之不得於是陵朱宇動劉七以陷女彼劉七朱宇輩亦不思靈飛搏虎尙不畏難何畏若輩是妄想也奚順恃兩臂之蠻力而欲挾打虎之靈飛而不思靈飛既不畏虎矣又何畏彼區區之奚順是妄想也若彼輩具此種種之妄想宜乎一蹶不興然有朱宇僅裂其背奚順僅被縛一夜智公和尚僅破一指劉七僅負荊請罪若是結果亦云幸矣

義姬

悔我生

苦至無人
可托而托
之一題亦
云憐矣

馮姬江都吳炳臣家僕婦也性爽直寡言笑操作不辭勞瘁炳臣重之嘗謂其妻曰他日有緩急是姬可恃也後崇禎甲申之變炳臣以諸生死難妻羅氏抱三歲孤付姬曰夫亡妾義不受辱惟吳氏一塊肉宗祧所繫僅此一脈今以相累生之殺之俱由爾吾不及見兒之成立矣言已自刎死時城初下官兵土匪所過焚掠人民之慘遭殘殺者屍相枕藉當道爲芟草除根計下令凡抱東林復社宗旨者須逮其後裔而吳以年少博學在黨中頗負聲望故索吳氏兒甚急偵騎四出邏卒滿街不爲虎狼役吏所得者幾希姬情急智生抱兒走死人中僵臥詐爲死陰以竹尺許挂死屍伏兒其下祝曰天不絕吳氏兒勿啼啼果不啼初羅氏嘗溫麥粉爲漿以浣不姬出亡時預藏粉衣襟中以防飢餓至是乃乘間嚼以哺兒得不死越十餘日亂少定潛行出城思往浙東投一止所蓋吳有女弟嫁同邑孫氏孫服官某縣攜眷寓任所前在籍時與吳朝夕過從意氣頗相得且爲已在家時之所素稔者意謂挈兒往依當必得其憐憫則撫育遺孤責有攸歸或可稍息仔肩也乃沿途丐食往六閱月始達浙東艱

不徒於饑
婦中而見
此者惟
其是饑婦
乃若此
也

知是一個
人才惜乎
無氣節也

苦備嘗形容枯槁。惟兒則豐頤廣額。如平時。蓋媼育兒善慈惠。過於其母。乞求所得。輒市果餌及滋養品。以飼兒。已則節衣縮食。終日不得一飽。故時方免乳之嬰孩。久處乞人叢中。猶得保其平素之活潑。而媼已精盡力敝。迺非舊時之精神矍鑠矣。行抵某縣。輾轉探聽。始得孫氏梗概。踵門問訊。門者見其衣履敝穿。怒叱之。不爲通。媼哀之曰。吾家維揚。實夫人至戚。不幸干戈擾攘。家人離散。而衣飾財物中途又被寇劫。故一寒至此。初非沿門托鉢者。求主人憐而賜一甌粥也。門者以主人故。家維揚。或非虛語。勉爲之通。夫人以爲嫂也。急命召入。覲面而訝其非。是細認之。知爲己家舊僕婦。驚曰。媼何來此。兄若嫂。今何在。耶。媼喑鳴述之。指兒曰。此實兒也。猶憶三年前作湯餅時。以紅錦纏頭。傳示賓客。博文人學士之贊許。時姑娘在室。摩挲撫弄。愛不忍釋。今尙相認否。夫人泣然曰。三年不見。兒已長成。如許。媼真程嬰杵曰。能存趙氏子孫者。九原有靈。不知如何感戴已也。因抱兒於懷。命婢取新衣履易之。兒嗤嗤笑不止。媼及夫人均爲解頤。於是顛沛流離之孤雛。復入錦繡叢中。得人憐愛。而媼以護兒功。亦蒙夫人之優待焉。時清帥進逼浙東。聲勢浩蕩。漸撫某棄城而走。城內外大小官僚。均聞風投降。雍髮迎道。左而強項不屈之士。不願奉令者。則相率盡節死。孫初以吳之汲引。常與復社諸生相往還。頗爲上峯所注意。實則孫氏之在社中。毫無建白。不過借清流之名。以自豪於庸衆已耳。自知鄞縣事。醉心利祿。已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聞清師至。卽開城納降。主帥謂其有黨人嫌。命逮之。孫氏力辯。不得。嗣經多人保奏。始許帶罪立功。任西南路招撫事宜。孫固雄於口。辯利誘名動。爲虎作倀。聞者惑其言。而兼懾其威。旬投誠者數十州縣。以是得主帥歡命。署某區兵備道之職。車馬煊赫。翎頂輝煌。居然滿清之顯宦矣。然孫雖貴顯。而中心介介。終以龔曾與諸黨。

讀此夫人
而愧然丈
夫矣

奇遇

畢竟天理
不可與也

人遊宴賦詩引爲幽恨時思得一東林復社之有名人物而捕戮之既可明一己之心迹又可博異族之歡心取因此更邀上峯之賞識破格擢陞則飛黃騰達富貴正未有艾也是夕侍宴歸聞媼挈吳子至當曰此胤子而至寶也吾以之獻主帥則爵祿之賜不難致矣急入內謀諸夫人夫人怒曰子纔受吳氏恩不可謂不厚不幸明社圯墟一門盡節吳氏宗祧僅此彘彘今不思圖報而善撫其裔反欲爲梟獍之行獻媚異族以求榮俾吾祖若父世世爲若敖氏之餒鬼於汝安乎孫亦怒語侍夫人夫人大號詬醉之聲達戶外勃谿良久孫盛氣出呼家人縛媼及兒至則孤燈如豆室邇人遙媼及兒已不知所之矣媼之歸孫也夫人爲整理別室俾與兒同臥起夜半聞孫歸媼欲一往慰問以通情愫過窗外聞孫夫婦交訴聲貯足聽之知孫之將賣已也大懼卽回室撲被裏兒拔後戶遁去幸夜深人靜俱未之覺倉卒間不辨方向放步狂奔黎明抵一村詢諸居人知己去鄆縣數十里竊幸追者不至驚心略定乃僞謂探親不遇流落異鄉者丐食於村莊村一老者憐而詢之媼爲略述鄉籍家世以兒爲孫而隱其匿孤偕逃事老者謂曰吾觀媼年雖老髦精神尙健儘可傭工於人以資生活求人呼蹴而與笑爲者若聽吾言吾家正少僕婦媼爲吾傭吾養媼兒爲媼計亦得也媼以烽烟滿目無家可歸聞老者言欣然從之隨至其家爲執炊爨洗濯事媼固勤於操作老者又御下寬相處數月頗覺安適一日夕陽西下媼抱兒立門外見一婦蹙蹙過衣衫襤褸步履維艱歸視之詫曰汝非吾家之姑娘孫氏之夫人耶何狼狽若此女見媼怨不自勝涕淚交流媼慰解之并詢所夫夫人乃曰自媼亡後吾夫謂爲吾所縱終日謾罵誓不干休吾不堪其辱覓死者屢而卒不得死未幾吾夫以婪贖案發論棄市財產悉沒入官婢僕亦相率亡去某孤弱無依徬徨無策今欲

懷主人者
亦思厚人
也

老嫗有此
胸襟宜乎
可以行俠
馳事也

徒步回籍耳。嫗聞其言，暗思天道循環，報施不爽。孫死固應爾，所惜者累我姑娘。况深閨弱質，平日足不出庭，焉能餐風宿露，徒步數千里，受僕僕風塵之苦哉？注念及此，乃謂之曰：吾亦以棲身異地，終非了局。請伴姑娘歸，則要茶要水，老身可以代此勞。夫人大喜，過望。嫗乃入辭主人，主人以嫗操作勤勞，深德之厚，賸而送之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爲滿清入關後最酷最暴之慘劇。讀古人筆記而不眦裂淚下者，非人類也。及嫗抵揚，亂事雖已粗平，而舊時樓臺盡成瓦礫，不勝禾黍荒涼之感。憑吊久之，淒然淚下，而探訪昔日與吳交好者，則非被戮卽瘐死，倖免者亦遠徙他方，徬徨道左，迄無歸所，不得已復至旁邑傭工，以活兒。逾年，炳臣之友高峻峯者，求吳氏孤嫗，聞而往依之。高敬其忠義，頗加禮遇，遂安焉。荏苒十餘稔，兒常與嫗同臥起，每爲述其父母生平，輒涕不可仰。兒稍長，嫗謂曰：我不忍離汝，然寄人籬下，終非久計。大丈夫當立志建功業，安可局促如轅下駒？供人驅策已哉！兒大悟，請於高出外游，學高嘉其志，書籍學費多所挾助。三年學大成，得某官提攜，佐幕於江左馬中丞署。中馬係吳之舊友，知爲故人子，益加信任，機密要政莫不就商。而吳子亦能出其平日所學佐理庶政，規劃精詳，數年政大著中丞嘉其功，賞賚逾於常格。乃歸家修第宅，置田園，亭臺樓閣，頓復舊觀。戚鄰盈門，家聲鵲起，而十餘年隱姓名埋頭項之無告孤雛，至是始得揚眉吐氣，紹箕裘不失職矣。初吳子出外遊學也，嫗尙傭於高氏及佐幕江左，乃遣使迎養。時嫗年近八旬，鬢髮斑白，精神猶復強健。吳子有過，輒督責之，如嚴師之教弟子。吳子亦待嫗如母，謹敬受教，不敢違。厥後返歸田里，嫗猶拄杖課婢僕，間或雜家人操作，如舊時。吳子止之，嫗矍然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家非素封，卽富有千金而一粥一飯亦當知來處之不易也。其治家勤儉如此。又數年，嫗卒。吳子哭

泣盡哀如喪考妣爲出資卜窆葬禮豐禮鄉之人景仰高風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也今江都北門外有義媼塚撫碑剔蘇猶能認其遺址云

評者曰俠義事不必拘拘見諸武門也凡能拯人之危救人之難忠人之事而百折不磨者皆可謂之俠義若彼媼之撫孤終始如一亦俠義中罕見者也吾讀是篇不禁肅然起敬

霞娘

襟霞閣主

吳中周生世家系美丰姿擅才華一翩翩佳公子也少孤母鞠養成人生年二十室虛其耦母年將五十垂垂老矣憊爲生覓婦生每泣下沾襟語母曰兒尙年少婚事可緩娶婦而賢固可分阿母勞不賢翻足生家庭氣願母寢此念兒當躬自奉養不敢稍懈區區反哺之衷祇母垂察生母一笑置之某日薄暮生得一郵函折閱之爲父執汪公所遞者公執政於杭投書招生入幕襄維國是生喜自思男兒生爲國用丁此亂世正志士枕戈文人投筆之秋奈我老母在堂晨昏誰省何出函於母母力勉生往曰蘇杭只隔一衣帶水耳汝去毋疎音問足已但青年涉世財色二字戀之足以殺身遠之自高品格汝宜銘於方寸勿忘予囑生唯之領母命束裝就道抵杭汪公命生主記室郡之政務時與生樞商甚契洽也江公倜儻風流多蓄歌姬公暇必於內衙設飲命之侑酒淺斟低唱汪公頽乎其中以爲常自與生契席上每招生與俱生不敢放浪目中有色心中無色子母訓也汪公益器重生一日生欲旋里省母公設筵餞生酒半酣汪公命歌姬霞娘至無何一女郎嫋嫋出公命就席生目之國色也姬見生丰姿楚楚儀表非凡心器生汪公命姬視生益冷未斟生酒姬取生盞餘瀝乾之滿酌生生手接酒盃誤

少年能解
此中利害
已是不凡

有賢母故
有此嘉兒

汪公之豪
爽亦通人

突然而來
愈見神妙

此所以謂
之曰書默
子也

觸。姬。乳。姬。霞。飛。啊。煩。伴。作。不。覺。汪。公。命。姬。歌。宛。轉。一。闋。如。柳。下。新。鶯。生。不。禁。拍。掌。度。之。汪。公。謂。生。曰。此。兒。名。霞。娘。
頗。不。惡。前。年。予。以。三。百。金。得。之。猶。處。子。也。今。日。喚。將。來。特。耦。公。子。公。子。挈。之。歸。可。也。生。起。立。辭。曰。母。有。明。訓。不。敢。
違。也。汪。一。笑。處。之。時。霞。姑。聞。汪。公。語。頹。然。自。入。汪。廬。生。五。百。金。生。忽。忽。攜。篋。就。道。垂。暮。旅。宿。邸。中。見。有。二。男。子。蜩。
鬚。縹。頰。口。操。北。音。又。一。少。年。丰。度。翩翩。均。入。旅。邸。生。入。室。閉。關。酣。然。入。夢。五。鼓。二。盜。忽。破。扉。入。生。室。生。夢。中。驚。覺。
盜。縛。生。四。肢。掩。生。口。傾。生。篋。中。金。生。目。二。盜。即。向。所。隨。入。之。二。男。子。也。盜。將。出。門。生。大。呼。救。命。忽。一。少。年。躍。入。生。
室。力。奪。盜。刃。出。盜。不。意。殺。其。一。一。盜。度。不。能。敵。逸。去。少。年。奪。盜。金。納。於。生。篋。中。一。手。挾。生。一。手。提。生。篋。奔。出。旅。邸。
門。時。月。落。參。橫。東。方。漸。白。少。年。置。生。廣。路。上。生。驚。定。問。少。年。姓。名。少。年。脫。手。上。約。指。贈。生。曰。明。日。當。自。知。之。倏。忽。
失。少。年。蹤。生。疑。神。助。露。坐。待。旦。視。少。年。所。贈。約。指。大。駭。蓋。有。霞。娘。二。字。也。生。驚。疑。萬。狀。起。行。抵。家。見。老。母。倚。閭。入。
室。霞。娘。先。在。大。奇。問。故。霞。娘。微。笑。不。答。生。母。曉。曰。汝。無。霞。姑。為。羣。盜。殺。已。安。能。再。見。我。於。此。霞。姑。雄。裝。從。汝。後。脫。
汝。於。險。汝。尙。未。知。耶。生。恍。然。駭。問。霞。姑。安。得。負。此。絕。技。不。意。巾。幘。而。豪。俠。者。霞。姑。曰。儂。母。本。太。行。山。女。俠。儂。從。女。
習。藝。山。中。去。年。偕。母。薄。遊。武。林。山。水。母。卒。於。途。儂。乃。賣。身。葬。母。入。汪。公。帳。汪。公。能。屈。全。儂。儂。身。尙。潔。也。慕。公。子。篤。
誠。純。孝。見。色。不。亂。方。寸。作。事。不。忘。母。訓。故。儂。甘。委。身。事。公。子。得。請。於。汪。公。暗。從。公。子。至。此。汪。公。有。函。已。呈。太。夫。人。
矣。生。聞。霞。娘。言。樂。不。可。支。感。激。無。地。焉。生。母。即。擇。吉。為。生。合。卺。一。對。璧。人。盡。堂。交。拜。觀。者。嘖。嘖。稱。霞。娘。天。止。安。琪。
兒。不。知。霞。娘。負。有。絕。大。之。膂。力。人。猶。皮。相。窺。霞。娘。耳。

么。鳳。曰。世。有。紅。拂。投。李。靖。更。有。霞。娘。事。周。生。誰。為。此。髻。捨。汪。公。其。誰。盈。篇。讀。竟。愧。我。念。載。江。湖。尋。花。問。柳。無。一。人。

如霞娘者古之杜牧聞之亦當揮涕於泉下矣

鸚哥曰盈篇閱竟妒煞周生艷福不淺人稱霞娘者洵周生之知己余謂不然論周生之知己者乃盜也蓋生不劫于盜何能締美滿之因緣雖然鴛鴦簿上斷不錯註於三生奈我青衫潦倒衣食江湖殆為薄倖人欺抑為世外人欺噫處境不同得勿妒煞哭煞

王者女

梓侯

皆是為衣
食者無
怪乃驚
視之也

彼國之王
亦多情者

事足如此
夫復何言
宜乎彼國
之不能自
振也

土耳其國有顯宦某氏生三女俱有姿色而季女為最年次第相長幼所謂荳蔻梢頭皆在待字之年惟乘龍佳婿難中雀屏之選一日其父乃召諸女而告之曰爾等年長當外嫁盍各言志以便妥為之所長女性習於味答願適庖廚人仲女性嫻於裝飾答願適縫女者其父甚鄙之詢諸季女而季女則曰兒欲適君王否則不願也其父雖領之然亦深以為難事而笑存之詎屬牆有耳消息傳於僚輩而之子之求亦已達於聖聰矣於是時主乃下詔令三女齊入覲王悉其隱乃各如長次女之所欲而為之匹且自納季女以正其宮長次女之夫皆奉職於宮禁故伊姊妹之居處往還固無勞雁東西之歎也無何長次女目擊伊妹之獨尊貴於己也心頗嫉視之逾歲皇后孕將姪一日招二姊至慰慰以扶持之役見托而二姊乃齊聲曰吾妹占龍天下屬吾家吾等骨肉之親當共享其榮華今將妊甯靜居無多慮及臨蓐伊二姊乃乘間易其嬰而以貓報如宋仁宗朝故事幸以王后平日情感其篤之故乃無意外之變詎此後三數載后每育伊二姊俱以貓易之王大怒遂禁后於冷宮而后之二姊則怡如也先是皇城之周有河徑于宮禁后姊每易子即畀人投諸河中期免遣人以柄詎知有守城之長某年

果有百折
不折之志

爾兄不死
不足以顯
其妹之能
也

近花甲尙無子嗣然其家頗饒富是夕於無意中見波上浮嬰尸乃呼僕役救之幸一息尙存乃以乳母育之年
得其一顧三歲中已男二而女一也三子漸長其貌備極豐厚魁梧於是城長珍愛逾己出閱十餘載伊姊妹已
成人且頗嫻武技土耳其歷古尙武故男女俱善焉伊姊妹雖云出人頭地然尙不知其己身之所自來也居豐
履厚兄妹俱以好奇名山珍海寶其家無不具者一日女自武場歸於途次值一媼顧女而言曰小姐小姐若
家蘊積珍奇雖多然所謂能歌之樹能言之鳥返魂之泉之三寶若家則有乎否女以爲金錢能買得遂踉蹌歸
語其諸兄意似欲往購者伊兄語以不能女則怏怏然若有所失疾首蹙額殊以爲恨衆既莫知計之所從出乃
往詢媼媼曰此室遠殖於萬里之外往探之英雄殉其身者衆矣若等如不畏死且以英雄自任曷至某山之麓
詢一老頭兒則自知之也女之長兄頗豪邁願先往將行畀女以寶石之指環曰光在吾生光滅吾死爾可時息
視之以決吾命既往果如媼言女兄叩老頭以路經而老頭乃阻之曰勇敢天下武越尋常者俱以欲獲此寶而
殉其身汝孺子盍速返焉女兄則厲聲作色曰老頭兒何欺人乃爾余既來將焉返老頭知此子之不可以遏之
也乃顧語之曰山中千奇萬怪若往切不可回首萌退志否則必化爲頑石而亡也女兄然之遂登山及山之
半則萬籟狂作如千軍萬馬之擊於後者然女兄懼甫回首則身已化石而亡女觀光滅知兄已矣深悼惜之女
仲兄英勇願繼長兄以行既往俱以越山之半回首萌退志而亡女之仲兄既遭如是厄女由是益無生趣欲往
復爲家人所阻無已女乃於夜分踰牆出遺書及指環以慰家人家人見指光不滅故知女之未死也女至山麓
詢往途於老者而老者則非笑之曰爾輩巾幗菽麥尤恐未辨尙何貪功冒險作此等事盍速返以安分否則爾

此事可爲
傲事者則

彼能言鳥
者想是精
衛之類不
然胡可爲
事

少年之前車可鑒爾得無懼於中乎女聞之頗激發乃厲色曰老者知之乎前兩少年吾兄也俱以未得此寶而亡如此者固非彼蒼之不仁實伊等回首萌退志有以致之今余雖弱質然決不致中途萌退志願老者詳示之以便窺龍壙入虎穴繼吾兩兄之遺志達吾生平之目的老者知其情莫能已乃切誠之曰而既願往須堅而志不則送死而已耳孺子其勉旃於是女即辭老者遂登山經千奇閱百怪勇往直前無稍畏懼及登頂則萬籟無聲四境寂然山頂頗平闊周約數百武中植樹有異鳥巢其上樹下有池澈然者仙泉也女得寶甚慰取壺盛仙泉折鳥巢之枝以返下山時以仙泉活其兩兄及探寶殉身之衆英雄伊姊妹交相慶而衆英雄亦感其德願爲伊氏役及抵家以仙泉植鳥巢之枝於是風信所之異聞及於天下矣時王聆其事乃召伊姊妹入啓奏畢王欲得一觀仙泉異鳥爲快詔下伊姊妹即獻鳥於王座王乃叩鳥而言曰爾脫能言盍以爾之所知語吾鳥發言娓娓動聽蓋述當年后姊易嬰蒙上之事也王異之乃勅法官訊鞠后姊既得其詳釋后以矜其誣由是殺后二姊以其爲奸故也王后和如初乃迎伊姊妹入宮立長者爲東宮次子加優寵賜守城長以爵而珍女特甚焉當是時土耳其與埃及羅馬等國戰邊疆告警舉朝張惶衆英雄乃互請於朝曰某等受國恩今當爲國效命於疆場馬革裹尸誓所不辭公主從傍進言於其王父王乃大悅興師之命下衆英雄乃齊赴前敵義勇爲心忠誠作胆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馬到功成遂獲大勝以還云

樂天氏曰余友某君述此事於倭京余因筆其梗概事雖近於浮誕然每讀至易嬰事未嘗不爲之扼腕已伊姊妹探室一節足徵人而無百折不回之決心未有不半途而敗者及末段則知夫國家無育材之實英雄即無數

國之志方今國是數敗世道詭譎欲求一忠勇體國如斯篇之所述者且不可得無怪乎江河之日下也於戲讀斯篇而以英雄自任者抑亦有動於中否

蘭英

觀海

此王成之
不若蘭英
也

鳳城亦太
惡作劇

茶商王成梁溪人也娶妻李氏生一女名蘭英成經商積省三年積萬餘金乃返家迎妻女往時蘭英年已及笄亭亭玉立美麗無匹而性尤溫婉鮮言寡笑好讀書通文墨聞父欲挈家往贛因諫曰吾家現已富矣且阿父年逾不惑正好從此輟手享幾年閒福何必棄故墓背古鄉遠出數千里角逐於商業場中以博贏千累萬哉成笑曰方今華茶暢銷歐西業此者莫不利市三倍余何愚而棄此良機哉遂不從女言命速整頓行篋即當買舟西去也時滬甯鐵路尚未通行故由錫赴贛須先乘帆船至申始可改輪西上成乃雇一民船將衣服細軟一一運往船上然後作別親戚起身下船舟子名張大維揚產也貌醜惡目凸眉堅望之令人生畏見蘭英目灼灼視蘭大驚惕然不自安時舟已解纜行循運河南下是日天朗氣清微波不興風景至佳兩岸雜植桃柳杏桑映水中作紅碧色蘭英顧而樂之始忘艙後可畏之舟子矣舟行竟日爲程尚未及半時日已平西狂飈忽起巨浪迎舟來搏船首作怪響浪花四濺由隙處飛入艙中衣服盡濕成驚呼速下蓬拋錨張乃駛入一港而下帆焉成四顧皆田陌渺無人烟心頗戒懼惟封姨正大肆其威不敢易他處晚餐後忽風平浪靜皓月東升成夫婦攜手出艙領略河中晚景忽張大執利刃至船首推成入水成妻欲號亦擲之港中時蘭英見父母俱遭慘斃痛不欲生大號而出欲躍往河中張大急拖住曰小娘子無恐汝父母已死不可再生請即從吾還汝快活言訖即欲施以汚

蘭英確有
定見

嗚呼入
與

辱行爲蘭英自思苟與之強抗而死則父母之仇終不得報不如以計誘之乃泣曰承蒙不殺而愛吾則爲夫婦可耳既夫婦矣豈可匆急乃爾今父母方溺待七日後成禮未遲張大見蘭英無抗違意慨然允之呼其同伴二人出曰事了矣且吾已得美妻汝輩應若何賀吾又曰贖財物汝弟兄可分取之今且從吾來與小娘子同謀一醉乃曳蘭英入四人圍桌而飲時三人狼吞虎嚥頃刻大醉惟蘭英暗自流淚悲痛父母而已俄而三人鼾然入睡鼻聲大作蘭英大喜曰復仇之時機至矣取槍後之利刃欲殺三人惟蘭英一弱女子殺人豈其所能故刀方在握而手已大顛幾不能舉乃鼓勇戰張則尙未及盾而刀已墮張大忽驚覺見狀怒極拾刀遽刺蘭英時二人亦醒勸張曰彼之欲殺吾兄不願爲兄婦耳又附耳曰金陵有余戚某氏七十烏也今蘭英面貌眉好何不運往彼處必可售多金則吾兄人既不得而獲重金決矣張大喜從其計和顏爲蘭英曰本當殺汝現因弟兄相勸明日卽送汝返家蘭英不知彼等何意拜謝之計行三日船始旁岸則地非熟識繁華過於梁溪乃引入一僻巷巷中居家數十各有二三年輕女子珠圍翠繞塗脂抹粉者倚門而立張導入巷左一家指一半老徐娘謂蘭英曰母之指諸年少者曰姊妹之蘭英始恍然所謂送回家者乃售彼於青樓也無奈大仇未復亦惟有暫時俯從而已嗚呼以一良家女子知書達禮者一旦使之作襄王夢裏人彼蘭英何能堪哉晚間假母教之曲蘭英乘間進曰兒本梁溪良家女今既至母處歌曲侑觴勉強可以爲之倘欲滅燭侍寢則惟有死而已鴆母知初操神女生涯者必有此一番假惺惺遂許之而倏忽三載蘭英竟潔身自好終不爲狎客所動每念父母之仇及己所處之地位未嘗不淚潸潸下也本擬擇狎客中之信誠者訴以冤苦俾代爲設法奈側身花界者大都執持子弟及

寫一紙
走馬看花
者

誠哉信人

冤家路兒
相逢
即
斷

大腹商賈皆叔寶毫無心肝者也故蘭英擇之久而未得其人一日有燕人黃生慕蘭英名欲一見則一誠篤佳公子也語言謹訥舉止大方蘭念父母之仇或可賴斯人而報乃慰勉接待囑生常至半月後蘭英不復能忍乘黃生來命房侍外出闔門跪泣曰妾有奇冤不白者三年矣倘相公肯代爲報復則此恩此德沒世不敢忘黃生曰卿有命僕無不樂爲况爲卿復仇哉蘭英乃將父母之若何被害已之若何刺張未成及若何售入青樓一一述之至沈痛處輒涕不可仰黃生亦爲之嘆息慰之曰今梁溪知縣某公余之大舅也祇須與余舅飭一海捕凶手不難捕獲蘭英收淚謝之又曰妾少小讀書略知貞節故雖處泥濘之中而不敢有一苟且行爲相公倘能脫妾於苦海而置之婢子列則既可免辱家聲又得略報相公大恩未審相公意下如何生喜曰僕早有此意惟未出諸口今容歸謀父母一旬後當有佳消息報卿也半月後黃生始至笑謂蘭英曰僕自奉卿囑即親往梁溪懇余大舅現已派差四緝想兇手終難漏網且謂卿能不忘父母之仇孝女也甥正未娶此事當爲作伐僕歸與父母亦深許之惟未知卿身價若干故特來與卿假母一商蘭英紅暈兩頰拜謝曰假母爲人頗不惡五百金當可了事惟一事須與君約非待張大正法後不能諧花燭也生允之呼鴛母出告以願爲蘭英脫籍鴛母初不允繼被反覆開導卒以六百金許之而蘭英從此脫離平康矣大凡機會之至非人所能意料蘭英既爲黃家婦已迎往生家與生別院而居某日戚家來一僕蘭英於簾內窺見不禁喜極欲狂縋手稱慶蓋來僕非他如三年前謀害蘭英父母之兇手也乃密告生曰來僕即張大速擒之勿爲兎脫黃生乃備一名帖押張往府衙且以謀害情形詳細稟知遂不復移解梁溪立即升堂張大死不認謂事隔三載且無左證時蘭英適上堂候質罵張曰惡強

盜做得好事。今日尙欲抵賴。否。張一見蘭英面色死白。不敢復辯。因盡吐其實。且曰。當日得銀後。夜間忽遭火焚。二夥死於舟。余僅以身得免。遂備於黃氏戚家。今日此案既破。惟求速死而已。刑之日。蘭英親往。瀝血致祭。涕泣盡哀。黃夫婦乃擇日與子合誓。時甯人盡知孝女名。結襦之日。賀客盈庭。中丞某親往致賀云。觀海曰。此清光緒年間事也。甯友馮君爲予道之。惟當時士夫未爲表揚。現幾無知者矣。惜哉。

麥克女郎

劍亞

萬籟既寂。風景愈幽。蘭茵河畔。有屋一椽。棟折牆圯。每遇風雨。湫隘囂塵。不可久駐。足室中。燈光如豆。由牆隙間射出。隱見人影。雜沓狀頗。梁六榻中。臥一老人。年可五十餘。面慘白。無人色。氣喘吁吁。聲似吳牛。一中年婦。及一垂髫女郎。倚榻泣聲。淒而厲。雖巫峽啼猿。衡陽斷雁。無此淒楚也。時喘聲泣聲。與廬外梧桐落葉聲。遙相應和。益增無限愴惻。少選。哭益劇。而簷下寒犬復狂吠如豹。噫。此何時歟。此何景歟。蓋榻中老人。溘然朝露矣。老人彌留時。乘其妻入內取物。乃升其枯瘦如柴之手。輕按女郎額上。且喘且言曰。兒。吾親愛之兒。乎。父將與汝長別矣。泉路茫茫。接引者將踵至此。半句鐘內。吾必魂歸天上。雖含冤莫白。飲創以死。任仇人逍遙法外。然吾墓木將拱。死亦殊榮。爾素以孝名村中。吾死。切不可任阿母悲慟過甚。汝宜曲盡孝道。善言譬喻。以冀稍殺阿母悲憤。則吾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也。女郎領首默應。而兩行珠淚已如泉湧。願恐爲阿父所見。適增其悲。乃卽以衣襟拭之。使乾。時阿母已嫻嫻自室中出。老人言始止。讀吾書者。須知老人遺囑其女數語。其間固大有原因。在吾今當以老人身世。先爲閱者告焉。老人名麥克爾。負販爲業。其先代曾爲日耳曼族。後經商英倫。不數年。頓成巨富。慕英倫

一片風光
寫入慘境

南買如此
翁亦風雅
無匹矣

是世事
不負苦心
人也

山水秀麗人民和藹乃決意改入英籍誓不復返故邦大有終老是鄉之概越年餘遂購某巨宦邸爲寓所在蘭
茵河畔風景清幽英倫水可玩於几席之上於是栽花種竹讀書課子時或竹杖芒鞋躑躅於山巔水涯樂也
融融雖南面王不易奈好景不再樂極生悲某晚滅獲輩因不戒於火祝融氏遂大肆暴威不及半小時將此大
好園林遂變爲瓦礫場矣老人刻苦經營數年積蓄既付一炬從茲長日抑鬱病魔亦乘之而入室如懸磬貧無
立錫加以風燭殘年藥石罔效不數日遂逝世時麥克爾年僅十二天真爛熳童性未除雖室被焚如老父見背
猶終日跳躍嬉戲不知困苦之將臨者老母則終日以眼淚洗面幾如淚人幸表叔來英解囊濟之並爲其建屋
一椽復購田數畝令麥克爾耕種庶免凍餒之患無如命運多乖動輒不利不數年老母棄世天又大旱麥克爾
呼天不應搶地無靈惶急之狀非余劣筆所能描摹萬一時村中有牧師名凱洛而者年事可五十餘願精神矍
鑠不減壯年性和藹可親家雖中落恆喜濟人之念見麥克爾連年不幸田又荒蕪長此以往恐將爲溝中餒矣
於是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慨然贈以金磅五十令其棄農業商麥克爾感激至於淚下於是朝販麵包夕售水果
寒暑無間風雨罔阻如是者數年居然稍有積蓄凱洛而見其勤儉耐勞不難無破壁飛去之日乃以愛女妻之
結褵後閨房之樂殆有甚於畫眉者乃將房屋粉以白堊煥然一新屋中設櫃台一雜置糖果麵包之屬令其妻
掌櫃已仍赴外負販家境漸裕伉儷甚篤翌年舉一女及長婉麗無雙人咸以天上安琪兒呼之麥克爾夫婦更
欣喜不置女有狸奴曰麻而渾身毛潔白無比性馴能適人意女常與之同寢晨則飲以牛乳常呼爲閨中良友
一日朝暾初上女郎胸懷麻而佇立門首聞跳忽見馬車一輛疾馳而來僕從前呼後擁意氣甚豪中坐少年一

外國人亦
如此可見
勢利二字
不害我
中國人也

我以爲選
是彼女貴
也

人年可十八九。面目黑狀似黑奴。見女懷中狸奴純潔可愛。乃立命僕人往索女郎。見狀不寒而慄。返身奔入兩行珠淚。幾奪眶而出。時麥克爾方售物歸。見門首廬集多人。磨拳擦掌。聲勢洶湧。趨近視之。不禁大愕。彼何人斯。蓋卽伯爵羅賓生次子也。伯爵性頗險。很貪賄嗜殺。嘗與麥克爾父構訟於倫敦法庭。伯爵竟負名譽。遂由此一落千丈。於是銜之。不啻刺骨。屢欲報復。而麥克爾家忽肇焚如。未幾憂鬱而卒。報復之念。由此中輟。今麥克爾陡見其子前塵影事。湧上心頭。不禁動今昔之慨。乃強笑言曰。小女倔強性成。狸奴爲其朝夕。閨中良侶。不可須臾離。公子如亦愛此。余當乖女熟睡時。借與公子一玩也。少年忿然曰。汝女既倔強性成。余性尤較汝女倔強。以堂堂伯爵之子。豈畏一小販女耶。麥克爾聞言。氣憤填胸。逕自闔戶而入。門外人厲聲叫罵。良久始去。麥克爾氣喘吁吁。坐甫片刻。門外叫罵之聲。又起。勢甚洶湧。較前更烈。戶聲軋軋。似將傾圮。麥克爾仍忍氣吞聲。聞置若罔聞。少選。門呀然倒。衆人如潮湧入。爲首者卽伯爵羅賓生也。蓋其子以索貓不就。歸而訴之於父。謂麥克爾非但不給反饗。以閉門羹。伯爵聞言大怒。謂鼠子焉敢辱我。我必有以報之。乃立率健僕整隊。與師問罪。麥克爾見伯爵親至。乃含笑起立曰。貓係小女愛物。公子強欲索取。頗難割愛。伯爵不待其言。竟厲聲喝曰。區區狸奴。何得珍貴如此。吾今問汝。吾子貴耶。抑汝女貴耶。吾子與若女孰貴。孰賤。相去不啻霄壤。汝之用意。吾早洞悉。蓋吾爲若父之仇。則吾子與若亦成爲無形仇敵矣。麥克爾乎。試思吾今日之地位。較汝所處何如。欲長欲短。易如反掌。汝苟不以狸奴交吾者。吾當以相當手段懲汝也。麥克爾知難與敵。祇得返內。往取見愛女。方與廬而接吻親愛之狀。昨可言喻。麥克爾欲往奪取。則愛女頓失良侶。必欲悲泣。苟違伯爵。則彼衆我寡。勢難相敵。一時思潮起落。靡可

嗚呼若輩
爲人役者
何苦來哉

壯哉女郎

巾幗中有
如此俠兒
不愧熱男
子不謬

渴止然願此失彼終難得良好佳策正思念間衆人喧聲大震蓋伯爵催取狸奴也麥克爾心益惶急無可奈何
逕尋愛女懷中之狸奴而出額角汗涔涔如珠下墜伯爵見狀鼓掌大笑狀頗驕悍侍從復大聲和之麥克爾羞
憤交加目眦幾裂而愛女泣聲復聲送入耳鼓麥克爾此際焦急欲死伯爵笑聲桀桀親手來接狸奴麥克爾
睹狀忿甚將狸奴向伯爵面上遙擲之祇聞呀然一聲狸奴已墜地斃而伯爵鷄皮之面陡現青色腫起如丘痛
楚難忍乃喝令僕人動手雖言未出口此如虎如狼之僕役不問皂白已將麥克爾扭住亂打鮮血淋漓渾身幾
無完膚高呼救命聲慘不可聞詎絕無人應良久聲嘶力竭倒臥於地已奄奄一息矣迨麥克爾復甦則身在楊
上妻女環守而哭伯爵及僕役已杳如黃鶴感慨身世老淚不禁奪眶出吾書開卷之時即紀此時情形也麥克
爾纏綿牀褥荏苒半月頗傷及內部勢難救治平日所有儲蓄至此盡數用罄告貸無門點金乏術一家三口無
日不相對作楚囚泣也麥克爾臨終時女泣然謂父曰阿父身受重創受此奇辱推其故皆不孝倡之也今既無
兄弟又乏姊妹代父雪仇舍兒誰屬故雖赴湯蹈火刀鋸加身臨萬死而志不稍灰必得仇人而後已也麥克爾
聞言領笑應諾少選痰湧上喉呼吸頓促不及十分鐘即長辭其親愛之妻女而逝時窗外怪鴉一聲兩聲毛髮
爲戴助人淒楚有如是者女料理喪事畢日赴外負販博得蠅頭微利悉數奉母由此得免凍餒之患然蒼天不
情有意弄人老母悲父慘死衆日珠淚暗彈抑鬱成疾病未三日亦遽溘逝女呼天搶地誓以身殉然偶一念及
父仇未報死有餘憾乃毅然決然胸懷手槍日以尋覓仇人爲事從茲以往女不復負販日惟徘徊宮邸一帶
求乞度生思乘其出而狙擊之然僕從如雲斷難下手祇得默禱蒼天乞賜垂憐耳某夕萬籟無聲行人絕跡一

快哉吾當
淨一大白

輪。浩。月。遍。照。大。地。與。白。晝。無。異。女。郎。仰。臥。伯。爵。簷。下。睡。夢。中。微。聞。汽。車。鳴。鳴。而。至。恍。惚。有。人。呼。曰。仇。人。至。矣。速。起。
：時。不。可。失。女。郎。睡。眼。朦。朧。躍。然。而。起。果。見。汽。車。一。輛。疾。馳。而。來。女。郎。即。隱。身。石。柱。後。執。槍。而。待。少。選。汽。車。驟。止。
果。見。伯。爵。昂。首。挺。胸。歷。階。而。上。女。突。然。出。曰。惡。狗。汝。識。麥。克。爾。之。女。乎。汝。罪。惡。滔。天。路。人。皆。知。今。汝。惡。貫。滿。盈。末。
日。已。臨。矣。伯。爵。以。女。如。飛。將。軍。從。天。而。降。驚。駭。失。措。欲。返。身。奔。逸。女。槍。聲。已。發。砰。然。一。聲。伯。爵。已。倒。臥。血。泊。中。時。
邸。內。僕。人。咸。聞。聲。持。械。出。女。毫。無。懼。怯。厲。聲。呼。曰。吾。親。愛。之。父。母。乎。大。仇。已。復。讐。將。追。隨。雙。親。於。地。下。矣。言。畢。自。
洞。其。胸。而。斃。事。聞。於。英。皇。稱。歎。不。置。乃。以。孝。女。刃。仇。四。字。親。題。於。墓。門。以。示。表。揚。至。今。三。峽。人。士。猶。眉。飛。色。舞。津。
津。道。及。焉。

陸慧娘

懺情

評者曰天下至不平者惟社會之階級而世之大冤大枉事亦多由此而興安得化千萬麥克女郎為社會一掃其不平者適亘古未有之大快事也

此而生
情斯得情
之真家矣

山陰顧者世家子也美丰姿少聰穎嘗與比鄰陸慧娘同學肄業慧娘亦豐貌嫺雅舉止溫柔不亞於大家閨秀鮮弟妹故父母鍾愛之尤其慧娘偶有疑問輒以問生生有疑問亦必趨問於慧娘以故二人形影相依誼等兄妹暇輒互相論衡今古考窺經史久之情益密嗣因生父出津門生家亦將徙往臨行時生親詣陸家辭行慧娘因謂生曰妾與君總角相交情逾骨肉今不幸一旦地北天南能不令妾斷腸乎言次就指間將一寶石指環贈生曰今君行期忽促無以相贐此區區者雖不足貴聊為余二人之紀念可耳言訖淚簌簌下生乃含淚而

從此可續
舊好我亦
爲之喜也

道姑讀老
於湖海間
矣

受之并泣向慧娘曰卿之心事僕知之頗諗僕本不忍捨卿他去奈迫於嚴命何言次亦於胸際出漢玉連環一
件回贈慧娘曰翠羽明璫卿固有之僕不敢以俗物潤卿此區區者非敢言報特與卿留作紅閨雅伴也慧娘即
佩之於胸曰蒙君寵賜妾敢不什襲珍藏以副君盛意當時即殷勤送生至渡口洒淚而別烏兔忽忽詎生去後
二年一日忽接生來書略云此間日來謠言蜂起人心惶惶致遷家徙省者絡繹於途僕家亦擬采雨綢繆即日
人回故里費神轉致尊翁先期代余家雇人將茅廬收拾一過俾光蓬葦爲禱屆時當面謁芳顏似傾積愆忽忽
搦管不盡篆私餘維珍攝不既庚子季春月發慧娘閱竟喜不自勝并白於父於是女父即日代生家雇匠將故
第修葺一新久之不見生家回里正懷疑間忽得凶耗始悉生家因行囊充物舟經揚子江時致罹盜劫全家僉
被殺慧娘聞此噩耗私自泣曰命途如是夫復何言今而後僕惟有祝髮尼庵以蒲團清靜了此一生誓不再更
適他人矣自此玉容憔悴鬱鬱寡歡未幾女父母相繼擗疫死遺產爲族人侵佔殆盡慧娘至是遂有厭世之念
已而念與其埋沒空門不若替生報仇因憶曩時有黃道姑者工劍術且自幼愛僕甚并道僕堪傳其衣鉢當時
因父母在堂不得自由今則可以遂我素志矣於是向父母坟前辭別往投道姑道姑居一古寺中地僻境幽外
人罕到慧娘既至與道姑相見畢先叙寒暄繼將父母俱故及學術報仇等事詳述一遍道姑感其義俠日以劍
術授慧娘慧娘悉心習練三年技成辭欲去道姑詰其所往曰將徧歷江湖以報讐耳道姑曰以汝之技固足可
報讐無虞矣特恐不識仇人於事無益慧娘毅然曰僕此行已抱決心誓非達到目的不止道姑聞而嘆息曰海
底撈針固非易事然有志者事竟成特報仇一事不可輕率必須購證確鑿方可下手設報非其人必犯上帝大

巧得很

細心

戒汝切勉之。慧娘敬謹受戒。身佩寶劍。背負行囊。拜別道姑。而去年餘音耗杳然。一日道姑正在寺中。與二女童談論慧娘事。忽見慧娘背負行囊。匆匆自外而來。至則將行囊卸下。兩赴道姑前行。拜謁禮道姑。離座扶慧娘曰。爾一路風塵勞頓。不必拘禮矣。諒此行夙願已償。望將途中梗概從速述余聞。慧娘浩然長嘆曰。邀天之佑。仇人業已授首。儂自當日登程之後。自念身為女流。途中諸事不便。乃即喬裝男子。溜躋江湖。無如探訪經年。終鮮朕兆。一日道經鎮江。因天色已晚。投宿於一旅店中。翌晨早起。正擬束裝首途。忽見店中一婦人。豔粧華服。率婢自內室出。偶見其纖指間所帶之寶石指環一枚。霞光閃爍。締視之。與儂向日贈生者相似。不覺心忤。然動詢諸館役。知係主婦。儂思贖物已在。當不難偵訪矣。於是不復作他行。仍寓店中。當晚三鼓。儂遂潛身入婦室。時婦已酣睡。日間所帶之寶石指環。卸於桌上。儂取而視之。審之又審。果即向日贈生者也。一時見較思馬。覩物傷情。幾欲失聲痛哭。然又思指環雖是。尙未可遽憑為贖物。設彼轉輾售來。亦未可知。一經幽莽下手。難免枉不殺無辜。致犯上帝之戒。如果殺人越貨者。贖物必不止此。於是復又翻箱倒篋。搜檢贖物。見金銀財帛古玩器皿。盈箱滿篋。儂意中人之家。何來如許貴重物品。厥後檢得簿籍一冊。書信數封。儂乃攜近燈下。閱之。不由肝腸俱裂。蓋籍中所載。均平昔與羽黨分贖之證據也。書為各處黨羽報告行劫地點之事也。中有一書。係生家僕人署名。書中大略報告生家行囊輜重。無算業已於某日起行道。經揚子江。時即可下手。云云。儂見贖證俱齊。即將盜魁及妻孥五口。盡行戮斃。除盜魁首級。暨僕信一封。寶石指環一枚。打入行囊。外餘均聽其存留。店中部署已定。擬欲行。忽念儂雖已遂報仇之願。安然而去。畢竟外人不明。就裏難免不累及無辜。致成冤獄。於是儂將店主為盜情形。及

快心快心

即是英雄矣

已報仇諸事草成一書并將所有贖物詳載書內以證實之留於案間天未破曉儂遂整裝行又念僕爲賣主之人罪在不赦復又假道僕家取僕首級言至此就行囊中出首級二顆示道姑曰此即僕與盜魁之首級也血肉模糊猶堪辨識道姑曰棄之可耳攜歸奚爲慧娘笑曰儂自有用處即就寺中設祭奠生祭畢拔劍斫之自是日與道姑操演劍術暇則論衡今古年復一年日臻精妙迨辛亥政變道姑偕慧娘雲游海內至今不復返不知所往

評者曰古來好俠之仕女多於事成而後非隱即死斯大憾事果人人於事成而後仍效命於社會將種種不平事而平之則豺狼既不能當道而洪水亦不致橫流矣吾於今日之社會現象猶懷念慧娘不值

榜人女

李蝶莊

閩江上流多灘險逆水難行舟之小者可上達他不能也故操舟爲業者分兩派焉以延郡東西兩岸爲樞東紐多閩人西則贛人也閩贛本毗連然語言龐雜雖同業亦不相聞問其中殆別有故歟舟子馮福全贛之南昌人本綠林巨盜性悍但不劫孤客之財不掠孀寡之產羽黨約百人皆秉承福全命凜然不敢私出劫然多在閩江順將一帶出沒無踪時邵軍同知某刺史遣差勇運輸糧餉薄暮經其地顧寡難敵衆竟遭馮劫詳當道大吏怒焉檄營勦擒災其巢捕黨人甚衆置於法餘皆挾資星散福全亦乘間遁去偵其家則亦闕寂門庭不知其所往越十年事已平操舟江湖中復有福全其人矣福全駕一舟仍往來於延邵所謂鷄公船也鷄公船皆贛人然多盜藪閩人之操舟者固因是不通聞問福全操水上生涯頗不惡漸積蓄挈眷家水上強盜之行乃斂迹相安

想能承父之業

說來字字是血淚和成者

此時桂兒如刃刺心

樂業雖有知爲當年之福全以其蠻悍且皆爲桑梓誼亦無肯譎其奸者有女曰桂兒時年十六性和順事親孝頗爲父母所鍾愛福全年事半百猶抱伯道憾故視桂兒若掌上珍執炊舂中佐理一切桂兒雖爲榜人女餐風飲露而姿色頗佳父母以愛憐故及并猶小姑獨處也福全貪戀杯中物且嗜賭呼應喝雉幾無日虛久之業漸敗債台高築無以爲償酒後謂家人曰索債頻來半因賭負且無長物可資變賣無已吾其復爲盜乎其妻諫阻之不答桂兒泣謂父曰父年半百爲室家累兒誠無用不能償父債但老年人春秋已高苟一朝事敗被捕則母女將焉苟活而老父又豈堪受縲紲之苦哉無已其請兒以償所負杜法事父其莫爲老父不爲母女計亦獨不爲己身計乎福全喟然曰爾何罪兒誠篤孝但我躬不悅遑恤我后倘事敗然必有以處爾等也他日泊舟拿口先期遣妻兒去使居陸泣謂家人曰吾今去矣事成相見定有期事敗恐難相見也桂兒母女強阻不得奪門出市酒肉酩酊大醉招其徒以協助歸舟時則夕陽落山漁燈乍亮適某宦解組歸田經其處宦囊充裕福全偵知之舟隨七日抵贛界之杉關更闌人靜遂登舟強劫竟得千金幸未傷人舟子知福全也不敢聲張福全因得乘間逸去某宦疑舟子與強盜通捉將官裏去舟子負冤不得已以福全告星夜偵騎四出時福全與其徒乘舟陸行去猶未遠徒得脫而福全遂被逮繫諸獄不待刑訊一鞠卽服邑宰以不曾殺人且已吐贖科以五年監禁而桂兒母女不知也越兩年桂兒年十八晨占鵲噪夕卜燈花母女相依不知爲福全費去幾許買卜錢十指生活度日如年亦無從探福全之踪跡久之漸有人傳福全破案繫獄之事者居無何其徒歸知福全果陷囹圄母女歎歎又不敢聲張其事使里人知之蒙賊盜之羞躊躇終夜莫可如何明日桂兒商於母願去光邑省老父母不

又惹出煩
惱矣此所
謂禍不單
行

觀這一代
當然情疎
吁可畏也

然謂桂兒曰。汝父繫於獄。兒以女兒身。跋涉山川。雖不畏風雨之侵。到光後。誰爲兒照料耶。兒去母必不忍。不若送吾兒寄養舅家。母自往也。桂兒不能不秉承母命。貨家所有。買舟赴舅家。舅亦贛人。烟商沙邑。方抱鼓盆之戚。骨肉間一別數年。相見自忻慰也。舅本愛桂兒。謂姊曰。一別五年。不期甥女已長成。姊真福人。桂兒母女聞言。反啜泣而後始告福。全被逮事。祇得慰藉之曰。姊勿悲。留養桂兒於吾家。明朝即送姊去可耳。至明日。則母女分別。其情景。自不待言矣。桂兒寄養舅處。羈縻緒多。愁背人私泣。姊妹中有勸桂兒出游者。每託故謝之。有時不能過拒。祇得淚含眼角。僞笑伴歡。個中苦况。有誰能知者。邑紳郭氏。本社會之蠱而冠者也。藉財雄一邑。結官場以聲勢。自豪然不知造許多冤孽。一日驟見桂兒。豔之頗。垂涎謠其底細。以二百金壽其舅。欲納爲小星。舅不可。紳惡之。復使人告其舅曰。從我命。安爾業。否則不爾恕。桂兒知之。泣謂舅曰。某紳愛兒。兒甚感。但兒父方在刑獄。焉有父在縲絏之中。無父母之命。忍昧天良而嫁乎。不已。其待父母之命而後可。使者歸。紳得言。頗慰。一再說其舅。而桂兒仍堅執如前。無何舅暴卒。中表多以桂兒之寄養爲不祥。轉寄於某媼家。因謂桂兒曰。非不願兄妹手足誼。奈父沒。思改業。將移眷省垣。居妹不若寄此。覓仲送妹歸姑母。妹其毋悲。桂兒聞言。淚如雨注。祇得悲痛而已。弱女飄零。舉目無親。初亦不知其所謂某媼者。果何如人也。某媼邱姓。固某宦之眷。夫故多年撫子成立。貧不能歸去。因家此焉。子曰。肖鶴生長沙邑。年已冠。時家清貧。不能娶婦。義胆俠腸。閭里欽之。時任某校教員。得資奉母鄉黨。知邱氏母子之慈善。必能有以安桂兒。因託爲留養。媼諾之。撫之如女。桂兒亦安之。其中表既全。眷赴省垣。會郭紳亦因事赴都門。然掠桂兒之念。猶未忘却。桂兒居彌月。雖感媼甚。其奈客中孤影。憔悴堪憐。每一思及父母。輒

會編亦豪
俠中人我
飲之無任
佩

妙人妙語
字字得佳
之真素

然則肖鶴
亦有此人
也

泣下自傷曰苟所託邱母非良善者卽陷儂於火坑孱弱如儂者復何能爲耶百感交集寢饋難安縱以山珍海錯之味享桂兒當有若食辛茹苦也久之飲食益減瘦比黃花媼詰之知其思親情切躊躇無護送之者肖鶴返舍告其母曰某紳將歸邑此番博得好頭銜必大作威福桂妹不遣歸恐難逃虎口奈何媼曰去何難舟行十餘日費祇十餘金母尙不難籌措但爾去殊不便肖鶴曰桂妹尙不以我瓜李之嫌則僞爲兄妹又復有誰能議我但求安達贛界見妹之父母期我負擔責任脫矣而妹亦免遭劫於暴人桂兒聞之泣曰公子憫兒苦遣兒歸感戴大德圖報猶恐不能卽兒父母又豈敢議公子哉語畢欷歔邱氏曰兒無悲明日卽遣公子送爾歸去議旣決明朝買舟以肖鶴伴而桂兒之憂悲漸釋旣相聚一家至是亦無可羞避肖鶴因與談故事並語及某紳事肖鶴曰彼實一儉父且好漁色一旦暴富出銅臭博一官更作威作福沙邑居民多不以其縉紳列故無敢與之近縱有交結皆其爪牙稍有姿色則掠居妾媵久之生厭則轉鬻他鄉人道何存知者鬚指佳妹幸脫此厄以妹孝親之行他年定得佳婿桂兒聞言微垂其首頰及鬢際忸怩殊不安似胸中忤然有所感俄而兩頰盡赤矣少頃強對曰兒誠感公子德言至此又不復續半响復曰兒本小家女且不孝不能奉父母致父繫獄蒙公子譽益增慚忤耳婚姻事殊難……似自形慚愧不能爲公子偶者肖鶴曰妹言良確但我國惡習每以婚媾必以門楣相對否則格於俗例不知性情相投彼此和合人生如弱艸微塵數十寒暑轉瞬間而已余主義與人弗同年來有說合者余悉謝絕若非偶甯終緣說至是似愛戀桂兒殊切因相對默然者久之日復一日倏已抵光解裝旅店訪其母居經兩日始訪知執役於某紳家福全仍繫諸獄也母女相見感慰可知因感公子之誠告福全夫婦

情不自禁
出諸口矣

有此淑女
得偶俠兒
誠是良偶

相對因喜轉悲不禁淚泚聲嘶時適民軍起義臨時政府以王君宰是邑王閩人也少與邱生同學兼有世誼肖鶴謁縣長得乘間營救福全出獄桂兒父母感公子德慚以爲報桂兒雖無金龜堪譜公子肖鶴亦未娶婦又不敢以門第懸殊將桂兒相匹配但肖鶴一路風霜至是凌寒忽病福全夫婦命桂兒侍湯藥肖鶴殊不安調攝旬日而痊病愈後肖鶴有意與桂兒訂婚媾終未便出諸口明日桂兒執炊灶下福全夫婦亦在廚房肖鶴羨之曰桂妹良能誰得此佳婦亦前生修來者福全喟然曰余耄矣年將望六僅此掌上珠雖生長蓬華中然此女殊有大志倘公子不以門第之嫌得侍公子居妾媵桂兒亦有託矣福全語甫畢桂兒聞言含羞匆匆去彼母曰小姪子尙知羞赧得侍公子亦爾福也肖鶴正苦無媒妁且相處將兩月知桂兒婉順事姑必孝父惡不能責其子况一病旬日深得桂兒侍湯藥未嘗見怒容此時雖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桂兒在吾家吾母曾謂余曰桂姑頗能操持家政性亦和順事我若母他年我兒果得婦如桂兒者則老身晚年不愁無賢婦矣因此肖鶴未得佳婦先拜丈人意既決因執子婿禮參拜福全夫婦亦嫌遜不遑曰使桂兒列妾媵亦愚夫婦之所以報公子繼又曰家中景况亦公子所深知既不能備妝奩則公子亦不必拘禮制使桂兒有福終有日享公子崢嶸肖鶴唯唯因對曰長者言殊正當但光邑非久居之地宜早爲之計語甫畢正在躊躇間縣署信差持公文至剖而讀之則縣長已呈推長官以肖鶴任縣佐飭赴就任之文喜事重來精神倍爽福全夫婦亦忻慰令桂兒則反匿而不出福全促之尤含羞肖鶴乃遣役歸迓太夫人來涓吉成禮桂兒遂於歸邱氏矣閤家既遷任居兩月而桂兒已結珠胎時福全思作買肖鶴壽三百金使經營之去半年染時疫死於途桂兒母女哭之慟而肖鶴母子亦爲之

嗚呼胡天
理若是味

報仇之日
將至矣

傷感祇得盛殮而已。越年桂兒分娩，舉一雄太夫人含貽樂甚。詎桂兒彌月後，而太夫人病矣。始患瘡疾，繼則秋痢百藥罔效。太夫人遂跨鶴仙去矣。肖鶴夫婦性本純孝，遽遭大故，哀毀異常。泉魚抱痛，詩廢蓼莪。我曾幾何時而。知事王君遷他邑，肖鶴亦正欲守制，挈眷扶棺，仍歸沙邑。惡紳郭某知桂兒之嫁肖鶴也，恨極與惡奴某三謀欲殺肖鶴。以勢力挾桂兒，嗟夫狠毒之心，豈桂兒夫婦所能逆料耶？肖鶴謝客讀禮，雖惡紳欲置之於死地，亦難下手。乃復與惡奴謀，乘某日教育會議閉會後，要於路暗殺之。肖鶴遂無辜而遭劫慘矣。哉時肖鶴被創腰部，當時雖未氣絕，然已奄奄一息。鄉人知爲肖鶴者，共舁其家可憐桂兒，倉皇幾絕，急覓醫敷以藥，殆心稍平，報有司逮捕兇手。則兇手已不知去向。肖鶴受傷勢沉重，亦自知不可活。一日淚潸潸落而氣結，不能聲。執桂兒手曰：余死後，祖宗祭禮不可廢，爲我善撫孤兒。余死無憾，余負卿余誠負卿矣……旋即斃命。可憐黃口孤兒，青年寡婦，有仇未報，欲死不能，殆亦情天之魔劫歟？肖鶴死未終七惡紳日使媒者踵其門，以金啗其母，挾桂兒奪志。母迫於勢，若爲所動。奈桂兒志矢柏舟，非虛榮者比，終不爲動。久之漸有傳及殺肖鶴之主使者，乃惡紳消息傳來，惹人懷恨。桂兒方知邱郎致死之由，益增未亡人之痛，誓死報復。以伸邱郎之冤。他日媒復來，桂兒泣謂母曰：兒不幸生有姿色，累郎以兒故，遭非命。今復相逼，乃爾縱必嫁，非暮年不可。否則有死而已。母無奈，婉詞以暮年告。從茲桂兒飲恨吞聲，夜不合睫。年華逝水，轉瞬一週。此時無父之孤兒，覓梨索棗已不母可活。屆時媒果來，桂兒曰：可矣。撫肖鶴之棺，大慟泣訴曰：我郎有靈，請助妾一臂之力，以殺賊妻此去九死一生，誓討賊以伸吾郎之冤。深海底也。黃鸝麥飯，設祭靈前，哭之慟不能起。灌以湯氣稍蘇，復大哭謂母曰：兒不孝，不能奉母以終年，乃以孤兒獻

有錢有勢
惜乎不能
賣命耶

其母曰此恩郎之血脉也累母善爲護之俾繼邱氏之後卽我母女之所以報於邱郎也兒計已決幸勿以兒爲念麻衣之外襲以紅裳彩輿臨門忍淚別母密懷短匕以去旣到郭宅則賓客盈庭爭睹新婦雖桂兒於宵鶴斃命後不事膏沐而天然姿色不改當年更闌夜靜賓客已歸某紳已沉醉如泥一僕扶之進謂某紳曰良宵莫悞明日當給奴性命換來錢某紳頷之曰無多言爾不過出死力使無金錢又烏得有今宵之樂哉言已大嘔掖之上床僕出時鷄將三唱惡紳旣已勞倦肝肝酣夢桂兒怒不可遏脫豔服扃戶出短匕刃其喉惡紳忽狂叫一聲其氣已絕家人驚起破門入適惡奴亦進並刃之負傷逃去扑於中庭以桂兒弱女子而刃盜賊以伸大義一若有神助者吁亦烈矣斯時家人以新婦發狂恐傷及身咸莫敢前東方旣白族人齊集縛桂兒送之官一邑播傳莫不知桂兒爲復仇者鞠之直承不諱且侃侃直陳始末並云所以再離者藉以殺賊耳言時淚奪眶出伏堂下則雪衣麻髻哀毀涕零當日案旣定判死刑桂兒哭謂官長曰犯婦大仇已報死何足惜但死後請以薄棺相殮感公大德縣長許之囑指畫啗從容出短匕自刎死見者爲之垂淚莫不嗟歎官亦惜之於是賢士大夫有哀其志而悲其遇者欲資財買棺擇地與肖鶴合葬於東郊立碣於其墓之旁另籌費以爲撫養之資孤兒老嫗賴以苟活噫良可哀矣

女虛無黨

九芳

俄國有虛無黨之團體積無數之產業無數之汗血無數之爆烈彈以死戰於專制橫狠之政府殺人如麻流血如潮前者仆後者繼務達自由目的而後已考其黨員有貴族有平民有軍人有學生而要爲其神經綫者乃幾

以貴族起
而革命此
我國未見
者也

名實不期
出於弱女
子之吻宜
乎非庸才
矣

試觀沙勃
革命如何

妙人妙語

個仁慈溫和的妙齡女兒傾國美人爲之耳沙勃羅克(譯音)生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祖曾相於尼哥拉世伯配羅斯爲征略中央亞細亞之名將其家系以功叙爵爲國中第一等貴族父嚴峻壓制故沙勃處於家庭雖言笑自由之幸福未曾受也幼時隨其母讀書於克里米別墅年十五遂肄業於市立中學耽社會平等主義而尤好與依培克(譯音)等諸同學相往還依培克者卽虛無黨中最偉大最英幹之人物也至沙勃求學之心益猛進人有以何事孳孳不倦問之以欲拋却好頭顱對於是遂不見諒於其父錮之於斗室中沙勃笑曰生我也權操而父殺我也恐權不操而父漏深月白乃越萬仞銅圍匿身於同學之家遂斬髮易男子裝而得其母私贖以學金復受業於大學沙勃既經家族之風潮其嗜革命流血之心乃益熾沙勃之爲虛無黨運動也而尤注意於下等社會翌年遂僞爲教士建小學於鄉以施教育於貧兒復於茶寮酒肆滔滔議論閑則跋涉於山嶺水涯以輸進一粒革命種子於最荒僻之區時適大雪困於旅途饑寒交迫者約二旬餘然凍瘡未癒而疲唇腭足者又如常矣沙勃之動作東露一鱗西見一角雖神龍無過之也彼既於彼得堡荒城外孤燈茅舍短衣草履冒爲農夫以經劃大事者一年復來京城白拾青驄來往於門鷄場內蕩婦樓頭凡沙勃所至之地每思想與踪跡並臻其嘗語於同志曰回想歡場結客一曲紅綃是時予幾忘却爲千金不字之女兒日者爲路抱不平事受捕於警官然未知其爲虛無黨中出色巨子女豪傑也沙勃拘於獄中者凡一年越歷之餘而其理想學識益奇特歸而於黨中創一刺客學習急辯學習之議論嗚呼吾(原著者任克自稱)讀列國革命運動之歷史多矣吾聞列國革命運動之人物衆矣其經略萬其境遇萬其行之處之也萬而未嘗聞有刺客學習急辯學習之事也噫虛

惟其同志
方其解人

難然被入
調侃而足
見其心之
熱已沸

此三十二
字何異以
至烈性之
爆藥所製
之彈丸耶
嗚呼偉矣

無黨之特色此其錚錚者歟今舉其受刺客及急辯教育者一大弟子願博我同胞於日長苦閒之時一解頤矣若以爲驚人泣鬼事也誤矣克布里者虛無黨中之錚錚者也聞沙勃有習刺客與急辯之議論是夜二下鐘即乘輕氣球以小試於沙勃之家至即燈蕊炎炎見彼正和淚與墨爲黨中草一議將屏息入室人影一閃而沙勃已揚聲言曰真執腸人哉其踐日中之約而來乎克布里急止之曰毋高聲恐警官尾我後也沙勃笑曰其學急辯乎克布里曰事已燃眉尙作兒戲耶遲一息則大事去矣言時聲淚俱下而沙勃始中心志忘急詢之答曰晚八時同志受捕於政府首領已戮其十七人矣餘七人以未得實供現正受炮烙苛刑之時也願與卿速招同志往救之存亡繫一髮間耳沙勃聞是言不遑整衣祇攜袖鎗一支狂呼急往此時彼一副眼淚儼若急雨跳珠克布里見沙勃已中計乃於萬種愁顏中發一霧色曰技拙矣乎沙勃始知烏有事乃泣然曰神則矣未免弄人過甚也不料此一段閑話竟成虛無黨之讖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大獄卒起黨人以駢首之餘下獄者一百九十三人翌年流配於阿羅來沙勃雜於稠人中送之見押配者爲憲兵一隊乃機變忽生急奔還莫斯科私製憲兵制服令黨員數人裝束已亦挺身往來於流配地之獄中乘隙毀獄以出死士翌年復刺美勝將軍於途當沙勃指天畫地衝突於飛瀑千丈中時會語人曰苟大事不成一旦見捕於警官吾惟以爆藥自處之萬不肯貽笑於蛇蝎之政府也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復聞俄帝巡幸事沙勃笑且舞鼓掌語於同志曰時哉時哉其償我大願之日乎於是謀製地雷於莫斯科鐵道線下以待乘輿之至而擊之精神勃勃乃自繪製爆藥機關地之圖以示同志凡機關十九處掌爆裂者五十餘人或冒迎鑾之顯宦或作勞動之工人或爲游女或爲平民奇離光怪無

燒燬大官
餽之神靈

嗚呼雖死
猶生也

其母亦真
作

不咸備而沙勃則跌足垢面僅裝束鐵道工人以執第一機關時警官惡其衣服襤褸逐之郊外及第二機關以五分鐘之差誤僅得避其副車大事乃敗於垂成捕虛無黨之兵逼於俄國全境其友人曾勸沙勃亡命異國以圖將來沙勃微哂曰一沙勃仆何患千萬沙勃不起况聚我黨人各握一粒爆藥則可將全俄羅斯化為灰燼吾不忍發此議論者蓋以無限之頭顱原爲易我如火如荼之國權計耳遂坦然自首於政府下於國事犯之獄沙勃性仁慈鋤強扶弱恤患憐貧而尤孝於老母造次顛沛未嘗忘懷雖爾時虎狼當道而必奮身以往母之別墅數次既自首入獄乃裁書寄其母曰兒萬死與母長別之日近矣然兒之有今日固自求之也無甚悲恨惟不得承歡膝下實痛心耳兒極思與母再續一面緣兒衣污矣盍持襟領來云云母得書駭極倉惶至彼得堡阻於獄卒不得見僅僅於赴裁判訊鞠之日待於路旁以求見其最親最愛之掌中珠一面而已沙勃於一千九百年四月三日從容授首未嘗稍變顏色臨刑僅以嬌滴之聲呼曰慈母兮慈母兒從此辭矣當沙勃之赴市曹也以臨時處決故其母未得知及聞警急乘車追之然璀璨自由之花謝却久矣哀哀慈母既赴刑場不澌一滴之淚僅呼兒耶兒耶大志乎偉事乎今生不成來生繼之魂兮有靈速攜爆裂丸而歸來也

評者曰嗚呼革命事吾不忍再言矣若吾國紛亂幾至無年不革命每日不革命每時每刻不革命而革命巨子不可枚舉平心而論如沙勃羅克者有幾人哉彼女界中人多沉醉於綺羅粉黛之鄉神怪嬉笑之裏尙未自醒遑能以革命事業與談耶欲余無言

三十六女俠客 第四集

譙北楊塵因批評

古董姜俠魂編輯

秦月娟

耐 窺

妙人入微
說人之所
不能者非
胸羅奇才
之奇克
此女

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胡兒撇一傍此詩爲維止集之警句或傳係清雍正間有明子遺弟兄對飲所賦時飲器爲明成化所製兄反樽見之故有大明天子云云弟將酒壺置於一邊因成下句蓋壺兒與胡兒適合譏諷也詠畢二人頓失其首傳爲雍正時期每有飛行絕技之徒偵察於勝國故舊大家之內密室一語禍至無常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甘鳳池尤嶄然最露頭角者也彼時有一密察團集於內宮巡行天下團員皆皇上韋布交最親信者甚有疆臣所行非是六部未知而譴詔頓下然團中雖盡能人亦美惡參伍其後自將誣噬殘害殆盡內有名公勃者秦其姓興京之遼陽人行年七十矣渠見黨羽相殘乃挈眷遷於齊齊哈爾西鄙之董家堡秦無子妻早喪祇一養女小字月娟秦欲擇壻月娟曰壻與女孰親秦曰女親於壻月娟曰既知其說胡於召不親者以間於親父老矣兒事父終可也設父有不諱兒於馬鬣後表散所有分給里貧則披髮入山以了身世已耳且聞欲養內功須捐外慾道有傳人女可也何必子况其婿耶秦微領之事遂已然秦所屬意者爲東堡武孝廉熊某之次子名國文年二十長女一齡女貌郎才足稱佳耦熊在京會試時曾因人介紹於秦欲適門徑秦拒曰聯友誼談武略講內功極表歡愛其他不願與聞熊漸而退後秦居董堡距東堡只十數里舊誼所在尋相往來熊亦出妻

莊曰小皇
其莊主之
實勢不冒
可卜矣

問你的利知
害姑疑的

見子等於通家一日與熊飲微醉顧國文語熊曰森森寶樹可愛煞人老夫福薄德涼便無此物藐茲弱息尚未知箕帚誰從也言訖惘然熊溫慰至再然國文年已弱冠情實已開細味其言知有所屬於是夕陽西下董堡一帶常見熊公子之遊跡蓋冀欲一觀美人之貌以決終身而月娟與乃父所言彼殊嘗嘗耳春雨初霽落英繽紛正清明踏青候也月娟扶一雛婢偶步郊原紛紛粉蝶却從花底飛來隊隊黃鶯悉向柳枝穿過月娟此時身著妃色綠花靠身外加元色背心洒花棉縐小腳褲宮鞋窄窄玉手纖纖持了一柄捶金牙骨扇綠陰深處與雛婢撲蝶爲戲儼如烟籠芍藥隨風飄蕩真個我見猶憐忽見一公子服裝手牽獵犬帶有十數莊丁或挾弓箭或持鳥銃蜂擁從大路而至婢遽與月娟低語曰去休小皇莊至矣蓋董堡地方大半爲禮邸之莊田其管莊者姓孫名貴綽號孫老虎時勢欺人無惡不作土人不敢呼其名姓均稱之曰老皇莊娶有十數姬妾單有一子名叫孫寶現年二十四歲已有一妻三妾人都呼爲小皇莊此時孫寶帶有十數健兒架鷹携犬前行打獵正從大路經過瞥眼見萬花深處一絕色佳人便願使從人穿林而入中有一知事者忙爭前相與附耳是蓋識其爲秦氏女素知乃父英名而語之以不可造次者也孫寶稍作凝思忽睡毗曰毋多言彼老其奈我何語既已至女側女欲避已無及遽反首牽婢曰歸休久則爹查問矣語罷低頭急走孫寶亦尾隨之或先或後任意揶揄月娟已忿不耐便扶婢停足欲籌所以對付之孫寶不察乃揖前相戲曰姑娘停步將候阿誰耶語時適一粉蝶飛從靚面過月娟趁勢微啓珠唇向蝶呵斥曰賊休得胡言語未盡忽見孫寶手按左目大呼痛苦從者未審何故羣相就問乃知小皇莊左目爲蝶翅插入儼如利刃登時血水淋漓目珠已痛然但知爲蝶傷而不知爲月娟之所使也

恐怕推辭
不了

此必與月
胡事有
不無孫實
胡若愚

及歸延醫視察其目已廢從人私相竊議亦疑及秦女之所爲啣之雖深而亦無從報復孫有門下曰朱喬小有謀略實語所苦乞圖謀之喬曰事大難君家勢力雖大恐不足以制彼老無已或諉爲君未有室以向乞婚事若僧將後懲處之法甚多悉憑君處置矣寶曰善乃俾鄉耆某與秦老以議朱陳然是日月娟出外踏青及路值小皇莊孫寶等情既脫身歸並未與父知聞但戒婢曰以後慎勿輕出今日之事實迫於萬不得已婢笑曰這小皇莊老大不合算好一箇烏珠憑空廢矣相與鼓掌稱快及孫寶既遣人前來議親秦老亦未知底蘊但孫家惡名素爲鄉里側目恐其故事纏繞乃用斬截語對來人曰此婚甚佳但小女無福早已許字他姓矣所有月娟不願嫁婿一切情由亦不深叙蓋謂既已許人可以杜絕煩擾也孫寶得鄉耆回報悶悶不樂適朱喬至語其故朱喬曰君勿急圖候余密探究與誰姓再爲計議可也越日午後四時許朱偕一少年至入與孫寶耳語良久寶出歡近少年極言渴慕少年曰弟偶經此間適值朱爺遍述老兄高誼荷蒙介紹藉謁芝儀實爲三生有幸寶謙叙良久少年將興辭孫寶曰毋做園芍藥正開已命治具既荷寵顧何可空談即請朱爺奉陪彼此把酒談心足稱快事且尊居不遠酒能派莊丁送君回第可無慮也少年曰非弟固執改日相擾既稱知己會聚日長何必今日實告君弟出時未與家君謀運則須懸念也寶以手牽裾目視朱喬朱喬曰既小皇莊盛意相留未便過却酒後余伴汝歸諒令尊必不至見怪少年無奈乃暫留之有頃晏開果然山珍海味豐美異常賓主連番把盞少年酒量極宏拇戰亦頗不弱朱孫兩人殊非其敵孫寶如廁朱喬託故至前與議曰視此酒量烏能醉倒可奈何孫寶曰醉亦可不醉亦可余已派老魏伏大路森林中候彼道執而殺之即不醉亦無碍也喬曰善二人復入席洗盞更

善少年必
死則不能
見月嬌最
後之奇也

冤哉枉也

酌盡歡而散。少年私計曰：人謂孫老虎家兒惡萬狀，自吾觀之，殊未盡言。可知世間人以耳代目，不知冤煞幾許矣。於是向孫道謝，作別。惟意中懸懸十里荒邱，慮逢剪徑，自念昂藏七尺，未便乞人伴送。自設豪氣，既出門，朱喬語孫曰：余伴送一程，頃刻便至。蓋示意孫實候消息也。少年以為美意，感激殊深，徑別而行。時則一彎新月漸已西沉，遠聽堡內柝聲與犬吠聲相與應合，沿路涼風藉減，醺意與朱喬且說且行，頗為自得。將行四里許，前面一帶森林，林中縮縮作怪响。朱喬曰：余佩有刀，當前行汝緩步於後，勿為賊人暗算也。語罷，持刃直前。及林際，大呼曰：余奉小皇莊之命送客，東堡休得妄犯語。未既林中一漢突奔出，挺身應曰：老魏在此候之久矣。棒起將朱喬之刃挑撥脫落，少年疑係剪徑，反首狂奔。賊已趕到，迎頭一棒，即時嗚呼。噫，伊誰少年？乃竟死於橫暴之手耶？初朱喬為孫寶畫策，本擬與秦姓訂婚入門，後再圖報復。及聞女已受聘，知不可強，因語孫再為計議。是日方出莊門，巧值月嬌之舅氏李老官。李一生並無家室，依養於秦姓者也。朱喬見之心為一快，因應與周旋，故談瑣事。忽問曰：前日有人欲為令女甥作伐，聞已字人，究與誰氏以聯姻耶？李曰：余近來目昏耳聾，舍親秦老性氣古傲，他家事從未與人知聞，但言語中頗賞識東堡熊武舉之次子，或即雀屏之選乎？然並未納采，下定無從徵實。但據我看來，此婿亦非佳選。近數日間，每至夕陽西下，但見其衣裳楚楚，常來此地遨遊徘徊，往返無虛夕。如此英年，正功名取進之時，視此一味冶遊，恐非長進者。朱喬曰：然則即熊家之國文耶？余亦見之屢矣。老丈所見不謬，余亦謂其非長進者。乃略談數語而別。朱喬回至家中，籌畫終夜，因思此事必如此如此，先從根柢解決，方可告成。次日往見孫寶，將遇李老所談之話一一告知，乃設計曰：明日午後，余伺於路，熊國文如果到來，余用好言誘至。

悲怕未能
如願

秦老反覺
有慰嗚呼
熊國文死
得太不恤
友

月娟無而
孝者無怪
乃翁愛之
珠著上明

雖知月娟
之心痛耶
吾為月娟
此時叫屈
不淺

莊中治酒款待將渠灌醉使人於中途要而殺之棄屍於野秦老得信便絕其念而後再央媒合可一議而定矣
惟小皇莊志在報復脫結婚姻幸勿魚水既和而吐其實反令計臣中傷於婦人之手也孫寶曰天日可鑒余孫
寶斷不負汝午飯既罷朱喬行至莊外往來徘徊約兩小時果見熊國文長袖輕裾緩步而至朱喬固董堡土著
與熊姓亦世交熊乍見朱忙與見禮朱喬因述孫寶契厚之意欲介一面國文知非正人極不願意既見朱喬再
三說項又因此莊近於秦宅遂慨然許之豈知一念之差便令大好男兒死於非命前書所叙老魏森下之少年
乃熊國文也天將破曉紛紛傳說森林脚下橫一男屍係被剗徑者棍傷而死有識之者謂為東堡熊舉人之次
子熊老得信無非報官請驗緝拿正兇秦老此時反覺心中寬慰幸因女兒一言未曾訂婚但作旁觀之嗟嘆而
已惟月娟心最靈敏回思吾父當日有與彼家訂婚之言在前又有拒婚皇莊之言於後熊郎死之原因必出於
皇莊之所為我雖未殺熊郎郎必為我而死此仇不報何以為人即欲當夜暗入皇莊無論老小盡行誅絕以洩
心頭之忿轉憶曰余父老矣渠內通王邸是以勢力勝人者事既發現必究左近之能人倘涉嫌疑父將安遁倘
余造次以尋仇致累老親於極枯我月娟將何以為人乎於是暗中揮淚隱忍不言直至夏初又有來為小皇莊
與月娟議婚事者月娟暗計曰熊郎死於彼手信有徵矣然為吾父故姑寄其首於乃頸終當必報會秋間地方
行疫秦老以貪酒過量寒暑不節遂罹是難月娟哀毀自不待言然未及二七即扶柩回遼陽草草營葬並分所
有以消婢僕多有非之者曰父骨未寒勿遽乃爾未知是何存心也月娟雖有所聞亦不之辨營葬既畢一人隻
身回董莊候至夜靜懷匕首結束停當飛行入孫皇莊探身察看四處如廢壘惟西廂未熄燈火月娟匍匐蛇行

這句話說
得極是然
先極是然
不勝之咎
亦難辭也

攀屋漏倒下從窗隙以探其內室中陳設華麗無匹中設烟榻一老者橫眉暴眼年約六十餘橫陳榻上噴雲吐霧對惱一人縮頸窄腮持杆在手蓋爲製彈之槍手旁坐者傷其一目決爲小皇莊孫寶是有記印可證者也須臾對臥者曰老皇莊恕余余非辦事不力不料其父死數日便舉家以遁耳余與小皇莊計議擬俟其開喪之日率衆以往劫之余朱喬縱有諸葛之才亦誰知其神速乃爾孫寶曰據汝所言然則余好好一日便聽損之已乎老者置槍於榻曰誰令汝自尋苦惱對臥者又曰亦算值得彼算以一未婚夫之命償小皇莊之目矣說罷大笑月娟於窗外見聞之下不禁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掣出匕首陡從吊窗穿入順手一刀先了結孫寶朱喬欲逃已被一腿掃翻踏於金蓮之下左手一把揪住孫貴貴呼曰有賊賊字尙未脫口刀光一閃頭已離項旋將朱喬放起偏將謀害熊國文始末寫成清供以血黏於壁上復給一刀以了其事畢血書粉壁報仇者秦月娟六字乃將孫寶首級攜之以去後不知所終

評者曰月娟之俠不可及月娟之智更不可及而月娟能吞聲飲恨以事父急行勇返以葬父緩急得宜尤不可及後終殺人爲熊國文雪恨熊國文有知當於地下狂笑曰死得值當死得值當

害中婦

續繁

邵生名炳江甯人父商於荷蘭致富歸國徙屋武昌後以金陵盜風甚熾擄劫頻聞故恆有戒心絕意反里旋其父爲生結婚不得不挈眷返鄉及迎娶之夕賓客盈堂突有向未謀面之客數人衣冠踵賀生父訝之然又不便多詰且以爲離鄉日久宗族恆少周旋故多有不識面者故亦置之而是夕門外乞者甚多持鉢立道側似欲丐

其來也怪
其去也亦怪

此似關外
鄉裏之舉
如邵生者
總算過
了票房

餘一者迨酒至數巡忽一向不識面之客起於座中長嘯一聲門外乞者棄鉢攢擁而入各手械分守門戶客亦均卸衣冠拔刀離座指揮一切卒將生並戚友數人呼嘯而去賊去後賓友四散生父親此慘狀惟與家人相對而泣迨至新婦移輿至乃從俗例以雄雞代新郎行缺席合晉禮草草了事婚事甫畢越數日忽郵局寄一函來拆而閱之則盜黨勒索函也索值二萬金否則斃其子生父接書後與家人籌應付之策惟盜黨來函並無地址無從函覆惟委人遍覓盜蹤而已生被趕至盜船手足被縛復以物塞其口使不能聲然後推生入船艙以板覆之艙底水深盈寸滑不留足蹲伏水中寒氣侵骨但聞櫓聲咿啞狂風怒吼與水聲相應而已約歷數點鐘之久船首似觸沙泥櫓聲亦止聞艙面步履聲不絕似昇賊物登岸者良久始有人揭去艙板拽生出同被擄之親戚則已不知去向生出艙面後見盜黨數人圍生而立一人解腰間帶纏生雙目復以小繩縛手足兩人昇生於肩乃共登岸沿途或高或低或涉水或登山雙目雖不能見然行途所過亦略能辨一二惟每過林恆與樹枝相觸則肢體爲損然痛苦而口不能呼亦惟有忍聲不語無何昇生者止步不行即聞人啓鑰聲開門聲昇生者復行入內室則擣生於地隆隆然有聲幸地皆泥土並無踏石故雖痛楚猶不致損傷既而一人解生縛塞口之物纏目之帶亦均撤去生方見已身在一土屋屋雖宏敞而荒蕪殊其桁瓦牆隅蛛網遍結堂中並無燈燭惟以一長約三尺許之竹筒空其中而灌以煤油筒口塞以爛布以火燃布光如巨燭雖洋燈弗若也堂中祇駐兩盜守生其餘盜黨則聚於左楹瓜分什物生乃蹲坐地中久之地下寒氣上升冷不能耐乃起倚牆立一盜問生曰汝倦耶生曰然並向之求一席臥盜曰俟吾儕兄弟瓜分畢當有以處汝也未幾各盜肩負一物魚貫而出守生之兩盜

想是教風
來了

問者妙答
者亦妙

幸而遇此
婦也

乃。騙。生。入。一。暗。室。生。入。後。盜。則。反。閉。門。謂。汝。暫。在。此。將。有。人。橫。被。來。爲。汝。置。臥。具。也。吾。等。須。歸。矣。言。既。而。去。時。聞。林。中。擊。拆。五。更。生。以。爲。盜。黨。忘。之。矣。思。未。已。履。聲。徐。來。既。而。鑰。啓。戶。開。見。一。盜。先。入。手。持。帆。布。床。一。少。婦。隨。其。後。脇。下。挾。氈。褥。一。束。少。婦。年。可。二。十。姿。態。秀。媚。不。類。盜。婦。生。微。睨。之。少。婦。亦。目。視。生。惟。每。一。斜。視。輒。復。垂。首。若。恐。盜。見。之。者。俄。而。盜。以。帆。布。床。置。室。卽。向。少。婦。脅。下。取。氈。褥。擲。諸。布。床。上。謂。生。曰。汝。居。此。毋。驚。呼。否。則。吾。當。懷。出。鎗。汝。腹。也。言。畢。擲。懷。出。鎗。而。示。之。隨。借。少。婦。出。少。婦。出。時。猶。回。眸。視。生。臨。去。秋。波。似。有。無。限。情。緒。者。盜。偕。少。婦。出。後。卽。反。閉。其。戶。加。以。鎖。生。卽。就。寢。然。念。己。身。罹。於。陷。阱。父。母。妻。妹。不。知。有。無。重。見。之。期。不。覺。五。內。俱。酸。眼。淚。潄。潄。而。下。輾。轉。終。夜。不。能。成。寐。翌。日。早。起。呆。坐。床。上。自。無。聊。賴。正。疑。慮。間。忽。聞。啓。鑰。聲。俄。而。門。開。則。昨。夜。之。少。婦。捧。溫。水。一。盆。置。諸。地。上。謂。生。曰。客。有。盥。巾。否。言。能。面。紅。耳。赤。似。甚。靚。觀。者。生。曰。余。猝。被。擄。來。豈。有。預。懷。巾。而。備。擄。者。少。婦。聞。言。卽。反。身。出。生。見。其。雲。鬢。蓬。鬆。亂。髮。垂。頂。身。穿。綠。色。窄。袖。衣。下。繫。緋。色。絨。褲。足。穿。皮。履。尙。未。穿。襪。以。纒。自。床。中。起。者。故。露。其。六。寸。圓。膚。光。滑。細。膩。生。暗。誦。梳。洗。不。妨。停。一。刻。蓬。頭。粗。服。更。傾。城。之。句。不。覺。情。爲。一。動。並。忘。其。隄。身。虎。穴。也。少。婦。去。後。良。久。復。回。左。手。持。一。盥。巾。右。手。抱。一。小。孩。子。約。三。齡。貌。頗。文。秀。面。部。絕。類。少。婦。比。盜。之。凶。悍。面。目。則。絕。不。相。類。少。婦。擲。巾。生。懷。生。拾。而。視。之。則。並。非。市。上。買。之。毛。巾。殆。其。織。白。布。一。方。也。且。已。半。舊。生。媚。問。之。曰。此。布。潔。否。少。婦。答。曰。有。何。不。潔。儼。且。用。之。言。至。此。卽。疾。趨。而。去。生。盥。洗。後。縱。步。出。庭。前。見。牆。垣。剝。落。均。以。土。築。右。邊。一。楹。廣。闊。相。若。且。有。椅。桌。不。類。左。楹。之。荒。廢。者。意。右。楹。必。爲。眷。屬。所。居。然。戶。在。左。楹。現。尙。關。閉。未。啓。且。加。鎖。焉。生。正。瞻。眺。間。倏。少。婦。由。右。楹。來。見。生。大。詫。急。止。生。曰。汝。速。歸。房。幸。儼。見。無。礙。若。他。人。見。之。疑。汝。欲。遁。命。且。不。保。矣。

執袴子可
三復斯言

却是一個
有心人

真得有趣
蓋然耶生
矣

生乃急返房中少婦乃扇其門而去俄而門復啓少婦捧飯至盜抱子隨後少婦置飯碗於地盜謂生曰汝食畢碗具當置諸房隅毋毀之也旋偕少婦出反扇其扉生視地上飯具則一瓦鉢盛飯一土碗覆之揭去土碗中有蔬菜少許生向日口飲膏粱至此飢火煎腸亦不得不視菜蔬疏食爲珍錯矣自是饕餮兩膳均由少婦捧進生與少婦日漸相熟生略以游詞挑之亦不怒且房門亦不甚關閉外廳亦一任生出入自由也一日生詰少婦曰此間亦有筆墨否少婦曰君欲寄書歸耶生曰非也鎮日無聊欲藉筆墨以遣悶耳少婦曰筆墨未嘗無之第須異日始能奉君也然君需筆墨奚用須實告儂儂始允代君尋覓生曰僕誠非別有所謀緣僕雖好填詞今幽閉一室之中別無消遣故欲借筆墨以驅睡魔藉吟咏一破岑寂耳少婦曰若是則儂當代圖之翌日少婦果具筆墨至並昇一破桌來初生向少婦索取筆墨本意欲書一函暗中擲之街外冀拾函之人通報其父母繼思此地爲盜黨機關之地不時有盜往來與宅中之盜會商劫掠事情者說不幸此函爲盜黨所獲則命將不保遂改圖惟藉筆墨以遣悶耳一日少婦送飯至見生桌上字紙堆積偶檢其一展而閱之則金縷曲詞一首似與其所歡離別而作者少婦閱畢笑問生曰此君佳作耶生曰然數年前舊作也少婦復笑曰君殆與所歡握別而作者乎君之所歡意必青樓中人玩詞中意語可知矣生曰杜撰之詞耳安得實有其人耶不圖卿竟解文詞者少婦曰儂於此道雖非三折肱亦粗知一二者第君不認詞中爲實有是人猶不脫假道學之習氣須知世有烈女祠無貞男廟君縱畢生未近女色豈天下後世便爲君創立貞男廟耶語次睨生而笑生心大動欲以言挑之忽微聞小孩哭聲少婦急疾趨而出是日將晚膳時少婦忽懷短鎗逕至生房生大詫異詢之少婦曰彼等赴鄰鄉去

此即是脫
生胡味
者

此部生有
不藏金
玉矣

囑儂守君故懷鎗以示威耳向日彼等擄人歸若不在家必強令儂戎裝守所擄者彼若歸來見儂非若是裝束則詬詈萬端儂不堪其辱矣故儂今日亦照向日而行非於君有所疑也生曰汝夫外出耶少婦曰然生曰觀卿戎裝恍似木蘭從軍時丁香結子芙蓉綠不繫明珠紫寶刀此二語可為卿詠矣少婦亦顧而自笑旋謂生曰炊已熟矣請隨儂來用膳也生曰卿導僕往何處少婦曰君放胆隨儂來儂非能噬人者生隨少婦至右極見椅桌雖非精美而整甚潔壁上遍懸鎗械及鐵筆斧鉞等事少婦拭碗箸為具晚膳旋與生同桌而食並謂生曰君是風雅士不妨相親也席間談笑甚樂生屢欲叩少婦鄉族第向聞人言請問姓名最為盜黨所忌故欲言而止者再繼思直言或恐觸其忌第彼美為聰明人以旁敲側擊之詞挑之彼若會意者或肯吐露肺腑也遂乘間謂少婦曰古來英雄豪傑類多隱身綠林而卒能棄暗投明出為世用大名冠千古者貴藝砧想亦懷此奇志耶少婦聞言興致頓衰面露悽慘之色搖首良久目眊暈紅俄乃微喟而言曰君豈知我者哉儂久欲對君言恐失於交涉言深故不敢掬誠相告耳生矢誓守秘密少婦曰儂亦審君誠篤料不妨以衷曲告君君視儂為如何人乎儂本姓陳祖藉湘省父商於粵送家焉儂本夫李姓山左人翁曾為粵之某縣令儂與夫均隨任四年前致仕即挈眷回省儂亦與焉以行囊頗豐為賊所算中途舟次順屬某河濶中夜盜至束手無措儂夫及翁為盜所手刃餘溺死江中儂正擬投江以殉詎為盜所執不得死盜魁涎儂姿擄儂至此強為彼妻時儂腹中已懷妊數月默念翁姑祇生儂夫一人今翁死夫亡儂再殉節則李氏豈不從此絕嗣乎故不得不忍辱偷生以保全腹中一塊肉耳今呱呱墜地者已三年矣繼思既已失身賊徒料此貞節牌坊斷非我有隱忍數年保育此子藉為他

同輩也是

總上門來
管下如何

日復仇張本君其謂我何言罷泣數行下生曰吾初見卿以卿舉止大方儼然大家閨秀竟肯以粉黛玉琢之千金貴體下嫁此蠢如豚兒如狼之齷齪僧子未嘗不爲卿抱憾而竊歎婚姻不自由之誤也今聆卿言始知此中殊有委曲者少婦謂生曰然則君能救僕母子否生曰噫僕一身尙不能自救豈能救卿耶少婦曰君肯救僕僕自有計生曰然則計將安出少婦曰君救僕後君將何以置僕生曰送卿返夫家何如少婦曰僕夫舉家罹於難已無一人在粵矣若送回本藉則彼家兄弟叔姪聞僕翁及夫遇難而死方謀爭產業之不暇奚肯容僕孤返籍與彼等爭遺產乎且此子爲遺腹子僕已嫁賊後而後生則微舒似你亦似君亦何難爲彼等藉口捏造黑白者生曰然則送卿歸母家何如少婦曰僕曾命人探問母家消息則謂母家已盡徙回湘無可尋覓矣生曰然則奈何少婦曰君肯援手何患無以置阿僕特恐君之見棄耳生曰余實告卿余已有室豈能停妻再娶乎少婦曰僕亦明知君已有婦且僕既失身賊徒豈敢與君爲敵體執爨灶下疊被床頭固所願也生曰倘與卿竟能作破籠之鸚鵡又何愁不終爲交頸之鴛鴦第不知因此樊籠何術以開金鎖少婦曰僕自有法第尙須稍待時機也生曰彼既不在寧不可作紅拂之奔少婦曰談何容易此間村外均有盜黨輪流看守防擄者逃遁又備官軍之圍捕但今夕猝逃則毫無預備故不能不有所待也生曰彼盜黨既輪流看守村外豈易逃出樊籠少婦曰彼黨中有某甲似甚垂涎僕者必輪至此人看守而盜魁又值赴鄉村械劫僕則邀甲至家飲之以酒彼必以僕爲屬意於彼乘機灌之使醉縛其手足然後僞逃則萬無一失也生曰大佳特恐難得此適合之機會俄而膳畢少婦檢拾饌具入廚去旋具盥水來生盥洗後少婦復以茶奉生狀甚殷勤俄聞小孩呼母聲少婦乃匆匆入房去生

死鳥龜向
在階下之
間也

亦自返右櫪之房。時已昏黑。乃割燐寸。就燈默念。少婦遭此。較已益慘。不覺雙淚盈眶。繼念若能與彼逃生。則豈福無窮。思至此。又不覺解顏。旋復至左櫪。見少婦坐一短檠上。以飯哺其子。少婦教其子以阿伯呼。生生點首笑答之。旋以手撫其頂曰。吾固謂賊徒不能生此。第望兒也。然謂他人父者。已數載於茲矣。孺子何知。寧不悲哉。少婦指其子而言曰。彼見賊徒。則呼阿父。僕每聞言。則心如刀割。生乃探首入觀。其房則陳設頗麗。被褥等。悉以綢緞之品爲之。笑問少婦曰。房中陳設。均由卿所置耶。少婦曰。非也。一切均盜來物耳。生挑之曰。如此良宵。空閨獨宿。寧不寂寞耶。少婦笑而不答。未幾。少婦飯兒畢。爲之盥洗更衣。並謂之曰。汝當早睡。勿哭也。俄而門外有人叩戶。聲生急返房內。少婦往啓戶。則盜黨已負贓返。紫綳箱魚貫昇入。生僞入眠。伏枕潛聽。聞盜黨瓜分賊物。喧嘩頗久。直至天將破曉。始寂無聲。息生亦安心而眠。翌晨。少婦具飯至。生視之。肴饌較前爲豐。蓋少婦陰爲之也。如是者半月餘。忽一日。少婦至生房。細語謂生曰。今夕有可逃之機會矣。請預備一切。生曰。諾。是日午後。少婦忽束帶懷鎗。如前狀。走至生房。謂盜魁已出。却今夕看守村外者某甲。彼見盜魁出。却今夕必來欲乘間以圖僥來時。儼當醉之以酒。事可成也。生與少婦晚膳後。掌燈入室。同戲小孩。爲樂突聞叩戶聲。少婦曰。是甲至無疑矣。生急返己房。俄而少婦啓戶。則果甲也。背鎗腰彈。閃身入。少婦問之曰。汝今夕輪值守村外。胡暇來此也。甲曰。我恐汝獨居岑寂。故來問訊耳。言次。浪笑不已。醜態百出。更斜睨少婦。少婦亦故微笑答之。旋謂甲曰。汝來大佳。妾酒興勃發。得汝伴飲。且稍破岑寂。幸勿誤此良機也。甲聞言如奉丹詔。有類於賈大祥顛倒於王鳳姐之前。作種種醜態者。少婦爲具饌少許。與甲對酌。頻勸甲飲。甲不忍却。每飲輒盡。時已薄醉。少婦僞爲殷勤。問之曰。君欲飲。

夏月的東

罵得不錯
所謂男子
漢大都不
可與言情
也

奈何奈何
奈何奈何
奈何奈何

茶否甲慢聲應之曰飲少婦潛以檳灰置茶中甲飲後爛醉如泥不復知人事矣少婦旋往呼生生猶遂不敢出少婦曰彼已昏迷不省君猶畏懼至此是真銀樣臘槍頭矣生始緩步隨少婦後至左楹則見甲醉臥椅上口吐涎沫口中猶時作狎暱聲少婦乃以巾塞其口使不能聲生猶遠立匿笑不敢遽前少婦曰君真無心肝之叔寶矣此事你我均有生死關係而君不特作壁上觀且嬉笑於其旁儼誠不解其所以生曰僕非笑卿特笑甲之醜狀耳少婦曰君速來助儂縛彼手足否則彼酒氣一醒非儂等所能制矣生乃助少婦以繩縛甲手足既畢少婦乃自入房中檢拾衣飾裹作一小包生曰鄉行李盡在是耶少婦曰是儂本有之物儂亦取之而去至盜泉儂何取焉言已即以襁褓負其子於背上時其子已熟睡少婦出手鎗二以一與生謂懷此爲自衛之用生取鎗納懷中時已三鼓少婦曰可矣乃啓戶同出時爲三月下旬天黑如漆少婦負子先行生緩步隨之幸數街巷不遇一人已而出村外生心略安與少婦相將攜手行然道路崎嶇先以足探索始敢舉步忽經一樹底樹根橫道上生足被絆跌地少婦亦隨仆背上小孩頭觸樹枝亦呱呱而泣呱呱急撫慰其子戒令勿泣幸小孩解事旋亦無聲生與少婦乃復前行黑不見路步履滯滯出村外後行僅里許忽聞人語聲順風吹至生與少婦心懷惴惴方縱步前行約行數十步忽見距前約六七丈有火光微露火光之下有三人圍坐田間似係燃燐寸吸烟者生與少婦戰慄危懼少婦乃附生耳囑之曰速繞道行乃相與下田間繞道而過時方春耕田水頗滿沒足及踝二人欲速行惟每一舉足則水聲洞洞恐爲人聞故不得已緩步而進約半時許田盡見溪溪水甚溢必越溪始有道路焉不得已乃與少婦反捲其褲下溪涉水詎未及溪心水已及股少婦乃不敢涉返身登岸生再行數步則

嗚呼已矣

快哉此舉
我已浮一
大白矣

飯桶

水沒腰際矣。生低聲問少婦曰：卿不來耶？少婦曰：水深至此，儼何能涉也？生曰：如此將奈何？豈待天明以俟賊之追捕耶？少婦曰：君肯負儂以涉否？生曰：卿既負子，我又負卿，偶一失足，同占滅頂矣。少婦曰：果不能脫險，則同死於此，亦復大佳。生返身負少婦，始緩步涉水。幸溪水不過及腹，不致溺斃。惟背上小孩則大哭不止。生急曳少婦登岸，少婦立解襖襟，撫慰備至。復檢負之惟衣服沾濡已遍，亦無如何。急沿路行，生先婦後，忽前途來一人與生相撞，隆焉有聲。惟天黑不見其人，忽其人劃燐寸然，其手中所執之物，豁然光如白晝。蓋所燃者盜黨所用油紙也。所遇者非他，卽盜魁也。生與少婦戰慄，無人色。盜魁見生及少婦，怒甚，以鎗指生曰：汝欲逃耶？又謂少婦曰：汝欲隨彼逃耶？生與少婦均俯首無言，如死期之將至。惟引首受戮而已。俄而盜魁執生髮曳之行，目視少婦曰：汝速隨吾歸，否則斃汝於此也。少婦無言，惟緩步隨之。而生行稍緩，盜魁輒以鎗擊其首，生哀泣乞命。盜魁行頗急，牽生髮，其髮生垂其首以就之。疾步趨前，雖路旁有竹枝樹鉤刺其體，不敢避也。少婦在後見之，雖甚不忍，亦不敢言。背上小孩又時作呱呱泣，蓋既受驚恐，復感寒氣，且衣服沾濕，披於體肢，少婦益痛之，而無如何。行數十武，忽聞旬然鎗聲，盜魁倒仆於田間矣。生急回顧，則見少婦手持短鎗，始知鎗聲爲少婦所發者。盜魁仆地時，其手持火紙遺於路上，生拾而照之，見盜魁仰臥地上，猶作呻吟呼叫聲，輾轉欲起，呼救不絕。少婦謂生曰：非滅其口，不可。乃拔鎗復轟之，而彈盡矣。令生出懷中鎗擊之，生探懷出鎗，而不知鎗之作用不能發。少婦疾奪其鎗，按機轟之。適中盜腹遂斃。少婦急謂生曰：速遁，否則彼黨聞聲追來，命將不保。生與少婦疾足奔走，且藉火光不致顛仆。奔馳半里許，忽聞後路有追呼聲。少婦知爲盜匪追至，急命生滅其火，捨命疾走，無何追愈近。少婦牽生臂曰：

寫得真險

此番看你如何擺脫

此乃是天翻地覆

恐怕是你淫心不死

速下田走。毋循大路也。俄而賊追至矣。果追者直奔大途。似不知生與少婦已越田而逃者。少婦心稍慰。詎前途忽起火光。約距數十丈。火光下見數人持火。循照田間。若有所覓者。少婦知爲盜黨之覓已命生同伏田中。惟時田中水滿。蹲伏其中。備極狼狽。詎盜黨漸行漸近。少婦乃急與生走避。每一舉步而水聲淙淙。盜黨似已聞水聲。沿聲追來。其行甚急。少婦與生則舉步遲緩。不如盜黨之敏捷。蓋少婦既背負其子。生又向未行走。田間且當黑夜之中。更以涉水不易。奔走故瞬息之間。盜黨火光已照及兩人。不旋踵又被追及矣。盜黨分執少婦與生以鎗毆生者。再生號祇泣乞命。幸盜黨不敢凌虐少婦。沿途簇擁生行。且行且罵。且罵且毆。無何至村矣。時天已破曉。路僻街衢。俄至一土居。衆賊搗門未幾。門頓啓。則啓門者甲也。甲見少婦與生頓足罵曰。汝飲我使醉。乃爲脫逃。張本耶。語次兩目兇光閃閃。怒視少婦。少婦無言。隨衆盜入。旋復扃門。仍閉生於室。忽一盜曰。大哥胡不歸衆。曰。得母在某鄉被捕。耶賊曰。不然。彼先吾等歸者。又一盜曰。吾等返至村外時。微聞鎗聲。且路聞呼救聲。以今憶之。其聲殆甚類大哥者。當時以大哥先歸。故未垂意及此耳。詎至今未返。大哥必殆矣。一盜曰。吾等坐路上吸煙時。似聞人涉水聲。不知是大哥否。一盜曰。盍逕往尋之。乃即啓戶。逕至村外尋覓。果見盜魁屍首倒於田中。衣服血漬幾滿。乃返告盜黨。共出昇其屍。歸見腹中中彈洞穿一孔。股際亦中一彈。盜黨知爲生與少婦所謀。殺大怒。猝生出拷掠。備至生受刑不耐。乃直言之。盜黨大忿。謀所以處置生與少婦之法。甲曰。祇宜處置生一人。若大嫂者。則留之以爲大哥撫養遺孤可也。乙盜曰。彼呱呱者。非大哥裔也。彼歸大哥僅五月。即生此子矣。丙盜曰。宜將三人綁置豬籠中。各以甕盛之。放諸江中。吾等列岸執鎗。俟三甕至中流時。輪流發鎗轟之一可。爲大哥復仇二可。

惡漢大盜
慘哉孺子此書人終
害亡也

練吾輩目力三可免棺葬之費豈不更佳各盜聞言均鼓掌大喜衆口一詞謂宜從丙說衆議既決旋命人購猪籠及甕數事生與少婦聞言戰慄無人色良久猪籠與甕至矣置諸廳事繩索備焉乃先執生以繩縛之遍體納之於猪籠中復以繩交縛於猪籠口旋執少婦亦如之最後及小孩驚呼之聲慘不忍聞少婦見之五內俱裂小孩哭至聲嘶幾不復成聲無何以數人扛之出衆盜十餘人列隊荷鎗隨其後時近午刻鄉人均不知故且以盜黨所作事均莫敢誰何惟村童逐隊隨之往觀也未幾至江邊將三人擲於岸畔隨燃紙燭衆盜共羅拜以爲祭盜魁者祭畢旋將三甕浮諸水上先置生於一甕中詎人高甕小力不能支並甕反側沉生於水中盜乃撈生起解去籠口繩牽生出解其縛令生蹲坐屈其膝貼於胸前始復以繩縛之縛畢再罩以猪籠扛而盛諸甕中旋解少婦縛亦復如前之縛生者縛之縛畢亦扛甕甕中小童軀短小可免屈縛則納之甕中盜黨乃推甕離岸使泛至中流然後發鎗擊之三甕順流而下將至江中時忽有壹小輪破浪而至將至三甕近處忽停輪不行盜黨立岸上喝之使速行輪船不理似停輪欲救甕中之人者俄而用竹釣甕使近船旁盜黨大怒發鎗擊小輪詎輪中儲有軍火船中人急燃炮還轟之正中海礮海礮傾跌兩盜於海中盜黨愈怒與小輪劇戰彈雨鎗林作呼呼聲响盜黨正與小輪酣戰之際忽聞近村處有喧喊聲盜黨狐疑正擬派人查探倏見軍隊數十人自村擁出盜黨大驚分途竄逸詎爲軍隊所覩分隊捕之無一漏網者小輪乃於甕中先拯小孩以次少婦及牛則盛生之甕水已將滿漸欲沈矣小輪中人乃急救生上船蓋因盜與小輪互擊時盛生之甕爲流彈所中穿一孔故水自孔中入轉瞬即滿若拯救略遲則生必葬魚腹初盜黨擄生後生之父母遍託人偵探生蹤久之亦杳無音耗雖經稟

畢竟作惡
人者無善
果也

也是一個
賈婦人

告地方官亦祇博得候緝吊放數字批詞後接盜黨來函勒贖多金生父託人轉致盜黨願以三千元贖生盜黨不允增至五千元仍不允輾轉論價遂逾數月忽一日早晨有鄰鄉某戲奔告生父謂今早見吾鄉盜黨捉生至某巷某屋中等語生父即奔報清鄉行營行營委員率大隊至該行圍捕由村後擁入又恐盜黨駕舟而逃更用兵輪在盜村之前海面巡弋以防逃竄詎兵隊至盜村田村後擁入巡至某巷土屋中則圍無一人村人告以故謂盜魁已捉生赴海將溺而斃之也故兵隊直追至海濱見盜黨正與兵輪鏖戰兵隊前後夾攻故悉數被擒各兵隊復入村沿戶搜捕得被擄者十餘人與生同時被擄之戚友亦均在列乃盡解至清鄉行營招領生父領生出生求其父並領少婦歸生父叩其故生實情告父父首肯轉求於清鄉委員委員廉得其情許其保領生父隊保領少婦並其子同歸旋共返武昌生妻見生錯愕不相識猶疑爲戚僭翁歸者家人告之生妻始羞遁入內室是日親友均來問訊萃於一堂爭一睹少婦芳顏爲快少婦悉予接見狀甚恭謹戚友均極口讚揚生父乃特具酒筵留戚友晚膳再行醮禮是夕新婦始慶洞房後少婦對於新婦執婢妾禮甚恭新婦頗感其賢淑勸生納之自願以平等禮相待生商諸少婦少婦謙不敢當強之不可謂儂以失節釐婦落難而無所依君家適館授餐使儂母子不致作道路餓死已屬啣環莫報尙敢與夫人爲敵體耶置諸姬妾之列尙可勉順主人意也生無奈乃姬之少婦操井臼如婢僕家人恆阻之不聽生笑謂之曰昔人有句云薄命憐卿甘作妾仁心如我未成名洵足爲我兩人詠矣聞少婦子年稍長生以教子視之爲教之韻弱冠後並爲擇婚另室居之其後卒成大器云評者曰彼窖中婦人能忍能守敢作敢爲不僅一俠字足以包括斯可稱爲大智大慧者如邵生直是一個頭號

飯桶也。彼少婦看上這一個飯桶，我誠爲少婦叫屈不淺也。

江碧芙

心秋

斜陽欲墜，飛鳥知還。樹林中有茅檐一角，被日光返射，屋上燦燦作金色。炊烟一縷，裊裊散，聲際時有一老嫗倚門而立，白髮龍鍾，身軀僂若彎弓，面上綢紋纍纍，其年高之情狀一望而知。嫗倚立已久，不覺疲勞，乃坐一半破之椅上，竊自語曰：「日云暮矣，阿靈胡不歸耶？阿靈者，振聲之字也。振聲姓談，一清俊之少年也。每日讀書畢，則往採薪去。後老母必倚閭而望，日以爲常。斯時也，有一人載馳載驅，忽忽向茅屋而來，伊何人？非卽老母望眼欲穿之振聲耶？將及門，卽發其親愛之聲呼曰：『媽！今日時已不早，累久待矣。』良以兒往觀園獵，致多逗遛，乃承彼等盛意，贈我美味，可爲媽作佳饌。言時，卽自柴筐中取出蓋白兔一雙，也時其妻方煮飯，乃呼妻烹之而共食。食後，母謂振聲曰：『兩月前聞汝岳母抱病，頗劇。今以山川阻隔，消息沉沉，在理宜往問候。』兒意云：『何振聲沉吟良久，從容曰：『媽意固善，特往返須泱旬，微論路途險阻，而家內乏人，兒豈能捨此而走耶？且媽春秋已高，婦亦不慣作農家生活，奈何？』母笑曰：『呆哉！孺子謂余年邁無用耶？實則余精力初未稍遜，且柴米儘足敷半月之需，亦不勞婦之奔波。兒其速行，早返則余早安也。』振聲無已諾。次日早餐後，卽料理行裝，乃告別老母。且囑妻曰：『余此次往返，至多十日，諸事宜爲母肩勞，勿使老年人勞動。』余感汝多矣。』妻曰：『謹依命。惟爲我問母起居，且致余相念之忱。』須知余日夜懸心，脫有……言至此，已嗚咽不能成聲。振聲曰：『勿爾。孝心所感，若母必無恙。』言已，逕行。妻立而送之。俟人影不見，始闔門而入，拔地危峯，矗入雲際，而山徑崎嶇，一步一轉。是時有一少年，惘惘獨行，步履頗急。

不祥之兆

順有順考

儼然是總
司令部也

屢妙其能
必有用意

因日薄晚。亟欲穿過此山。往前村投宿焉。正心急倉皇而樹林中有人窺探。忽又不見。少年大疑。然進退維谷。乃放胆而前。以示了無怯意。突聞呼嘯一聲。從兩旁躍出數人。各露白刃。迫之曰。速以囊中物置此。不則休想活命。少年哀之曰。實告君等。余囊中空空。而包內亦祇敝衣數襲而已。余家有老母。此次係奉母命探親。幸垂憐憫。則感且不朽。衆聞之。皆冷笑曰。勿絮絮。速隨余等去。請主人酌奪。乃蜂擁少年上山。至一高大之屋宇。門前有大漢數人。各持械站立。兩旁似守門之警衛。聞聲鼓一聲。乃直入大堂。遙見兩側有女子二十餘人。各短衣窄袖。首裹紅帕。少年訝甚。默思所謂主人者。豈英雄耶。方思索間。忽呼喝一聲。門後轉出一絕世美人。來耳垂明珠。身服淡紅之緊身衣。兩鬢堆鴉。目如秋水。芙蓉如面。楊柳爲眉。微睨少年。默然不語。頃之向一婢耳語良久。婢受命領少年而去。入遇急事。偏有狂風巨浪。阻止其進行。則斯時也。其精神之苦痛。爲何如耶。振聲奉母命而探親。急欲知岳母之病況。故日夜兼程而進。以冀達目的。不意爲人所困。今日者淒涼一室。獨對殘燈。回思家內老母孀妻。不禁泣數行下。是時忽有一婢推門而入。手捧一盤。盤內承酒壺一小。碟四。笑謂振聲曰。大丈夫何作兒女之態耶。奔波竟日。想枵腹已久。可小飲。以舒抑鬱。言時。卽斟酒勸飲。振聲觀此情狀。知無害己意。心稍慰。因欲藉探底蘊。乃殷勤請之坐。且詢其婢曰。余名紫綃。我主之隨身使婢也。問爾主爲何如人。紫綃曰。余主姓江。名碧芙。父乃著名之拳術師也。近二十里聞其名。皆懼服。故佔此山。歷有年所。而碧芙盡得其父之傳技。藝驚人。且善用鐵彈。百步外無虛發。憶某年。一劇盜渾名飛山虎者。到山謁見。且欲求婚。碧芙嚴拒之。飛山虎怒。勢將用武。而碧芙手略一揮。掌中飛山虎左目飛山虎咆哮不已。拔刀猛進。則一彈又至。復傷右目。乃疾竄去。言未已。聞門外

妙在牛响
不語

彼鳥何事
飲此一彈
此不冤然

忽不直說
耶爾然

呼曰。綃姐速去。主人方呼喚也。乃出振聲。聞紫綃之言。震驚不已。思天地間有此奇女子。鬚眉愧死矣。所慮者。余今之命運。不知又如何也。頃之飯進。而有饌。頗豐。飯後疲極。乃上床假寐。朦朧間。忽聞啓門聲。視之。則女傑碧芙也。斯時已易淡綠色之衣。而身體婀娜。如迎風楊柳。笑語曰。時未晏。何好睡耶。振聲曰。風塵勞頓。疲極矣。碧芙曰。君姓名能見告否。且此行欲作何勾當。振聲乃縷述顛末。并懇萬勿留難。以阻行程。碧芙聞之。半晌不語。旋語振聲曰。君且住。爲佳妾。非害君者。流可毋慮。有所需。第言之。當卽遣婢來言。已而出。寂處斗室。長日如年。振聲山居已五日矣。愁緒如夢。心懷疑慮。自念供奉良厚。且侍奉惟謹。決非有意陷害。顧何以閉余斗室。不許越雷池一步。耶方思潮起落。而碧芙入室矣。呼曰。日處斗室。不覺悶乎。今日天氣大佳。曷不偕往園中。聊舒胸襟。振聲曰。善。乃隨之出入園第。見樹色蒼蘆。亭臺入畫。而花香鳥語。曲徑入幽。直是一幅天然圖畫。二人漸行至一假山石畔。前臨一池。而池中荷花香氣陣陣吹來。聞之。脩然意遠。乃同坐於石上。以資休息。振聲曰。如此名園。直可蕩滌心胸。使塵垢盡去。碧芙曰。或未盡然。予意此間。巉巖直同穢墟。故不能留君芳躅。至爲恨事。振聲蹙額曰。白髮倚閭。岳母抱恙。人孰無情。何能恕置。言時。忽有一鳥自西北飛鳴而來。乃指之曰。樂哉鳥乎。予安得若汝之自由盤旋於空際耶。碧芙聞之。乃俯拾一石。隨手擲去。鳥應聲落掌中。笑謂振聲曰。自由乎。何在妾掌中耶。振聲無語。乃相對默然者久之。復語碧芙曰。敢問留予究屬何意。乞詳以見告。碧芙淒然曰。君非憤憤者。流何尙不知妾意耶。試思妾孑然一身。椿萱見背。作此可憐生涯。原非久計。恆思物色一人。以身相託。然後棄此以優悠終其身。則亦可以無恨矣。不意君……言至此。忽低首不語。振聲長揖曰。敬告女主家有糟糠。此事請勿再啓。齒碧芙方欲答言。

彼振聲何
修而得此
能不氣煞
飛山虎耶

人生最難
處者乃斯
境況振聲
紳等者乎

忽紫綃忽忽來報曰前日所遣之人今已過回矣碧芙曰囑彼來此覆命可也俄頃一人已至報告曰奉命往探某家之主母聞病已霍然且精神殊健也碧芙揮手使去乃謂振聲曰君聞之否今可放心矣振聲乃拜謝且曰承女主如此操心感激靡已碧芙曰以後請君改易稱謂呼妾碧芙可也振聲唯唯日已銜山乃歸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振聲正憂懷若搗坐困愁城忽碧芙倉皇入告曰君家被盜矣且君母及夫人已失蹤此雖得之傳聞然度當不虛振聲聞之如霹靂一聲憑空而至不覺墮地大哭曰天乎何厄人若是也予害我老母矣不孝之罪何可追耶乃哭泣失聲碧芙曰事已如此哭亦無益不如親往調查藉知究竟君意然否振聲點首允示意碧芙又曰君獨行良險妾伴君一行如何振聲道謝且懇即日首途於是三人路爲檢點各乘馬而行二日後家鄉在望矣迨至門前則殘磚瓦礫一片焦土而已振聲見之大叫一聲墜下馬來幸碧芙疾下馬扶之抱諸身上呼喚良久始漸漸醒來復大哭一陣且誓欲以身相殉以隨老母於地下碧芙多方慰藉且笑語之曰孝心所感君母必無恙今且回山容妾遣人探聽或有團叙之一日也振聲不得已乃隨碧芙回山一路淒淒切切哭不成聲而路旁林葉簌簌作響似爲振聲鳴不平者噫亦可哀矣人於失意之時偶得一非常之樂事則微特舊愁盡去且精神上感無窮之愉快振聲合家被盜且老母嬌妻亦俱失蹤可謂失意極矣然而樂事隨之而起當振聲回山碧芙命紫綃伴之入室而此室又非前居之室見陳設精雅且潔淨無塵方疑訝間突聞聲後有咳吐聲其聲甚熟直入視之噫豈非欲覓不得而最親愛最仁慈之老母乎乃相抱大哭母問何以至此振聲縷述前事且告碧芙求婚意母乃悟復喚婦出與振聲相見各道別後情況妻復語振聲曰到此後起居頗適侍奉者亦惟謹殆皆碧

也是一個
賢德婦人

芙○所○調○度○也○汝○不○可○固○執○己○意○以○拂○彼○盛○意○振○聲○復○告○碧○芙○已○曾○遣○人○探○聽○岳○母○病○况○聞○已○霍○然○老○母○聞○之○亦○爲○感○動○時○紫○綃○在○旁○亦○援○語○曰○我○家○主○人○爲○此○嘔○盡○心○血○其○志○苦○矣○君○若○再○不○從○其○請○聞○我○家○主○人○願○一○死○以○報○其○母○笑○曰○若○主○何○太○心○急○今○已○如○此○唯○命○可○也○紫○綃○大○悅○乃○去○翌○日○懸○燈○結○綵○大○排○筵○議○須○臬○鼓○樂○一○聲○新○郎○與○新○婦○行○合○卺○禮○結○成○百○年○之○好○而○男○女○站○班○叩○賀○盡○歡○而○散○次○日○卽○遣○散○各○人○饋○以○重○金○且○曉○以○大○義○勸○歸○後○各○務○正○業○衆○叩○謝○而○去○而○留○山○者○祇○婢○僕○十○餘○人○而○已○成○婚○後○伉○儷○頗○篤○且○碧○芙○與○振○聲○約○凡○一○月○內○祇○多○留○宿○十○日○否○則○以○閉○門○羹○相○待○而○事○母○極○孝○與○髮○妻○亦○沆○瀣○一○氣○從○無○詬○誶○聲○逾○年○卽○舉○一○子○聰○穎○絕○倫○振○聲○親○教○子○讀○後○有○名○於○時○而○髮○妻○亦○生○一○女○云○

心○秋○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江○碧○芙○者○真○世○間○之○奇○女○子○哉○當○振○聲○家○被○盜○迎○養○老○母○而○不○使○知○且○必○欲○偕○振○聲○親○往○一○探○雖○躡○踵○呼○號○而○不○顧○此○非○碧○芙○之○寡○情○也○蓋○欲○其○死○心○賜○地○然○後○姻○事○可○無○阻○礙○此○正○碧○芙○之○聰○明○處○也○或○曰○焚○其○居○室○不○太○狠○乎○噫○三○間○茅○舍○豈○值○碧○芙○一○盼○耶○山○中○金○玉○滿○堂○任○其○取○攜○可○也○而○謂○振○聲○合○家○之○所○得○不○能○償○其○所○失○乎○

秦綺玉

襟霞閣主

予○以○辛○亥○前○一○年○季○秋○如○漢○皋○取○道○金○陵○投○宿○逆○旅○中○孤○館○無○聊○開○樽○小○飲○室○中○萬○籟○絕○響○寒○燈○如○豆○悄○悄○舉○盃○用○澆○塊○壘○迴○溯○念○年○來○胸○中○不○平○事○人○心○險○詐○世○道○嶮○巖○思○至○此○淒○絕○淚○下○舉○盃○豪○飲○不○知○盃○中○之○爲○酒○爲○淚○也○一○轉○念○間○自○撫○昂○藏○七○尺○來○日○正○長○憑○匣○底○青○萍○刃○強○梁○殺○不○義○得○償○所○願○亦○未○可○知○因○出○篋○中○劍○俠○傳○快○讀○一○

先生亦多情矣

及是不得意事

遍擊桌起舞忽聞越室哭聲淒慘悽惻類男子音令人短氣跡近窗隙窺之固一少年箕踞榻上美丰姿衣冠愁容蹙額淚簌簌下予隨其眼線之所集有一木主供檯上字則模糊不可辨予意少年必傷心人別有懷抱者因不辭唐突彈指扣扉曰隔室之少年乎何清夜淒其令人短氣盍過從予室一散鬱結耶少年聞呼躍然起驚問誰何予答之少年不辭翩然入予室予促之坐時窗外月光如晝漏入室中鋪地如嚴霜少年問姓名予具答之少年自稱浙產旅居於此陳姓楚冰其名曾青一矜言表益有抑鬱之氣予泥之飲盡一巨觥予徐曰君之傷心史可得聞乎少年危坐正色曰君安得知予有傷心史予曰適聞哭聲旋見木主豈君之傷心史不可以表自於人間耶少年曰非也君已見之請爲君述之但非數語可畢我辭長夜迢迢請與君抵足談予從其請促膝坐榻上擁重衾衾寒如鐵少年發其嗚咽之聲若斷若續曰噫我自束髮從阿父讀十三歲畢諸經從事帖括之學十五歲入邑庠輒青我矜阿父屬望之心甚切吾乃焚膏繼晷一心有鴻鵠之將至勤讀不暫息每以書中疑難處質問阿父阿父必條舉而詳釋之津津告予予之學業遂得有成不謂命途多舛十七歲阿父即棄我長逝阿母哭之慟我亦踴踊號咷自哀命薄而已自是常鬱鬱無志於讀阿母亦憔悴可憐未幾而病病且劇藥爐茶灶予親料理之母病三月尋卒雪上加霜椎心泣血料理及喪葬畢家資已罄予本不善生計家門摧蕩親族無依孑然塊然不得已隻身走京師依姑母焉姑氏早喪夫夫秦姓遺一子一女子名綺年女名綺玉綺年十八歲好讀書綺玉與阿兄同志人嘖嘖諛秦家雙璧自予至姑家姑以子女托予命予教之讀顧二人敏慧絕倫一過目即不忘予每謂姑曰綺年弟前程未可量也惜綺玉妹爲女子身否則可與阿兄並駕齊驅者姑爲歡顏綺

想必有因

雖然兩好
恐又是召
歸之媒

自討沒趣

玉正妙年玉貌秀外慧中見者咸嘖嘖稱天上安琪兒人間決無若是之美且慧者鄰人委禽者爭至姑綏却之曰個妮子嬌養慣且俟異日使自別老婦所不願侵其自由權耳委禽者一笑置之姑母問予婚姻事予輒紅潮漲頰姑笑予嬌態謂予頗私若女兒態無丈夫氣概者予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綠窗晝靜兒女伊唔予受姑母之托不敢以師自命與二人切磋琢磨融融一室綺年不願習時文策論專攻詩詞古文予與之談歷代文學史彼眉飛色舞樂而忘倦綺玉雖弱女子喜讀國策抗爽之文諷誦范雎不辱君命一篇擊桌而起曰秦皇帝威加海內尙有斯人敢捋虎鬚真英雄也儂願買絲繡之子奇其言不以女子視之與之談古來俠烈女子綺玉爲之精神抖擻躍躍起舞焉一日姑母謂予曰比隣王紳貪酷起家擁有巨資豪冠百里少子某生尙未有耦昨遣冰人來說欲覲覲綺玉老婦却之彼快快而去公子好爲教之今日爲汝女弟子他日卽汝之賢伉儷也公子贊我家他日與綺年重振我門閭繁殖我螽斯老身復何憾爲但小女嬌懶甚願公子善視之老身一言已出重若泰山公子其誌之予陡聞斯言驚駭萬狀幾欲却步而走俯首稱不敢徐謂姑曰侄父母不祿子然一身姑母憐我而留我得托枝棲於願已足豈敢有所希冀且天下多貴公子綺玉妹他日幸福無疆何必耦一介寒生哉姑母曰噫汝寒酸態咄咄逼人何短氣乃爾我言已出請毋多辭姑母言訖自去予心房躍躍不能自主思一身落魄離下依人姑母垂青賞我於家若綺玉其人復何他求所不能如我意者他日陳姓門庭不將冷落我祖我宗奈將不血食乎思至此又不禁淒然淚下越數日子病姑母常來視予及夕復命綺年宿予室伴予於夜清談足破寥寂藥爐茶灶綺玉親料理之不禁令予五中感激焉予病旬日醫者言抑鬱所致命予曠達胸懷可占勿藥予

難星下降
了

想是隔鄰
之惡少作
備

從之萬慮全蠲病覺霍然。靜養數朝體已復元。綺年仍伴予宿。予促其去。不可。予無如何。聽之不謂予病雖愈。而事變之來。有甚於予病而死之百倍者。令人所意想不到。至今思之。猶寒戰不已也。白雲蒼狗。變幻奇離。人心險詐。至於此極。某夜予與綺年抵足清談。滔滔不竭。迨至月落參橫。銅壺漏盡。我與綺年又未安眠。忽聽窗外颯颯作响。予疑秋風落葉。綺年忽驚然曰。窗外似有火光。待我出視之。遂秉燭披衣起。予陡見短窗啓處。綺年呼痛一聲。猝然倒地。予心大駭。推衾下榻。撫視綺年。四肢已殭。駭極大號。家人咸起。迨予啓門。哄然入內。扶起視之。刮利之刃長五六寸。入綺年胸次者及刃之半。血淋漓白衫如染。家人大驚。急爲拔去。撫之已冰。咸莫知措。陰相駭嘆而已。時予姑已出。見狀伏屍大慟。予述其顛末。衆視屋上鴛瓦毫無損碎。姑母痛哭暈去者屢。綺玉出亦大哭失聲。予力勸慰之。姑隨哭隨述曰。綺年年事尙弱。未出社會。相交接何來仇寇。此真大惑不解者。羣然其說謂盜賊決無行竊書齋。並若是之狠心。其事之難測。真有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者。視短刃乃宰猪刀耳。白光燦爛奪目。家人相顧莫不失色。嗚呼異哉。姑母雖不予言。予自思之。豈非處於嫌疑地位。我雖不殺綺年。人其爲我乎。思至此。胆幾欲裂。心幾欲碎。自怨自艾曰。予受不白之冤而死。孰若前者病而死之爲愈也。蒼蒼者何憤憤。乃爾平旦而禍作。嗚呼。姑母諒予文弱書生。豈有殺人肝胆。綺玉惟掩面伏尸。嗚咽慘泣。姑之族人麤至譁然問予。予雖百喙不能一一告舌。做心酸。詳述顛末。羣相駭顧。有一老者指予問姑母曰。若欲贅汝。有是說乎。姑母曰。前者有之。老者曰。既然則死者已矣。生者好自爲之。他日抱孫亦親。酒血也。言迄冷笑不已。姑母異之。顧老者相率族人一哄而去。予心知禍不旋踵。未幾果然。鐵索琅璫。皂衣數輩踵姑門。挈予行。姑心駭詫。予意坦然。役出公文謂族人所

告得亦似
有理竟然
實生矣

嗚呼我亦
爲其叫屈
不已

無端之報
直刺我心

告發稱予殺人圖產姑不能爲予辯予從役行至署上官出原告文洋洋千言都無左證予謂上曰晚生一介儒
生豈敢下此毒手且我與死者非仇讎親也殺之何居上曰原告謂汝將贅於姑家故殺其嫡意吞沒姑產汝確
否予大詫謂上曰晚生父母早世姑母憐而留我德莫厚焉前昔姑雖有斯語我力却之婚姻向未有成言我何
忍殺弟耶上官亦不能謂予白願告者無左證不得已入予狴犴中木棚四匝罪囚羅列陰氣森森鬼風習習使
予居獄中度日矣穢氣撲鼻虱蟲攢聚予以瘦怯之軀遭此凌礫其能禁乎獄居一月而病上官憐之居予別舍
覺稍潔淨衆囚咸羨予不止稱予大幸焉歷數月終無消息清夜捫心罹此意外之禍雖死難洗此冤盜賊何狠
心既殺綺年嫌疑及予予不怨姑母及姑之族人惟自嗟命慳雖死難見我祖我宗於地下也思至此大哭失聲
某日獄吏告予曰若處死刑案已決矣俟秋期梟首予陡聞斯言始而駭絕繼覺坦然念我一身落劫棲息囹圄
與其形消骨毀慙慙以終不如早上斷頭台爽然以死之爲愈也但所邑邑者大丈夫不能爲民除害爲國立功
決鬥千里戰死疆場留得芳名百世而乃汚此殺人之罪藏此不白之冤爲國法所不容爲人世所唾棄身首異
處白骨無瘞至於萬年遺臭其間相去爲何如耶言念及此懼然心悸嗚呼姑母嗚呼綺妹愛予適以害予今者
其知予將永永伴綺年於泉下乎予見綺年予冤可洗予將於夢寐中告姑母往擒凶手白予身後之冤予亦將
瞑目於泉壤間噫此時予萬緣俱寂有死無二矣秋風乍至死期將屆予五蘊皆空坐以待決忽某日有新犯入
獄告予曰汝姑母已積憂病死家產被族人瓜分去綺玉適比隣土紳幼子今且匝月鷄鵲鰥鰥棄汝於九霄雲
外矣予聞之心碎喟然嘆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狼子野心魑魅逞志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嗚呼姑母先我

此一變處
入佳境

怪哉此來
也必是綺
玉之報知
已耳

讀來如此

下世想已見面。綺年知予不白之冤矣。豈知可憐之楚冰轉瞬將至。歟。綺玉何心違母素願。適此惡報。平日志氣消磨。迨盡此令予百思莫解。女由者嗚呼。綺妹自愛今生已矣。法場一面恐無緣。我豈敢埋怨及妹妹之心中。其念垂死之楚冰乎。天下事變之奇。離有爲尋常人所難測者。當使我慟慟一息待上斷頭台時。忽獄吏脫手桎梏。曰。恭喜公子。上官釋汝歸家矣。予驟聞斯言。意是相戲。逆料已至畢命之日。不免潛然淚下。獄吏忽笑。予曰。既釋汝。哭何謂。予詢問曰。真歟。曰。誰荒汝去。休不汝阻。予欣喜出獄。忽復大哭。失聲念此伶仃一身。無根之艸。無線之蓬。家山何處。所依者姑母。而姑母長逝。知己者綺玉。而綺玉變志。子然塊然。莽莽塵寰。誰是我安身之所。不禁患從中來也。踽踽至姑母舍。乃曾幾何時。而荒草滿庭。宛同坵墓。俯仰其中。室如懸磬。唯鬼語啾啾。如姑母之迎迓。予然嗚呼。慘矣。徘徊移時。將出門矣。忽一女子散髮赤脛。排闥直入。力抱予體。大哭失聲。淚如潮湧。哭有頃。不一語。一撒手。馳至塔前石磴上。以頭猛觸血流。被額不辨面目。猝然倒地。至予心悸。欲狂急。捧其裾。力不能起。唯吭喉狂叫。聞者麇集。見狀駭絕。急扶之。起撫其胸。已冰鼻息微。氣若斷。若續。伊何人。伊何人。卽爲可憐之綺玉也。綺玉何至於此。其中大有因也。時旁人扶綺玉臥稻艸上。視綺玉四肢漸殞。氣息漸促。不逾晷。知覺全失。溘然長逝矣。予此時暈厥者。屢不自知。此身之在邑令堂下也。武士糾糾。問官上坐。予略述端的。已喉哽不能聲。令似已知女死之因。但高聲曰。可憐哉。節烈之女子。……可敬者。節烈之女子。……予實不解所云。令命予起立。且曰。汝之未婚妻。前脫汝於罪。今一死報汝。汝何以答未婚妻乎。予均不解。反詢令。令曰。殺汝兄。綺年者爲死者。綺玉之夫。卽王紳之子也。破此案者。卽死者。綺玉耳。綺玉失身於王紳之子。今所以拚一死以殉汝也。今王紳子已正典。

刑死者可以瞑目。生者不將心碎歟。令出百金。贈予命。速殮。綺玉予惘惘然。出心已如醉如痴。爲賣棺成殮。忽得一函於死者身畔。予急懷之。事後取出。誦讀。纔恍然知之。令予心片片碎。腸寸寸斷。淚枯而竭。以血百讀其書。紙赤色。今能背誦。君其聆之。書曰。嗚呼楚哥。儂此書。儂心碎矣。雖然大仇已復。儂死瞑目。儂之死。謂爲綺哥死。也可謂爲楚哥死也。亦無不可。儂之心跡。盡於此書。曲曲者。字斑斑者。血字盡。血枯以留。儂可愛之楚哥。劉覽焉。迴溯融融一室。曾幾何時。而人亡家破。蒼蒼者天。曷其有兩當。綺哥被戕。楚哥入獄之時。母暈絕者。屢儂歡慰之。喪葬畢。事儂母亦病。病且劇。儂侍牀褥。形單影隻。每以歡顏慰母。而至無人處。呼天搶地而已。母病旬日而革。握儂手。謂儂曰。楚冰之冤。老婦不能爲之白。他日殲及巨凶。楚冰出罪。汝其從之。挂住此列庭。我目瞑矣。言畢而痰火上湧。目瞪唇白。冷汗瑩然。嗚呼。儂可憐之母。已長逝矣。此時也。儂號淘躑躑。暈絕復蘇。幾隨阿母俱去。幸隣人等助儂料理喪事。事畢而家資已罄。族人等淘淘來拆產。旬日而盡括所有。以去。又不足。惡計頓生。納比隣王紳巨資一口。以肩輿來家。奴數十。強劫至宅。紳之少年名四維。口密腹刀。妮妮慰儂。爲苟允爲夫婦。力能出楚哥。獄儂權安之。越數日而張燈結采。鼓樂喧天。儂心如割。儂即擬拚將一死。繼念楚哥大仇未復。不得不含垢忍辱。洞房合巹。姑從之。然儂詢楚哥出獄之日。儂必含糊答儂。一日儂飲大醉如泥。妮妮謂儂曰。若綺兄殊可惜。汝母前者絕我婚。不能無憾。商之汝族人某。謂汝母將贅楚冰於家。我思楚冰顛沛流離者。貧賤骨。豈合耦多情種。言念及此。乃以重金募刺客。本欲殺楚冰。不謂誤中乃兄。今楚冰死罪已決。恐不能出獄。我愛其無介於懷也。可儂聞斯言。心胆欲裂。僞詐不介意狀。一笑報之。嗚呼。此一笑也在儂丹田中發出。急回頭已淚如雨下矣。儂僞托他。

我評至此
已淚落如

故出至僻靜處持帕拭淚盡成赤色垂曉儂艸狀數千言逸出偷門赴署控告令准儂訴連夜拘偷入署內嚴堂訊盡得其實信伏法矣楚哥得出囹圄此非儂之功能乃儂母儂兄冥冥中所默佑者嗚呼大仇雖雪儂成不節之婦殺夫之人矣儂已失身難對楚哥再四思維除拚此頭顱外無長策今生已矣再訂前緣儂身死儂家破楚哥有情一坏黃土埋儂與兄母同穴感且不朽嗟嗟蒼天如此其酷儂死已儂之魂魄當常伴楚哥楚哥毋過悲地下有相逢之日其自愛儂不多瀆言盡淚枯楚哥其鑒之綺妹絕筆楚冰背書竟淚流續續如線穿珠發其嗚咽雄聲曰我可愛之綺妹而今已矣死者杳渺生者悽楚我年二十八誓不娶自甘繇此終身其日夕伴我傷心人者其唯三尺木主我綺妹之靈常在也嗚呼已矣言盡於此君迫爲我傷心人悲乎少年述至此語哽咽不成聲予亦覺心酸抑鬱快快不快忽雄鷄吭聲東方漸白予驟然起扶少年亦起酌之酒而壯之曰君之情真且摯矣然我益有進者請君移情於國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爲頂天立地之奇男子留得功業千秋芳名白代豈不快哉君於日抑鬱悽楚死於牖下孰若慷慨從戎死于疆場之爲愈耶少年深善予言挺身起曰敬聞命矣昂然出門予亦就道如漢越歲革命軍起陳楚冰之名嚇嚇于敢死隊中予聞之曰好男兒固當如此甌生爲家室累望塵莫及矣爲之挈破唾壺仰天長歎者久之

評者曰陳楚冰因一未婚妻之嫌無端遭殺身之禍其命運亦太蹇矣而秦綺玉能於大難之後能復兄之仇殉未婚夫之節其俠義又非常人所可及者噫今之倡婚娶之女偉人朝秦暮楚避苦趨艱對之能毋愧死耶

陳毓英

世名

吾國舊日家庭重男輕女惡習相沿一般女子受其壓制演成種種慘劇其間懷瑜握瑾抱負莫伸痛苦呻吟贊志以沒不顯於世者何可勝道間有一二不可羈勒之才毅然決然起與強權相抗戰矢志堅貞百折不撓歷萬苦千辛而卒能有所樹立者乃亦不獲關心世道之人紀其實表彰而發揚之坐使神州女史黯淡無光巾幗英雄寂寞而不傳焉此則予等提倡女權者之咎也曩歲與予叔雨田客京師厲宣武門外後鐵廠之獨樹齋是齋原爲富順鄒峯三君所居鄒君蜀中賢士文章道德頗聞於時與予叔最莫逆齋中有天井一方椿樹一株老幹扶疎上千霄漢是齋以此得名先是客有問於予叔者曰君客京師久有友幾何客知予叔寡交遊其爲此言意蓋少之也予叔素喜談諧答曰一萬一千人客訝其不類亟問曰有說乎予叔曰有予聞之千人曰俊萬人曰傑鄒峯三君乃一時之俊傑也予得而友之爲數不已多乎客乃粲然予叔之重鄒君蓋如此鄒君回蜀予乃與雨田叔遷居齋中共晨夕焉予客京師並無職守羈絆讀書之暇頗示遊觀一日至琉璃廠散步見廠中書肆林立類皆琳琅滿架其他古玩玉器之店亦復鱗次櫛比最後至一書畫室予駐足觀覽壁間字畫多名人手筆而尤以山水數軸極其精妙頗有元人筆意諦視之知爲毓英女史所作上有一小章曰撫寧女俠予知撫寧爲直隸轄境然不知女史何人詢之店主即亦不悉時已夕陽西下款段而歸然猶醉心是畫不已予至齋時適予叔自外至因念予叔曾往撫寧此事或有所聞甫入門叩以女史之名予叔驚曰汝亦知女史乎何忽有此問也予以畫對予叔曰是矣此撫寧女俠也汝亦願聞女俠之歷史乎予曰甚願予叔曰此非可以立談盡者語之不莊或言之不詳皆慮唐突女俠此時尙有人遲吾於門外歸後當以告汝言已復去予叔去後予乃移座院中烹茗

以知縣
精術斯
已奇矣

可以見人
忠厚則厚
人魚肉也
一家如此
一國又何
耶不如此

以待少頃。子叔至就座。正襟而言曰。今可以告汝以女俠矣。有陳瑞麟先生者。直隸撫寧縣人。前清孝廉。爲人慷慨。有大志。精學術。爲奉天海城縣知縣時。奉境多盜匪。民又健訟。先生居官清廉。勤於撫字。辦民團。外禦盜匪。內清積訟。士民感戴。夫人王氏生一女一子。女名毓英。卽女俠也。子名治平。女俠弟也。女俠性聰穎。姿容端秀。幼嗜讀。兼從父習拳術。年稍長。孔武有力。以故瑞麟夫婦鍾愛之。無何瑞麟沒於官。陳夫人哀痛欲絕。率子女扶柩歸葬。甫歲餘。夫人又沒。時女俠年十五。孀無依。營葬畢。攜幼弟居于叔母之家。叔母田氏孀居也。故多財產。僅一子名治功。年尙幼。族人欺其孤寡。欲魚肉之。遇事輒相搆。煽女俠積不能平。每挺身抗拒。女俠饒胆識。有才辯。凡所主張。罔不直。族人無如何。思欲害其弟。以洩忿。爲女所聞。於是戒幼弟勿他往。偶出則身護持之。田堅如者。陳母之內姪也。性抗爽。往歲至陳母家。見族人無禮狀。思欲援助。因以外戚爲嫌。不便干預。其家事隱忍辭去。後復至。聞陳家人皆嘖嘖稱女賢。堅如不以爲意。住數日。見女俠處理事務。胆識並豪。初無女子羞澀狀。乃驚歎曰。毓姊之才。男子不及也。姑母得姊。無慮欺凌矣。陳氏族人本以陳母爲魚肉。自女俠來。後彼等乃不得逞。然乘隙蹈瑕。野心初未死也。陳氏族人最盛。族中舊有宗祠。年久已就朽腐。門有槐樹數株。一日陳氏傭工繫兩牛于樹間。他往。兩牛鬪。斷其縷。奔入祠內。祠中司香火者曰。陳老雙時老雙外出。其妻吳氏在廚下操作。小兒真子甫二歲。嬉戲門內。牛踐其股。小兒驚斃。牛鬥不已。至大庭旁。傾其牆。吳氏聞兒啼急出。見兒已斃。大悲。傭工追至。牽牛出。未及大門。老雙踵至。奪其牛。傭工逃去。族中無賴聞之。咸大喜。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擁至陳母家倉廩。蓋藏恣其所取。盜盡什物。席捲一空。衆猶未厭。思欲入室奪其幼子。以相劫持。時女俠正伴陳母在田畔督工。聞人聲鼎沸。

見理至明
不愧稱俠

有實有惡
有剛有柔
斯可稱之
曰俠

女俠先返奔至大門衆不令入出言無狀女俠怒操木棍與角撲十餘人衆乃奔潰陳母繼至見室家破碎心痛大哭女亦哀惋呼家人問狀得其情又使人至祠中探視知眞子已復蘇惟股傷似屬甚重女乃大憤曰此二人司牧養不謹耳且受傷者爲老雙之子何與他人事彼等聚衆行劫乃不知有法紀耶族長陳家桂者年老正直以臥病久族人不之憚也肇禍後家桂力疾往調停令陳母修正祠宇給老雙醫藥費十千所失糧食什物請勿追陳母素憚族人意似允可女俠曰如此隱忍吾家尙得安生耶堅執不可赴縣呈控且徧叩於各大紳之家時邑宰秦頗賢明接狀後傳案審訊得其情大怒以族衆不應欺凌孤寡違首要者置之法嚴追失物榜掠無數祠宇由陳母賠修眞子已醫治就痊可置勿論訟遂結自此以後陳氏族中無敢再肆者女俠見族人歛迹商之陳母擇其良馴者周卹之於是懷仁感德人無間言矣女俠日則隨陳母督工田畔夜則挑燈課兩弟讀又兩年餘陳母家益富時女俠年十八矣陳母欲爲之擇婿家女不可曰兒欲求學京師久矣所以不果者慮族人欺凌耳今幸族人革面洗心吾家可以安枕矣于是辭陳母攜幼弟治平赴京師陳母挽之不可遂行抵京後令治平入高等小學女俠自入女子師範數年女俠以師範畢業治平亦獲優等文憑同歸鄉里是時政府以東三省邊地遼闊爲外人覬覦屢議移民殖邊因財政支絀迄未實行女俠慨然以爲己任白于陳母願挈弟同往墾荒陳母贊其志遣農工數人從之遂就道至奉天新民一帶徧察地勢皆謂不宜最後至盤山居焉女俠乃披榛斬棘與工人同操作手足胼胝艱苦備至歷萬苦千辛得地若干頃徧種梨栗山查之屬兼營魚蝦蝗蛤之利頗饒積蓄惟以工人太少不能擴張遠圖會陳母來信述稱本邑連年荒旱十室九空真有易子析骸之慘女俠覽畢慨然

戰英不備
理財之聖
手也

又精于軍
事學者

曰吾等處此真乃世外桃源矣雖然家鄉慘狀如斯又烏可以不救耶於是舉其數年積蓄摒擋以行至撫寧擇其無告者振卹之繼見災區甚廣非振卹所能周乃倡議殖邊以墾荒之謀告衆人衆知女俠賢且墾荒已著成效咸願往惟苦無川資女俠曰是即不難君等誠願往川資女能代備於是衆簽名得百餘人女俠慮人衆不便行旅乃請于縣知事得通行護照陳母亦出資贊助衆遂首途同行百餘人照料約束原至不易幸女俠久慣行旅馭衆有方途中並無留難抵盤山分工給役各得其宜初至時器械食糧時虞缺乏女俠不辭艱苦獨力經營數載勤勞百物俱備荒蕪之地變爲膏腴轉徙之民咸得溫飽矣自是衆人耕作日勤拓地愈廣百餘人家聚居盤山之麓儼然巨莊莊中多陳姓且衆人感戴女俠因以其姓名其莊曰陳莊附近各屬素多盜匪見陳莊殷富屢來犯莊戶輒爲所傷女俠患之乃出資購軍火以資戒備又編莊衆以爲民團農工之暇親自教練日久居然勁旅匪患遂絕盤山屬錦州饒礦產時有外人涉足其間垂涎大利屢啓釁女俠遇事力爭不卑不抗以致外人無所藉口地方獲以安女俠馭衆極嚴然莊衆偶有疾苦則無不竭力救助以故莊中事無大小莫不稟白女俠甚至鼠牙雀角之爭皆以女俠一言而解故雖聚合百餘家然數年之久從無涉訟而至公庭者固有女俠判斷之明抑亦感化之力也女俠見莊中已呈富庶之象於是創小學一所使莊中子弟入校求學而教育以興焉女俠與莊衆共休戚視莊中事一如己事日夕勤勞不遑啓處蓋舍整理莊務外實無足以動其念者時民國三年女俠年二十五矣一日與弟治平坐室中聞陳母遣人賁書至女俠大喜蓋不獲陳母音問已年餘矣亟召來人入室詢陳母起居畢與治平共發書讀之其文云毓英姪女青鑒曩歲家鄉荒旱饑民塞途得汝跋涉還鄉

義亦云然

事從大處落脉的是奇人豈快字所能包括盡哉

從事賑濟又以移民開墾聚衆以行俠骨佛心鄉人稱道近來咸黨中多得盤山消息僉謂莊中各戶耕鑿相安鼓腹以嬉不啻唐虞盛世道及姪女功德實深不啻萬家生佛也老人聞之歡慰何可言喻嬌今年六十有一矣衰病龍鍾日甚一日且幸治功業已授室家事粗能管理一切瑣務老身皆不置懷所耿耿不忘者吾姪女婚事耳堅如與汝同歲才宏識富卓落不羣汝求學京師時堅如即留學日本汝辛勤關外從事殖民堅如亦戮力疆場以身許國取途雖異宗旨實同况屬葭莩宜相匹耦月前堅如由外省還鄉來吾家小住具道至今尙未有室談及姪女傾慕甚深並謂若荷毓姐垂青實願相期偕老云堅如去後又託張氏姑母代作冰人向余求請余雖樂予玉成但以事關汝等終身允否須汝自決今特致書於汝一俟報可余亦不辭衰老當爲汝主婚也云云女得書後躊躇良久謂治平曰堅如之才余豈不知且余亦非終身不嫁者惟余墾牧之事爲百餘家生計所賴責任殊不能了又何暇及此耶治平曰此正無難吾姊結婚後正好進行且得堅如來助更可日謀發展耳女意乃決報書陳母並云須堅如助其墾殖來奉就婚即當允可云云陳母得書大喜商之堅如亦欣然允諾往就婚焉堅如就婚後與女俠協力經營墾事日益發展溯自女俠墾荒後至今盤山一帶移民增數百家闢地幾百餘里領土人民兩皆利賴女俠之力也女俠家資累巨萬然熱心公益尤汲汲以救人疾苦爲事奉人咸呼爲撫寧女俠平常經營事業勞苦殊甚暇時輒留心書畫尤工山水余客奉天時彼郡人士咸津津焉爲余述女俠歷史並以女俠山水見示後女俠亦因事至奉予得友人介紹親瞻懿範時年始二十九歲慈祥悱惻善氣迎人予實爲之仰慕不已云

評者曰持一時之俠氣排難解紛易持終身之俠氣推己愛人則難因一事之不平而行俠者易因常人之多困而行俠者則尤難如撫寧女俠乃於俠字之中別開一層新世界後之行俠者可以絕矣

球曼女郎

眞士

我看還是民氣利害
這乃是將軍應得之福也
以後人想將軍

一精製之汽車裝飾華美停於巴依克司路蒲爾伐路之轉角同時復有一太克雪車（量程收費出賃之汽車）追蹤而至停於街之對面各據一方東西相堅此第一車之主人翁爲格利古里夫將軍而其後車則載兩偵探蓋地方警察廳所派出擔負保護將軍之任者也將軍爲莫斯科總督時禁遏黨人不遺餘力而其慘酷暴虐幾微人道因是而人心大憤不平之聲四起俄皇恐釀巨變乃不得不諷令格利古里夫將軍辭職而黨人怨之至深僉謂辭職不足蔽辜必欲得以甘心以是每出必以健者爲衛亦勢使然也將軍自去職後即僑寓法京日常出入於歌臺舞榭酒樓菜館之中恣意揮霍一擲千金毫無吝色雖恐怖黨宣告處以死刑並時以詭秘不測之手段與以警告而將軍仍縱情聲色不稍顧慮焉此時獨坐車中倚身座背靜待一女即之來蓋於前夕相約在此會晤者也先是將軍數日以來時見此嬌小女郎往來蹀躞於巴依克司路及蒲爾伐路一帶不覺引起其注意蓋將軍固以此間爲彼行樂之地也女郎軀幹苗條艷麗恍若仙子而年未及笄嬌憨之態可掬推彼將軍之所以愛此女郎一見卽爲傾倒者亦正以其方當含情一吐之年不管一朶名花含苞未綻也將軍腦海中自儲藏此小妮子小影之後卽日夕追隨左右芳躅所經幾無不現將軍之足跡一日女郎方停其玉趾於一珠寶肆前徧覽其陳列諸品將軍見之以爲機會不可坐失遂趨前與女郎通問並脫其價值不資之鑽石約指爲贈似

既知如此
恐怕對有
將軍別有
用意也

此胃味輕率未免唐突美人測以常理宜乎受女郎之嗔責矣而孰知不然女郎見將軍突如其來初亦未嘗不驚愕繼見情意殷殷知其非能噬人者遂慨然允與將軍同步而將軍方自悔猛浪惴惴焉惟恐擾彼人之怒不圖竟蒙青眼一時驚喜逾望其樂較昔日奉命爲墨斯科總督時殆猶過之乃與女郎比肩而行旋知其名爲球曼受備於一女帽肆每晚七時左右輒自肆中能工歸家子身往來習以爲常前此獨行街衢時雖不乏心曠其美安冀一親薌澤之人無如女桃李其面冰雪其腸絕不妄引一人爲友蓋巴黎人士之仰邀青睞者猶以將軍爲第一人也是日且行且語分別之時竟慨允翌晚與將軍同飯是實將軍之所喜出望外者此時駕車相待取閱時計已屆七時二十分盼切之餘心殊焦急旋覺窗際有人相窺廻面視之則見嬌羞如花笑容可掬爾何人非即將軍心頭脈底念念不忘之女郎也耶乃急起開門延之登車迨球曼入座覺有一陣香風直撲鼻間令人心醉坐既定車卽開行向巴瓦斯而進兩偵探仍駕太克雪蹣其後盡其保護之責時球曼與格利古里夫將軍比肩同坐語言輕倩至足悅耳絮絮道其一日間經過之事益以低聲淺笑百媚橫生而格利古里夫將軍遂爲其一縷情絲牢牢縛定不卽降其親王之尊拜倒石榴裙下矣惟以年事論二人乃至不相類以嬌小如花之妮子伴此六十左右之老翁不知者方目爲祖孫同遊將軍髮甚短鬚髯競作灰白色體格魁梧容色瘳厲而其兩手則柔軟如綿統觀全身殆合文明野蠻之質而治於一爐者雙目微作灰色似含慈祥之氣而又不爾下頰既方且厚幾同獸類將軍談次爲女述種種娛樂方法見其歡欣雀躍手舞而足蹈不禁怡然自得乃復提議先赴亞孟諾維勒晚餐然後命駕劇場最後則入餐館果腹已而車經泊林登服飾肆球曼欲入購手套將軍領之立

自傳聲管中囑御者停機車適達肆門憂然遂止球曼一躍而下疾趨入肆其樂殆不啻小兒之進糖菓鋪也旋即選購形式不同長短互異者各若干付將軍爲之付值訖乃重登汽車赴巴瓦斯入餐室晚膳將軍飲啖不多與平昔迥異蓋將軍每縱飲無度不醉無歸時於高朋滿座之時痛飲狂啖至於爛醉如泥倒於地以爲常凡素識將軍者無不知之而是夕則因女郎在座不欲以狂奴故態驚此美人故特竭力抑制毋敢稍縱且是日之會實爲初交更不容不自保其尊嚴繼又欲使女知其身分之重爵秩之尊乃就俄國朝野情事詳爲敘述並語以俄皇與俄大公親暱之狀及其種種軼事以娛球曼卒乃鋪揚其任職莫斯科時之政績並歷述以嚴刺方法對待恐怖黨之內幕滔滔不竭言下頗形自得詎球曼聞將軍言頗露不安之狀玉軀微顫似中寒疾而每當將軍述一慘酷暴虐之事球曼輒於不知不覺間瑟縮座中幾欲掩面而號將軍見狀轉覺欣悅乃更爲之特述一事曰方予在莫斯科總督任時一日有恐怖黨人被捕押送予處就審此案俄警雖於其人家中搜獲文書等件惟彼同謀者之姓名皆以數目字代之殊非外人所能了解百計勸誘卒不吐露球曼曰彼竟不肯吐露乎然則汝果以何法處治之將軍曰少安毋躁我更將當時逼供情狀一一語汝時予方吸一上等雪茄每發一問不見答則即以燃火之雪茄薰其兩手或面部而令吏卒堅執其身勿使轉動彼乃大聲呼痛卒以受刑不過吐露其同謀者之姓名願彼發言甚徐徐致予不得不更薰一雪茄此時球曼面色灰白恐怖已極將軍自思即此已足不欲言之過甚遂舍此不復言旋即偕赴劇場球曼大悅恐怖之色悉泯舞蹈之狀又見劇終人散將軍欲攜球曼徑歸寓所球曼責其爽約必欲先赴餐肆進食將軍志在得其歡心亦即欣然許可遂攜手同步偕往一著名

不見得

不實自供也

之餐肆。球曼且行且頻頻後顧。見有兩人追隨不捨。頗露不安之狀。將軍覺之。乃笑慰之曰。卿其無慮。彼蹣我後者。初非市井無賴。是爲官中派出之警吏。力任保衛我二人者也。要知有若輩在。則一切危險均可化爲坦途。卿幸安心。毋過慮也。顧若輩職務雖重。而亦非無行樂之時。我每夜入餐肆。若輩俟我於外。我必令肆主多供酒食。藉酬其勞。而果也。數分鐘後。二人既入餐室。將軍卽命肆主維克多。以酒食犒佐治羅仙。兩偵探維克多曰。將軍命令僕安敢不遵。惟佐治羅仙今晚均不服務。隨行二人咸非僕所素識。殆新奉派出者歟。將軍舉盃酒一飲。而盡。漠然若不介意。顧謂肆主曰。若輩或今晨瓜代耳。汝自照常招待可也。肆主知旨。鞠躬而退。頃刻之間。案頭殺核紛陳。珍羞羅列。佐以各種名酒。將軍開懷暢飲。不復如前之拘束。球曼迎機以進。更頻頻爲之斟酒。於是將軍所御之一樽。遂永無告罄之時。已而微醺。將軍乃頻點其首。出語漸無倫次。唇吻開闔不已。迨酒入腹。愈多語之。突喉而出者。愈雜。而伊文之名。乃時觸球曼耳。鼓球曼因詢之曰。君屢言伊文。伊文果何等人物也。將軍吃吃而言曰。是爲暴徒。彼欲褻我皮而食我肉。而孰意反落我手。卽以雪茄灼其手。而逼令供招。卒乃答之以鞭撻。無完膚。因以致死。而彼自始至終。未嘗有一語乞憐。但頻呼裴蘭揆斯不已。球曼曰。何謂裴蘭揆斯。將軍曰。是俄語。但能意會。非可強譯。蓋猶我人所謂慎之慎之禍必及汝之意也。將軍既醉。不覺自傷身世。眼眶之中。隱隱含淚痕。乃更盡瓶酒。聊以解其愁思。球曼復從而挑之曰。我意將軍必不能更進。威士忌一大盃。將軍不服。遂相與訂約。勝則親吻。以相博。將軍性好勝。強起取球曼手中盃酒。嚥忽顛戰。顧猶勉自支撐。一吸而盡。傾其盃以向球曼。意得甚。旋即倒臥於地。狀如已死。球曼竭力扶之。不能起。蓋其兩腿軟。已不能勝全體之重矣。球曼見狀。忽退數

此時女郎
想必出驚
天動地之
手段矣

妙哉女子
智且慧矣

步銳聲而呼曰：裴蘭揆斯其音至慘厲，聞之令人戰慄。將軍聞聲驚起曰：止勿聲！我不許汝爲此言。我親愛之
小球曼汝知之乎？女大聲曰：汝毋夢夢。我明告汝：我非球曼，乃蘇尼亞。一乃蘇尼亞，尼米道夫也。將軍苦思有頃，
喃喃自語曰：尼米道夫耶？噫，是何人？予實未之前聞。女哂曰：蘇尼亞，尼米道夫者，卽伊文之妹也。將軍聞言陡覺
大震驚，呼曰：汝果何所求於我？女曰：我何所求爲？我兄復仇來耳。要知我之死，汝不曾死一彈。大將軍怒吼曰：汝
欲死我，我先死汝耳。言已，奮身向女力撲。卒以中酒無力，足未舉步，已踉蹌倒地，頽然不能復振。女乃縱聲狂笑，
曰：格利古里夫，汝墮我彀矣。我伺汝已久，卒乃自投羅網。縱欲圖脫，亦已無及。我兄之仇，今始得報矣。將軍驚怖
已極，口噤不能言。但舉其臃腫兩眼，週視室中，不知女果將以何法致己於死。既見其手無寸鐵，不覺驚魂漸返，
希望復生。乃匍匐而前，思抵門次以求救。時蘇尼亞方舉兩手播弄其新購之手套，見格利古里夫將近門側，哭
趨而前，卽以手套環繞其頸，而力縊之。徒以懷怨既深，力乃十倍。平日將軍力掙不能得脫，乃大聲呼救。蘇尼亞
一面以兩手力扼之一面，則故縱其語，音若與醉人相過。旋曰：我愛幸毋然。其甯靜勿躁，苟不爾者，肆主且驅我
輩出矣。噫，汝何一醉至此？厥狀可笑。乃爾言次，笑聲大縱。將軍之呼救愈力，而蘇尼亞之笑聲亦愈高。坐使室外
之人聞此聲，調會以爲男女調情之所出，不知室內方演此慘劇也已。而將軍氣息漸微，面色亦漸變。卒至挺然
不動，而恐怖之判辭已出。蘇尼亞香口而出，且以纖纖玉手親了之矣。繼而蘇尼亞見將軍已死，乃舉手輕爲按
摩，去其喉間縊痕，並將室中器物逐一整理，各使復其原位，無復可疑之跡。佈置既竟，乃疾趨門次，大聲呼救。
一時肆主及侍者聞聲奔集，詢女何事。驚惶迫見將軍臥地，復曰：豈其病耶？蘇尼亞曰：彼猝然倒地，不省人事。予乃

不知其緣何至此肆主曰彼殆縱飲過度耳此亦當然之事無足驚怪乃用各種方法竭力施救而已死者不能復生卒歸無效蘇尼亞乘大衆紛亂時即欲脫身外走適爲餐肆經理所覺以手按其肩曰姑娘爲案中要證甯能置身事外汝必向警廳陳述始末而後責任始盡蘇尼亞雖竭力與辯忽而忿爭忽而哀懇忽而冷嘲熱諷卒未能復其自由餐肆經理堅持必先邀同護衛將軍之兩偵探入室待其驗視之後始能放令自行及兩偵探入見狀即止衆勿譁曰此事當暫守秘密汝曹慎毋張揚將軍屍體暫勿移動俟天明後再行檢驗今先雇一太克雪車送此女赴警廳候審經理如命出室兩偵探堅持蘇尼亞蘇尼亞力掙不得脫及室門閉二人即釋手其一呼曰勇哉蘇尼亞大仇復矣今此獠已死當不復能噬人矣其又一人曰汝果以何法死之蘇尼亞曰一如予預定之計劃以手套縊之故頸際無被扼痕跡速行今請暫借我兩手此劇行將閉幕矣言未絕而門啓侍者入白所雇之車已伺門外於是三人偕出一句鐘後蘇尼亞及其同黨二人已風馳電掣而向邊境疾行去矣評者曰凡人作威作福不可過量過重必遭人暗算如格利古里夫將軍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然球曼女鄙則千古矣

唐然被
去可見
言中是
一乃老
也